

昨夜

〔白薇·楊騷情書集〕



MG
I266
523

昨 夜

白薇·楊騷合編



1 9 3 3

上海南強書局版



3 2167 7596 9



白·楊合影

(一九二九年一月攝於上海)

浪以雲
奔以水
多少次峯巒飛
多少次浪花碎
多少次風以嘆息多少次雨以淚
多少次地火飛濺多少次天星墜
到如今啊，到如今才得
夢入春泥花影瞬

維題

1929.2.19.

楊騷題在“白·楊合影”背面的墨蹟

目 次

1. 序詩
2. 序
3. 白薇之部
4. 楊騷之部

序 詩

辛克萊在他“屠場”裏借馬利亞底口說：
“人到窮苦無法時，甚麼東西都會賣。”
這話說明了我們底書信“昨夜”出賣的由來。

一些過去的思想過去的生活和悲淚，
一些靈愛的高峯畸形的熱戀的苦痛，
又一些慘變的玩弄人生在刀尖上斷腸的事實……

這些，都用叛逆的覺悟的利刀割死了，
這些，都用柔情冷的嘆誠的淚埋葬了，
這些，都隨着大病的病死的心緒被忘記了！

像忘記了前世的人生將忘記這一切，
割斷了的情愛雖用接木法也不能接，
過去的一切如幻影，一切已消滅。

然而，

這一切，確是支配了整個白熱的青春！
這一切，確是使我詳細地體驗了一面的人生！
這一切，又確是把我整個的情熱生命全斷送了！

如今，我是“爲甚麼還不死”的廢人，
如今，是慘的病重的債累我不敢呻吟，
如今，我空寂的胸中，葬着一顆長恨長恨的心！

我不該有真的情熱的戀：
愛人不給我融和的綠園，反給我死的鐵鍊。
我們稀有的歡樂呵，只是曇花一現，一現！

我不該有向上前進的野念：
戀把欲飛的心兒毀了，徒添無限悲嘆。

滿懷如燒的熱血喲，和淚燒成了灰炭！

我不甘不甘於這樣的毀滅：
我掙扎掙扎到脈搏最後的停息。
但慘痛的病呵，無時無刻肯和我暫別！

我不能和淫威虛偽相妥協：
舊社會新社會的人心一樣的險黑。
我重重失意的傻瓜廢人喲，想活活不得！

病和窮和愁如嬌妻愛婿將我苦纏綿，
我像黑獄裏的囚犯一樣悲慘！
我想把這些書信做小說材料寫出來換錢。

把這些書信改作小說，我會這樣想；
寫出我巨大的創傷，深刻的淒涼，
寫出我真情的慘敗，現經濟機構下的迫我死亡。

奈何我總跳不出病魔迫襲的鐵鎚以外，
滲澹的生活使我身心萎盡，創作不出來，

我變成了咽泣飲淚的啞巴，呆看別人跑得快。

一二八的炮聲轟炸了上海，
劇病後的我，只剩一架殘骸。
轟炸聲中被燒又挨餓，決心把情書出賣。

出賣情書，極端無聊辛酸，
和“屠場”裏的強健勇敢奮鬥的馬利亞
爲着窮困極點去賣春一樣的無聊辛酸！

白薇。1933, 6, 15夜。

序

爲什麼出這本書，白薇的序詩裏說得很清楚，這裏不贅。這裏要說的，第一，是關於編輯的話：

起初我們以爲編此書很容易，只要按時日的順序把各封信穿插起來就得，那曉得一着手，便發見種種困難：第一，是在東京時的通信大半是用日文寫的，須要翻譯；第二，是信後常常沒有記明日子，非翻覆詳細地查讀無從知道哪封在前哪封屬後，有些竟是任你檢查也不明白的；第三，是數量太多了，若你一封我一封地呼應着穿插編起來，勢必從首至尾全部編進去，那麼便成一部幾十萬言的所謂“情書集”了，豈不是太無聊，而且事實上也

辦不到，因為不謹慎失掉的信或氣憤扯破的信爲數不少。因此種種，後來便決定分部編法，我的做一部，她的做一部，這樣，要省略要怎樣都便當得多了。

還有，最近一年來所通的信沒有編進去，爲着這一部分更多是怨恨和吵架，說好聽點便是論道理的信，恐怕讀者看了不舒服。還有，信中涉及別人的名字的，大都用羅馬字代替了，爲的也是恐怕別人看了不舒服。

次說此書的內容：

不待說此書盡是些所謂“要死要活”的私情的文章，雖然不管是快樂的，懊惱的，悲愁的，憤恨的，甚至狂妄的，都是寫者當時的真心真血的流露，在寫者本身，未始沒有點值得記憶的地方；但在別人看起來，便成滿紙廢話，又無聊又肉麻，實毫無發表的價值和意義。尤其在此時代而出此書，不該死，也該罵。想念及此，所以雖早就拿用了書店的錢，雖經書店幾番的催促，終於遲疑不決，老沒有出它的勇氣。但奇怪，在我們遲疑的中間，常常徵求諸友的意見，諸友却沒有一個反對者，反而

要慫恿我們出。歸納諸友不反對和慫恿我們出此書的意見，不外是說什麼“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管它媽的，拿點錢救救窮好了。而且一般讀者，對於你們的戀愛過程，想知道的恐怕也不少，就讓他們來滿足好奇心，算也是一種功德……”等等似是而非而又滑稽的話。他們甚而還要費神代取種種書名，“昨夜”這兩字，也是一個朋友替想的。然而，讀者應該曉得這是一種純粹的口實，對出此書之無聊是無補於萬一的。好，現在算是出定了，讓它去罷，“管它媽的”！

最後，讓我簡單來說一說類似感想的話。我們的戀愛是失敗了，而且好像一幕演不完的悲劇似的。戀愛是什麼呢？起始就沒有認清。在當初，兩人都是柏拉圖式的戀愛崇拜者，被“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狗屁不通的話害了不少；後來，是因我在南洋從靈的天堂上一墮墮到極無聊醜陋的肉的地獄裏去，拖着一副不知其惡毒的遺害的身體回來，總一句說，就是因為對於性的常識太缺乏，結果慘害了她的身體和兩人本可以繼續下去的戀愛。當然，兩人的脾氣性格有點不同，也是我們戀愛不滿

的一部分原因，但不是根本的缺陷。戀愛，我現在要大聲喊：第一，要健康的身體！第二，要志同道合！

我們的戀愛算是早完了，但現在還維持着比一般的摯友更深切的友情：這是我，同時也是她引以為最安慰的一點。我們以後，是打算根據這點特別親切的友情，互相扶助走下去的，向有陽光的前途。我們再也不會提起過去錯誤的事實來自怨自艾，自暴自棄，悲觀永年。不錯，“昨夜”，我們的戀愛真如“昨夜”的惡夢呵！或許這“昨夜”還未完全過去，惡夢還在繼續也未可知，然而，近黎明不遠了罷？如今是夏季的一個下半夜的四點鐘光景，她在病床上苦着傷寒病的發熱，我在病房的窗前寫這“昨夜”的序文；但再過半點鐘，天就發亮了，那時，將拂開沉悶的夜陰，拂開令人流大汗的嚇人的許多惡夢，爽涼的曉風會在她的枕邊唱詩，漸強的黎明會使我投下煩惱的筆，她和我都要從這可怕的病房逃出來的。“昨夜”，再會罷！

1933, 8, 2, 黎明前，

寫於上海紅十字會第 23 號病房中。

楊騷。

白 薇 之 部

—

(一至四自輕井澤寄東京)

維弟：

來信辨不出是鑼鑼喚醒陰魂登場的警鐘，還是有人在叫我的優美的肉音？醒來把真珠似的文句再看再三看，却像我自己遺在花間草間的血痕。

維弟呀是你！我和你有一層世界的隔離，何以同是撒出真珠粒粒？

你不過是有時候像從荒塚裏爬出的幽靈，荒塚乃是我永遠安息的土地。我不知到了這裏有多久，也懶問現今是何年何日。把轟轟烈烈美醜競爭的人世間，忘卻不救一滴。統計我過去的生涯，沒

有一文價值。你爲誰記起我來？我那點值得你來歡喜？你怕是弄錯了吧？你不是做夢吧？我和你有生死的區別。

只是呵維弟！我還不曾見過你，心裏便喜歡笑默默地，常常想，想你好像能和我做朋友，而且會是一副天使心腸的交際。

初春，我還沒有被大病危害之前，我以你底材料，擬了一幕“雪夜裏的哀聲”的劇。本想作成寄你，雖不知道你底名字，也不怕你笑死。

今早我正要坐在翠綠的羣峯下做畫家荒川女史的 Model 的時光，忽然接你那麼一封信，喚醒了我底迷靈。真呢夢呢？心臟跳躍地總在懷疑。我喜歡你，我真是喜歡你，敬愛的維弟。我孤哀哀的凝結在冰塚中，有時候也還將萬惡的人世記起。因爲那裝滿濁物的人世間，還有個拳拳繫念的 P. 弟。維弟，你記起我麼？我也碰着了人間的呼息！你想把我拉到人間來大家歡喜做朋友麼？感謝你！只是我全身底機關，都被病魂毀壞了；我玫瑰般紅艷艷的熱血，全被凶濤沖散了；我沒有立得起的力量了。你眼前擺個殘疾的朋友，不疑是坟墓裏底紅髮

鬼麼？

維弟，你就總不給我一個字，我心裏也深深地刻着你是我“很要好的一個朋友”那一件事。

薇。燈下。

二

維弟：

接你第二封信，似乎要回信：說破你的悲哀；似乎不必回信：恐怕增你的煩感。總之，我不想回信，等到九月回京也不想寫信，而且無論到何時都不想寫信，可以說：是我再不想給你的信。

“啊，殘酷！殘酷！悲慘呵！”你不又是要一隻眼睛一條淚絲這麼樣嘆息麼？天爲凡俗人納污垢：創造蔚藍的氤水海；天爲感情家集幽芳：創造澄碧的淚泉川。海水不深，沉不盡無量數的熱鬧的醜惡；流川不深，浮不起明星寥落的藝術。你有多少碧瑩瑩的玉髓？你有多少鮮麗麗的珠精？流吧！流吧！你愛流儘管流呀！流到最終的那一滴，始與淚天沉默着的先輩聚集。

“啊，嫩綠綠的青年！你也愛了涅槃麼？你也喜

歡無愛憎無歡樂麼？你忍看淚水滴滴流盡；爲的追求愛之光明。你怎甘與醉迷迷的春光割愛？你怎捨得丟了光怪陸離的世界，來過這冷寂的生涯？美之追求的宇宙迷兒！你想這是美之所歸？這裏原是絕滅境界。芳艷到此寂然，滿目只剩暮天，無愛無憎無悲亦無歡，所謂是涅槃。”等你來到沉寂的淚天會面時，先輩會這麼詢問你，我也會這麼詢問你。因爲我也是你先輩中的一人哩。

維弟，你還愛一息之生機，淚是不可多流的。哀傷是破壞美的槍彈；哀傷是引人認識涅槃的妙諦。敬愛的維弟！你看到我這信，你該知我不僅是喪失了倏然一身，連悲哀也一片不殘存。我常常自己發問不知道我是鬼還是人？又覺得我多少有些佛性，悲傷是一片也不殘存。你慫勸我的話，是不是多勞了神？

當我被悲哀左右死生的時候，中國書只有一部“楚辭”，能慰慰楚楚悽悽的心；當我沉沉寂寂的時候，聽人家淅淅的流淚聲也能驚醒亡靈。總之，我爲你弄得不安了，不得不回你這一個信，維弟。假定我是人，我們有絲絲相結的精神，要交際就交

際，何須求呢？何況我本愛你，我久已是無邪氣的愛你，我只願你一件：願你像 P. 和 T. 他們一般！隨便交遊，隨便往還，愛的時候恨不得抱成一塊，吵的時候也不防鬧得破天。不必定個甚麼目標，更不必作條死呆呆的界線。想會面可以常常相見，不高興的時候永遠不必再相見。望你不要想得太長，也不必想得太短。橫豎人生彷彿浪花，全靠積一瞬間一瞬間的虛幻。

輕井澤是避暑的天國，牠的美處想等你來描寫。你和 T., P. 他們來吧！我很盼望。T., P. 他們或者困難，你應該不困難。你一個人不能來麼？你丟不了你們底新樂園麼？這裏還有許多貸間，景色之美麗幽玄，不由你不疑此土是仙境而你是神仙。你來！我們同遊奇山，去洗溫泉不好麼？早晚一塊兒往羣芳競放的原野，在黃鶯迴轉的密林下散步不好麼？無論如何請來吧！我在等你。

薇。8, 4。

三

維弟我親愛的朋友！

你是發見了我的破點，不愛理我了嗎？窮得怪沒有買郵票的錢嗎？努力創作，沒有時間寫信嗎？對於我的態度懷疑，不好動筆嗎？弟弟，你不必太使用你靈敏的腦筋，我們隨隨便便交際好吧！

親愛的朋友！我自接過你的信後，雖然只有一個月，卻像經歷了無限的天地。在這一瞬間一瞬間的過程中凝視人生，可以成部瘋人印象記。

鬱鬱的我底靈感，近來熟睡了。虛無總是戰勝熱情，愛生之力，到不如讚美死之心。

而且想寫的不容易寫；不想寫的到底不願意寫。弟弟，你諒解我吧！我同不同你們住，你替我決定如何？你有別號麼？“銓”字我以後再不會寫。

薇。八，二七。

四

維弟：

你底寶貝拜見了，但是我不能批評。我底作品完全失敗了。自己沒有華華麗麗的生之歡樂給文學家來描寫，已經是枉生了一世。多病多愁，沒有妊娠的精力，偏是一個一個產生些怪蠢怪醜怪笨

的豬兒狗兒，我恨沒有變得豬！

久是燃燃地想回東京，爲的沒有錢。前天錢到了，又是暴風酷雨，害我心魂愁悶。如今只焦焦地望天晴，快和我親愛的弟弟妹妹相見。親愛的維弟 P 弟 T 妹！你們底家是在什麼地方下車？誰能到車站來接我不？我有二件行李，能到上野接我更好。

但是 T 妹總不回信，未必不高興我了麼？一定不高興我和你們同住麼？妹妹，隨便你底意思嘯。我不過是一部分的心理，貪愛親熱之華，想和你們融和一塊。——不論是一瞬間；是究竟的虛偽。其實我的希望，最好是孤獨，躲藏鬼都碰不見的地方。

我如今彷彿是蕭殺的涼風，無我無形，甚麼事都隨便了。沒有自我的執着，絕不怕人怪我，也絕不會怪人。妹妹，你斬截地回我一個信吧！你是我永遠親愛的。

素如。16。

五

(五至三六在東京)

維弟：

那天倉卒見面，跑到牛込，聽說你要回國：心上炎炎的熱，急凝了不可解的冷露。心搏砰砰地不知道要笑還是要哭。接連又去訪你兩次倒討得深深失望的煩惱！

親愛的弟弟！你不回了我真歡喜！你回，我嫩嫩的魂魄，又不能不死滅。在這孤寂的地上，我只有你一個朋友，親愛的弟弟！我非常想看你，沒有一刻安的。P.今天約了我去你那裏，下雨他們沒有來。星期六上午你能來麼？你來好麼！你實在不來，我同P.大概星期日會去的。

薇。星期三。

六

維弟：

花若是開到百日，總帶些醜態和平凡。我是個純粹的感情家。我又體驗過最美而熱烈的感情底生命，都像嬌嫩的朝顏花一樣短促。

前昨兩天，盼望你甚麼似地，畢竟你不來！我的心突然像墜落的火星一樣的冷了。連夜不能成眠的病，昨夜變了睡鄉之魂。自做了晚禮拜一直睡

到今早做禮拜還沒有醒。

親愛的維弟，你來吧！我還延長我盼望的波瀾，星期二和星期三下午在寮候你。過此不來，你雖坐在我瞳孔上，於我不起感覺，我想。

我這裏雖像修道院的趣味，一進牆籬，卻有超然塵世之感：寒花秋木遍地；在頗綺麗的應接室的窗前是疎竹瀟灑可愛。維弟，你來喇！但是隨你。

你怕不能說話麼？又不叫你來當外交官。弟弟，你的信還有話寫哩。我像進了淨土的殿堂，沒有一句話可說；也沒有一句話可寫。真是。

現在我的狀態，閉煞眼睛，宇宙、人生、真理、美、什麼都空，髣髴我本身，也泯然化了；睜開眼睛，又當高興的時候，好像萬物都向我微笑，我對於牠們每一件，都有忻忻相結的愛情。

愛弟！我們明天或後天見面，我腦筋裏的你：不知道是一陣無影無形的清風？是一片將消未滅的烟影？是電燈下的寶石一樣，閃閃不思議的寶光，絲絲射注我身上？還是彼此俱無，而會所是一塊虛幻的真空？

所以，弟弟，我比你還不知道說話哩，只是奇

想……

白薇。星期一早，10,6。

七

維弟：

我告訴你一樁怪事：我忽然信起宗教來了，昨晚十一點半鐘的時光發見的。當我感到這一層，心裏碎裂作奇痛，合掌胸前，流出沉痛的淚水，虔敬地默禱一次又一次。苦痛的代價，給我明白宗教的意味之廣大，心田清涼甜蜜地，看世界如掌心底小珠。

近來我常常這樣想：無論怎樣也與我頭腦不起關係的宗教，將來我會信牠嗎？或者會信：因為宗教是人生最後的歸宿。

入寮以來，雖是每早晚要做禮拜，我心目中，不曾有一回有耶穌基督的印象，她們在誠心禱告時，我心上不知道想着些甚麼花花彩彩。昨晚幾十個可愛可憐的姊妹，一同做了點多鐘的禮拜，我哩，變了一隻悲哀的孤鶴，在慘淡的雲間——她們的頭上逍然飛舞。歸室縫着寒衣，不知道怎麼會起

這種想頭？若是換一個時間，我要自己盡量笑罵自己。然而我是嚴肅而虔敬的。

弟啊，我堅信我永遠不會相信我所嘲笑的宗教；但不知不覺中，竟如上帝跑進我懷裏了。這是爲甚麼呢？爲人生絕頂的悲哀。

“神啊，願你訴我並特別地訴他！”我重重複複這麼祈禱了。

“神啊，願你給我認識一個永遠的男性！懇願你爲世界創造些永遠的男性！替我除卻世上無永遠的男性的大悲哀！”我懇切地祈願了。

我常對我的妹妹說：世上沒有可信的男子，我誓不再愛人了。她說：何不用金銀定鑄一個？

素。10, 13朝。

八

維弟：

昨天爲你買了音樂會的入場券，今天從K.處回來，正想寫信給你，便接到了你這封好像悲報的信。我終天不離開手地讀了幾十遍，不，兩百遍也讀過了。

愛的維，如果你也真的在愛我，你應該會感着我今天一天爲你煩惱的心罷？

在愛的火開始燃燒的時候，即使怎樣苦，也像蜜一樣的甜。如能爲你瘋成真的狂人，我是怎樣的幸福；只想爲你死去呵！

愛弟，你所說的話我都能夠諒察。你現在的心理狀態，正如我今年正月的心理狀態一樣。我由一場的熱病，把“死”本身痛快地燒死了。我覺得過去，悲哀，理性，現實界的一切，都在炎炎地燃燒着的淨火中燒掉，而只剩下純粹的血清在心裏營着不可思議的作用，形成了現在這個無邪氣的我的軀體。所以現在的我只是個小孩子，我對你的愛是天真的。

維弟，我的小朋友，好像天使般地和我交際罷！不然，我會哭，不斷地哭。

不待說我最初對你的愛就覺得有點奇怪，但你不也是同樣嗎？可是明瞭地說起來，我們還是無邪氣的愛的成份多幾倍。

愛弟，我非愛你不可，非和你往來不可。你要尊重我的無邪氣，不要把我無邪氣的可愛的靈魂

殺死！不要認我的愛單單是男女間的戀情。曉得嗎！

我奇妙地接受了你的接吻。但那和小孩從慈愛的母親所接受的一樣，不是男女戀情的接吻。男女風情的接吻是還躲在很遠很遠的祕密世界的。因為你現在微弱的愛還彈不起我的心弦。但我的愛你是深深的，強烈的。你好像從星的世界飛落來探尋我的心一樣。我看到你那水晶樣的光明，越覺得寂寞，覺得無邊的寂寞。不，我不愛了，決不愛你了。等得一二年，屍骸都要腐朽。你不知道過熱愛的日子，一天要比三天長哩。在愛的上面沒有理性，我無我地想服從你的命令，就是苦也服從；但，不，不行，服從不情理的命令是可笑的。

嘗過種種苦痛的我，是不怕什麼運命的，等，等，等幾年幾千萬年的這種蠢念我不來。我生來是頑強，我要怎樣就怎樣，我還是任自己的心意行事罷。

維！願你讓我們的運命自然地輪轉下去罷！

白薇。10, 18。

九

維弟：

又要把話換說過了：我一切都依從你的意思，依從你是最安而最樂的。

我不想給你一絲苦痛，更何忍看你去破滅。弟弟，望你一生不要談到破滅！只向生之光明去努力！

我現在的生全是你賜的，我從心承認我是你底。弟弟，你要我如何如何，我盡可以聽你的！

我們連不能做至好的朋友嗎？我實在想看你的時候五分鐘久請容許我！

白薇。18晚。

—○

維弟：

本想終身不再寫信給你，終身不再見你，因為我們的終局已終結了，終局起自起點那一瞬間，愛弟，你也覺得？

腦裏實在不聽壓抑的命令時，還是要去看看你。我怎不明白看你是於你不利的，但不看你是毒殺我底病體。毒殺我底病體，是不是你喜歡的，

愛弟？

弟弟，我底愛弟！我是當作你的降臣去看你。明天（火曜）或後天的午后五時前後。望你莫逃避！逃避是增我的悲疾。情願你把我看做木石，只有五分鐘，也不爲苦你。

白薇，20。

維弟：

正要去發不想發而又不得不發的一頁短信，恰好你的信來了。哦，愛弟！你飛鳩似地忽又歸來了！不由我不吻吻你。

你病了，一定是15晚上傷的寒。我爲你心膽戰戰，弟！你珍重珍重！

維弟，我不能看你從我溫暖的心園一步一步逝去的背影。我這複雜而難懂的心緒，你或者不明白的。把我昨天的日記頭幾句寫給你看。

19，“她儘是狂笑狂哭，她似乎是一個十全的神經病者。

“等得你忘卻從前的悲哀，她會忘盡現在的悲

哀；等得你招手來！來！她向你搖手我去了，你是那一位？……”唉，悲劇！畢竟是心理的悲劇！我看透了，弟弟。又把今天的末幾句寫上。

20，“……她挨了眼淚，從綠陰遮蓋的窗上眺望微雨後的晚晴，髣髴窗外一帶的秋林，都瘋瘋地向她嘲笑：‘癡人！你哭甚麼？你的愛人還沒有投胎啊！’於是她像從太陽熱愛的懷裏跌落冰窟的深處一樣。”

每當這天馬奔馳的神祕幻想瓦解冰消時，我崇拜的神就來了，非慰妾而慰安地。

維弟！你以為我信的宗教是基督麼？是佛陀麼？今天婦人矯風會同人勸我做會員。我還答她們：第一困難的問題，就是我不能信教，我想我到底不會同各位崇拜一樣的神。我的神，近日我自己發見了。……

弟弟，盡可能地把我忘記罷！我，為着你，也盡可能地不去看你。

信面不寫名字的信，不願開封。Rose君的寫法討厭。白薇的白字，我不是取牠在顏色上形容的意義。白=“枉然”，又白=“空”，我是取“枉然”與“空”

的意義。有時候把牠當做白解，也有趣一樣。隨時隨地隨人去解牠。我是深深的悲哀的命名。白薇含盡女性無窮盡的悲味。

白薇。20晚。

一二

愛弟：

我不能剖下我底心給你調查！但是你底心腸再放直些，應該不會對我起畏怯的。今晚不是爲禁不住我的酷想去看你的；也不是爲看病去的；爲消除你的畏怯去的。我去一切的行動，完全是一個瘋子。

擺在心裏的愛思，只有自己知道，對象只能感受幾分之幾。古典派的愛人喲！你的表現法會苦死我！你太壓抑了我的頑固的愛人！我將如何報你的仇？

弟！我不管你，你愛我憎我懷疑我都隨你。你踢我打我殺我，暫時我還是不思議地愛你。我自己不可解的愛，癡愛，我想這樣就死去。弟弟你還忍和我吵嗎？

薇。21晚。

一三

弟弟：

“楊樣”的音調雖然還好聽，你想我這麼喊你就是了嗎？喊你“楊樣”，決不是我肝葉間所起的甜而美的感的。

“維”是我在小學時父親賜給我底名字。所以我一寫“維弟”時，不知道你是我還是我是你。

你“維銓”這一個名字，隱隱地要障礙我對於你許多的交情。弟弟，這是種甚麼心理？在你雅麗的別號出世之前，我恐怕不會叫你甚麼甚麼的。

但是你投在我心裏琉璃活跳的一線清光，我對於你最如意而自然的反射，莫如從我底聲帶裏，親熱熱地叫出你一聲○○。

你通過我底全靈魂而盤旋我神經中樞的，儼然清夜閃閃飛躍的“流星”。我奇喜奇悲，常會發莫名其妙的想死的快感。也無非是爲你是我腦裏留不住的流星。“流星！可愛的流星！我最愛的流星！”我可以這麼喊你麼，弟弟？

我自己還說明不了的我底心境，我如何能說給你聽！弟弟，我真不懂我這一回的事——我怎麼會這麼愛你？——無理智，無目的，沒我的。愛弟！我常想起我對於你的愛，便是魂消血化地展開想死的心花。昨晚回來，愉快而想死的意識，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不死是我的弱！不死完全是我的弱!!!

愛至於愉快想死的狀態，我向來沒有經驗。呀，愛弟！我沉醉了！我想不到愛人來伴我的沉醉，我只望惡魔來掠劫我的愛靈！

愛弟！若是我想死的氣分還有迴波，我至少要抱你親親額的。你不要笑我呀弟弟！

愛弟！你不要怕我！我決不會求你愛的。我怕苦你並苦了我自己，我現在決心轉一個觀念，只想和你做一個純粹的朋友。就做朋友，也會在你卷髮散漫的美額上親親的。弟弟，這樣的交際，你不想開放麼？

白薇。24。

一四

{ 21 }

愛弟：

想你正成了歌狂的調子，回來在桌上，發見你賜我的生命之春風。喜，狂，瘋瘋地倒在床上，把信抱在胸窠，髻髻抱着你愁波滿懷的心臟。

愛弟！我腦如炎，心如裂，睡不安，吃不甜，痛愛你，失魂魄一般。

愛弟！你好像茶花蕊上底甜蜜，使我醉迷迷。醉迷迷，醉迷迷，醉倒你清涼的心裏。你縱忍扶我而去，奈何我蹣跚的足，蹣跚復蹣跚，蹣跚復蹣跚，似狐狸精的纏綿。弟弟，你可感覺這不思議的纏綿？

弟弟！我愛而想哭的：只拍你不愛我哩。醜裏面怎能發現很美的情愛？你底心理我真不懂哩。望你還是拿出勇氣，帶我跑吧！

全身底骨髓真痛極了；爲的想看你優雅的騷韻；想聽你清脆的肉音。弟弟，你若把我看作魔女，求你一刀把我殺掉！求你一刀把我殺掉！我極愛的弟弟！

啊，愛弟！你不殺我我會殺你。我非殺你不可！我是“Salome”哩，我比“Salome”還要毒哩。愛弟！愛弟！我要愛你。我慣安絕頂寂寞的世界，你爲甚

麼要替我造架新生命的橋？我過了橋又回到死骸之山，過了橋又回到死骸之山。你爲甚儘在橋之彼岸，哀哀的呼聲不斷？弟喲！你真由我愛麼？你真從心由我愛麼？你不從心由我愛？在你是怎樣都好，在我是無論如何要愛你。你心裏憎惡我到120分，我還是要輕輕的吻你底心。這不是殺你麼，弟弟！

但是，維弟，我愛你絕不是一方面的。看你好像是讀一首悲詩：所以我酷愛你；看你就像小孩看了最相愛的伴侶的歡喜：所以我是無邪氣的愛你；看你底可愛同天使一般：所以我愉愉快快地只想親愛你；看你便不知道有過去未來和宇宙一切，只覺得馥郁的花香陣陣，從荒涼暗黑的骸山引渡我到清新嫩綠的詩園。清新嫩綠的詩園裏，只有我和你。

在每一句每一行卷卷書的頁頁上，都填上些花花朵朵，映上你愁韻騷然的像。你，隔絕我與書中的意義，學期考試快到了，如何能試驗呢？

弟弟，我不能壓住想看你的心。昨夜任着愛慕的驅使，自然的，無邪氣的，去看你，想同你往野邊看月亮的。等你過了兩點鐘，你房裏刑場似的空

氣，把我爛漫的心兒消磨盡了！弟弟，我急要看你，只想直接聽你優美的肉聲。你快來快來吧！等到星期六，真會活想死。星期三晚上六時半，我在大久保車站候車室等你。星期四也同樣。

薇。星期二晚。

一五

親愛的弟弟流星！

你明天不必來吧！我並非不想你來，你窮得這樣，電車錢從那裏來呢？

我並沒有緊要的話和你說的，不過只對你說明一句：你若還願交我，請當作純友交！請做一個純友！

怪！我恐怕真是一個瘋子？有時候會像一羽狂鷲：盡情飛舞春風裏；有時候又像漂浪的仙僧：看破絕頂的悲哀和寂寞，虛無，虛無，我且不知道有我自己。我，愛，都煙消霧散不留痕跡。

太陽的和光初熱過的情海，一旦架了雪車往來的冰橋。我固是通過虛無結晶的衷腸來的，方今更感覺二重虛無！呀，冷清！寂寞！暫在這無情的地

上占占空間，不知能再有幾何時日？

近日我苦求苦求，總求不出我喪失了的心。朦朧恍惚地，朦朧恍惚地，似乎我冷卻的神經，咽咽地對我訴泣“馴鳩飛跑了！馴鳩飛跑了！——愛，美與情熱。這就是你的死滅又死滅”哦，死滅！死滅！這是我腦中唯一的產物！我大概是循着這條路走去了，弟弟。愛弟！只留着你流星的光輝，在我滌不淨的腦髓裏。

再露骨而簡單地說來，“我的生不能一天沒有愛”，可是我的愛人還沒有投胎……

流星弟弟！你所愛的是娟娟娉婷的名姝；你所愛的是天真爛漫的嬌女；你所愛的是姿容絕世的麗物；你所愛的是西施的雅韻，黛玉的逸影，湘雲的風格，而尤三姐的全身。試揭開你心上的絳紗，衰弱怪醜的幽靈，你真心愛麼？絕沒有真愛的道理，你揭開心上的絳紗！

弟弟！你聽我說！望你乾淨把我忘記！——我在你心裏不成影子的影子。

弟弟，你若不懂我這片赤心，你可恨我罵我，暗地裏灑淚那到不可！我實流不出一滴淚來，若能

流出最後的愛泉，我定隨狂號簾捲的海潮而東西的。哦，狂號簾捲的海潮！幾時能將我虛無之幻花淹沒？

愛弟，我心上的流星！我好像很愛你。是，過去的。當你徘徊重徘徊時，我曾陶醉神祕的幻想幕裏。若依得無可奈何的人生，我和你怎麼都混得來。而且輕描淡寫，也很耐人尋味。無奈我如今的愛好：是要色彩濃厚，筆筆表現血痕，每一個毛孔上，好像要嵌着血淋慘淡的眼睛，使我一愛就愛死；不死也不復想生。

弟弟，我們如今的狀態，當用怎樣的形容詞來形容？不是一片純白的友愛上，塗上一筆非紅非綠非青非黃的怪色麼？這也算人生？可憐呵！

我有百副腦筋，也理不清人間的悲慘！你有千條愛絲，我要以金剪剪斷。

不痛不癢，皮下生瘡，這種毒痛，敬謝，敬謝！

我心上的流星！別了，永遠地！

白薇。11，1晚。

一六

愛弟弟：

一把鮮豔的情絲剛剪斷，飛跑了的馴鳩又懶懶的歸來靈魂底殿堂前。

昨天讀你那封瘋信，我也瘋瘋地寫了許多瘋話要問你，A妹C君跑來，把我的瘋度打斷，換得隱隱想流不流的一陣發淚在靈魂裏作怪。

愛弟弟！你說“我在種種點是不能叫女子愛我的”我却不知道是些甚麼點？種種的女子不能愛你的那些點，或許我會怪愛。我雖不知道你的一切，單就我心上底靈眼觀察你那種氣分，我非常喜歡，好像這是我今生不能不愛你的。愛弟弟！我儘問我底心，實在我非常愛你。非常愛，所以我不想把這些愛活殺了帶着赤血埋沒；所以我懇求你只和我做個愛友或愛如弟！！

假若是純友愛：我願和你同遊同食同睡，我願永遠和你做一堆，我願和你一同沉醉一個美。只不要戀，在戀人 Kiss 的唇間，要將一切的愛、美、破毀。瞬間的歡樂後，便這虛無的死灰。

我前天的信裏“二重虛無”一語，正爲這緣故才體驗的。失戀的虛無，有時還有複味的悲哀；得

戀的虛無，索然無味，彷彿我與宇宙，自然沉淪，自然冷落破毀。我誓今生再不要得戀！“得戀是生命的臨終”，弟弟！你信不信我這句格言？

但是啊，等虛無的狂潮退去後，難免我不向你熱烈地接吻。如今我正任虛無的潮流漂流，却總想天天能夠和你攜手。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把你底寫真緊抱胸窠冷淚長流。但是愛弟！我終就不要和你做戀人，望你不要因此竟不和我做朋友！

我窮得信封信紙都不能買了。只有一個銅板什麼地方也走不動了。你若是還能來，月夜請來，我們同往原野散步好不好？

白薇。3日朝。

一七

愛弟弟：

幾回想去看你，又怕館子的氣味，會打消我的趣味。星期日或者會去，却望你來！修道院比下宿屋總好；野外森林中的逍遙，比悶煞在你小小的房間，精神怕要舒暢些，愛弟來喇！

我生死和你做朋友，表裏如一的。像你那種變

態戀人的辦法，仍復是暗殺靈魂。

你說永遠要抱着我底心，我那有心給你抱啊！你要執着我，我的特色就是沒有我。我是無形無影混着在空氣中流動的；我是浮在輕波上寄在水泡中的。愛弟！我無我，愛來我只暫時成立。

白薇。7晚。

一八

親愛的：

分別一個對時了，你猜我在這廿四小時中想着些甚麼？你決猜不着嘞。

許久許久沒有給信你了。並不是我不寫哩，並不是我不想寄給你哩。當感情的高潮狂奔時，我能寫得什麼出。當熾烈的愛火要燒死我時，我那句話能對冷淡頑固的愛人說？我只悽悽地感着世上沒有人會愛我，燃燃地感着我只在愛人，在這許久的時日中，我只聽得燒毀了的心壁片片碎嘞。

我此刻的心房上，又何嘗不像白刃貫在中央。無論心痛到甚麼田地，我把真誠的心告白出來罷。極簡單地說：“我非常想死”。

是，是，死！愛死！我晚晚天天在做這甜美的夢。忘我地沉醉在這甜美的夢的歡喜中。我徹夜息了電燈靜坐默想，四面的體驗來朝，四面的體驗來朝，叫我得着生命之靈光。生命之靈光環珮琅璫起了朱唇對我說：“你殺我呢還是我殺你？”我傑然應道：戀喲！你殺我！我本身便是一首戀歌！哦，親愛的！那戀啊，便將我捲入死之旋渦。但我水漾漾的眼睛，又像在戀神幽香溫暖的懷裏睡着。我只怕這酣睡會醒來，醒來會墮入深淵的悲哀。我朦朧的意識，狂呢留在地上的軀殼快死。決死！決死！果然我決心死。我大決心死。啊，親愛的！我永遠的親愛的！你怪美的靈魂裏，幾乎是我永遠的酣睡地。這話怎好對你說呢，在我決死的時期？

呀，我一生有“三無”：生無家，愛無果，死無墓。我最怕死後在人面前留骸骨，不能死在太平洋中，那是我的奇恨與恥辱。我要穿套浮雲飄飄的純白紗衣，叫太平洋底濤浪捲去。這樣，沒有錢那能死得成哩。沒有錢連死都死不成！我只怕在地上留屍身。唉！恐怕他日死時，無此美情！

比較強的人，畢竟不會自殺。一晌光華熱烈死

迷在熱烈戀裏的心夢，一旦被暗黑無情的生之呼聲喚醒！別來廿四小時內的末了，竟得到這個掃興的結局！

親愛的！個人個人的體驗，決不能對人說得出的。一時一時的感想，決不是感後還能捕捉得到的。言語文字，都是不忠實的表現呵。你怪我不表現，這複雜奇變的感情，當取何種純一的形式來表現呢？若祕問我的急情，除了愛死，只有怪獸。默不自然，死不如心。親愛的喲！這是人生。我忠實却不忠實的告白完了。你且將你長久的沉默說給我聽！

愛弟喲！我們的愛越像火花一樣地在飛騰着哩。怎麼辦好？分開罷！

“分開”這字眼請你不要誤解！我非常愛你，崇敬你，縱使你嫌我……

你說“我種種的性質種種的點是不能叫女性愛我的”這些話，請在我面前暫為取消下子！你若不取消，我和你斷絕一切的交情。

你武斷女性不能愛你的頑固性不改，你不能柔和地接觸女性那柔和深祕的心情，恐怕你終身得不到一個愛人。

薇。11, 5晚。

一九

吾愛：

你愛人成了瘋子，滿懷悲傷與熱愛，說不出，
寫不得，苦悶悶急出血！

吾愛！分別，分別，不問是暫時是永訣。紫色的
絹帷裏，久安不得，久安成墓穴。你愛人成了瘋子，
醉心的唯有愛死。分別，分別，暫時或永訣。

薇。11, 29午后。

二〇

吾愛：

每見你一回，便深刻我想死的心一回。我剛離
了友羣之堆，彷彿死神叫我莫須回。我不要死在太
平洋了，死在你美不可思議的嘴上比什麼都好，我
將死迷你含情蘊嬌的美嘴上，痛嘗狂愛之甘芳。吾
愛！只想想，酸心碎腸！珍重你底美嘴，留給占領
你心靈全部的美人沉醉！

吾愛！見你我自覺身形消，影魂沒。只存無形

有意的赤心求在你心上貼貼。“真戀”畢竟是“意”。愛到蠢動以上，不在戀的境域。你說：“我決不會和我愛的人愛到蠢動以上去”，愛弟我的同心！我不想在這行屍走肉的空氣中，竟傳來與我響應的金玉聲！愛弟我的同心！你這一聲，我不能不向你握手愛敬。

愛弟！感你說：“我底靈魂，心，影，完完全全歸你所有了！”我懷疑恐懼不安的心，聽你這話，才安定喜狂了，喜狂了喲愛弟！奈何你鮮美的情種，不是我乾田裏能種得生；你鮮美的情種，倒會將我悽悽惻惻燃燃向上的愛根傷盡。從你說出這話時，冷墓挖成了。戀塚可造墳墓不可造。你愛人狂戀而出戀的日子到。你愛人成了瘋子，獨自尋孤戀之悲詩。

愛在焦點時，想着愛人，心酸酸，心惻惻。看着愛人，連呼吸都窒塞。只是深深地沉默。然而，分別起來！不怕流血！我和你戀不得，戀是叫人去認識破滅。

吾愛！分別，分別，不問暫時永訣！只望你莫忘記你的愛姐姐！

白薇。29晚。

二一

親愛的維弟：

現在是二點鐘的密霧深更時了，你在秋林似的荒涼的書齋中，沉思默想後，記錄你美之春花後，想你已經靜睡了。哦，親愛的維弟！你靜寂的睡夢中，不有多感多愁的我影伴着麼？親愛的友！親愛的人！我盼望深黑的殘夜如閃電快的過去，明朝曙霞初起時，我跚跚來擾你的甜夢。我親愛的瘋人！我不知道有如何地思想你！我飄蕩銀河畔的相思，只怕會燒毀情焰的宇宙。我只想變隻無心的孤鶴漫天迷飛，假幻滅的白雲，將我底影兒隱蔽；我只想拿枝血紅的秋海棠插在你浩浩情洋的靈魂中央——插在你乾燥的黑衣胸上，給牠在現世立刻枯死，在情天永久長生。但秋海棠我不會輕贈你的，贈你是悲劇最後那日。

維弟我親愛的！我不望流星爲我顯現，我獨自將流星儘是慕愛。流星！在你未離我時，我還是熱烈地瞻望你；在你未離我時，我還想攝取你叫我

靈魂開花的光輝片片的。

親愛的維弟！理知和意志，在情焰中是可憐的被淘汰者。神經冷靜時發出“不要愛。不要戀”那些誓，此刻看來都不行。還是任情自然地愛戀下去最真實和妥當。故意壓抑情去求愛的永生，故意壓制熱狂的真情去換冷淡的友情，真是蠢到頂！我還是任美麗的情潮自然漲落喲；我還是叫狂熱的相思樹去開花喲——

親愛的弟弟！我只怕此刻去看你會傷着你。傷着你我是多麼難過哩！不去看相思痛又有誰醫？

我想每早去看你下子：洗滌滌我的痛之毒素，多多地攝取你騷韻的神情，深味你叫人腸碎魂迷的眼角唇端表出來令人欲死欲狂的祕味騷情。相見只五分鐘，不至於煩擾你。我神祕的胸窠啊，是出不得聲出不得氣的；我想那相見時。

薇。12,3,早2.5。

==

親愛的維弟：

神經痛這個老病，近來發得很厲害似的。這病

的療法，第一是要電氣治療；但看愛人最退得快。

我在十天前肯定生以來便計畫將生活的方法完全改變。怎樣改變呢？幾次想對你說。

不要常見面我這種主張，無論怎樣是不行。我一天不去看你，神經痛要重五倍，這是很真實的話。

維弟喲，我們是在演悲劇！我不能待你到三年後。明晚望你能來！我望出血，可是沒有車錢我去不得！

薇。12, 4。

二三

維弟我親愛的！

我不知道有如何地想你。我只想任我高熱的情潮澎湃時，沉沉靜靜地伏在你薔薇的心懷上，直到我底身子化盡。

前晚別後睡下來，痛流了一回冷淚；昨朝起床前，又是同樣的流濕了花枕和被端。當我沉沉痛痛地流淚時，我底心魂和周圍的空氣的冷寒同嚴肅，全像今朝點點化雪的青灰色的天空。

若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一種色彩；不懂我愛你

究竟到了甚麼田地，定會把我千金買不到一粒的珍貴的淚珠，便宜看過牠。

我雖是極孱弱的軀殼，我乃是一個結晶的大惡魔。我愛着的人，恨不得把他連腸肺都一口吞下去。吞了他，叫他帶出我中了毒素在身上作痛的赤血，絲絲兒噴到人們的顏面上，我與愛人底骨肉和人類成一片可怖的血海汪洋。

親愛的喲！心魂不爲你消卻爲你消盡了；骨肉不爲你化，那還是我的愛有未到！

“愛有未到”？當我熱愛的高潮時——強烈地執着現在的快樂時——迷入惡魔之巢，痛醉赤色玫瑰花酒，想抱着百合與薔薇，秋海棠散滿身之周圍渴想死的或瞬間，瞬間的我，那還是愛有未到麼？不錯呀……錯了！錯了！想死就死了，那才是骨肉爲你化了，那才是愛到了。

親愛的喲！聽我重複又重複真真切切的告白吧：我每看你一回，便深刻我想死的心願。那心願是冷淒淒，同今朝點點化雪的青灰色天空一樣嚴肅的。使我落淚使我成病——神經痛已達到90分——的心愛的人喲！聽我再說！不死化何能盡我愛

你的深心啊？你不會笑我癡麼？

神經痛很痛得怪，連心都徹徹地，連手都很麻痺，連呼吸都苦悶，當這更深夜靜雪風霜積時。這是慢性的死哩，你知不知道神經痛的來歷？聽我說：美化愛到了靈魂的絕頂，單叫靈魂愉快高唱享樂的戀歌，逃避希臘風現實生活的調和。那麼，被勝利之靈光壓倒的最凄慘的肉身，是要越加苦痛越加成爲不治的神經痛的。這在沒有經驗的你是不得曉得罷。

生來憎惡慾情的我，不怕投靈焰底網羅。但願和熱情的惡魔，高唱死之凱歌！親愛的！你使我忘魂，使我淚落……使我迴環死之旋渦……爲你底美之使者召我。

我耽美的絕癖，使我病身苦惱，使我靈魂微笑。這苦惱，這微笑，我很不能表現在我的藝術，使我成個女流文豪！

親愛的！我每天想看看你，但怕你太多的Kiss，怕你亂暴，怕把我純潔靈敏的愛趕跑；更怕陪你到危險不得了。惡魔主義的愛人吶！少Kiss，強執着！切不要逃避！靈魂美化在你腦力。我還是在你

未長離我的短促的數日間，乘着飛鳥御的華蓋愛車，常常會去看你，算不定會睡在你那邊的。在你還是我底純愛人時，讓我在你神祕的眼睛上，在你魅惑的朱唇上攝取你祕藏的美一點一點！每晚到了九點鐘還不見我底形影，你不能說我沒有去哩！

分別的日子越迫近了。我不但對於將來不像你那樣想得利害，就對於過去也不大介意的。臨別時，只要說聲“再會”不就夠了嗎？

薇1924, 12, 7晚3時。

二四

維弟：

你還沒有睡吧？一點鐘了，更迴雞叫了，人靜唯聞犬吠聲，我已經入過禪心魂消化一回了。弟弟！你此刻不是睡在太平洋的海船上麼？不是睡在漳州你底家麼？我總好像你不辭我回去了一樣，我彷彿沒有認識你過一樣。

維弟！我沒處安放的心，不叫牠沒落，牠就叫我發狂。今晚我曾狂過。

我的長信接到了麼？你不給我一個字爲了甚

麼？

我不能去；你不肯來，恐怕這樣就要分開。長分開？短分開？我親愛的弟弟？

譬如真是幸福！他能晝夜和你住一起。

親愛的弟弟！你千萬莫偷偷地跑了！我多少還想從你臉上探出一點生命。

到年底我定給個劇曲你看，願你看了我底才走！請等我！

維弟！我們大概是長別了喲。我這回反動的激潮來。我今生恐怕無論如何也不會愛人了。

薇。9晚。

二五

維弟：

我好像這世上沒有你的存在一樣，但好像我周圍的空氣都混合你呼吸的芳香。好像你是隱在我幽邃的心房中，好像你是我永遠的墓場。我無論是睡眠是靜思，總把你底寫真把在心窠上。我每天要吻你底寫真幾十回，有時候長吻長吻竟會吻化我糜糜碎碎的柔腸。到末後人我兩相忘。

薇。12, 11晚六時。

二六

維弟：

像我現在愛你的愛法（12, 16, 后3。）恐怕一見面就會把身子消去。雖消去你還是來！我願我很自然地消去。

維弟我最親愛的！我愛我，愛我此後的創作。你還是不要來！你來，燃燃的愛火會燒死我。

親愛的維弟！維弟！維弟！……喲！你在做什麼？你再不給信我了麼？

親愛的啊！我到底如何是好喲！

瘋人上。12, 16, 后3。

二七

維弟：

失禮的警告也未可知，但你能離開那幾位玩朋友，往森林裏面來沉思默想或是看幾天書嗎？我很愛看你那靜穆的神味。爲着我你去修養幾天給我看好吧？我這希望，並不是利己的。並非爲我要

在你清美的顏上 Kiss 的。我只要你清美的顏色深深地印在我靈魂上。維弟，你依我吧！給我靈魂上印個最後的美印象喇！我並不妬你終日同那些玩朋友弄成一齊，我只可惜你同他們玩成一齊時，你沒有好顏色！

親愛的維弟我的流星！你爲我靜修幾天吧！爲着永遠的愛——

我在作 Christmas 要演的劇很忙，不能去看你。你那晚回家傷風麼？念極。T. 妹的裙子，要急用一下。十九日上午你能替我送來不？失禮！

你若沒有病，快信到後便送來最好。

白薇。18午。

二八

維弟我親愛的：

現在我不問你是疎我遠我根本憎惡我或是痛愛我，我只對你宣言一句醜話：你是這般苦我我是一天不得一天過，一時不得一時過了。

親愛的！保護美的心理，我怕不讓於你；唯美的艱難的行爲，你做得到的我沒有做不到。有時我

也只想不要見你：永隔離靈魂永親密。但是愛的！
柔弱的感情，是不能受橫強的意志制服的。意志叫人醒，感情叫人醉。癡癡醉醉此刻的我，我還是任牠癡且醉。

愛弟！你怕見面請常給我的信喇！！

我想決心同你一塊兒走。生活，思想，我絲毫不會累你，你理想美的幻想，我一點不會侵壞你。最好是吟味着美的香做一對很純潔的好朋友。一旦你定要我如何如何……我或許也會答認。

白薇。25午。

昨日起我在做贈你誕生日的禮物，但25,26,27,這三天要做聖誕會。

二九

可恨的維弟：

捧着一個痛得下不得地的心走出了你的房門，看了活動寫真回來時，接到你的信。愈看悲愈深。眼淚一陣復一陣。其實你信上，並沒有叫我悲喜的地方。卻從信上看出了我不得不悲的地方。

絕交嗎？蜜愛嗎？這問題瘋想了我一點鐘久！
蜜愛嗎？絕交嗎？這些問題都是因你生出的。我心上暫時是甜蜜陶醉的那不待說。

起初想是絕交好。不論是友情是戀情，在你心上已經是一片將消盡的薄雲了；後來想是蜜愛好：不論是戀情是友情，燦爛在我心上的，好像五月之花的美麗。弟！你聽了這話，不要背皮緊麼？

絕交嗎？蜜愛嗎？都不過是最近兩三禮拜中的事。後事不可知，未來絕對沒有的。弟！我是混在空氣中的一首無人抒寫的悲詩！

在永訣前，約一年沒有接吻的人，永訣後，輕易不會看的他底影片上，今晚竟接了一個吻；同時又在每晚挽着睡每天 Kiss 百回的你底影片上，吻個不盡。呀，不貞！我心裏那有真的偶像。總之，從我心，想和你醉愛一場。死也來……

薇。Christmas晚。

三〇

維弟我親愛的：

縱你憎我到百萬分我還是要向你說：你底臉

貌，變了顏色，你平日靜穆的神光，這晌子還給神了！你不知道我心痛，也不顧我煩惱！望你千萬莫再和那位嬌小巧怪無元氣沒骨格的朋友交!!! 求你燃他走！望你靜靜地，將你美妙的神光恢復來，再一回，飽和地反射我網膜上！假若你定要愛他和他同枕共餐怪好，我決心不再愛你了——連友情。

最後在神明之前還對你說一句：我們的交際，我絕對不希望有將來的。縱你成了世界的大 Violinist 來找我時，要奏曲別後的哀調給我聽，我定會像一羽潛水鳥，猛潛入水底下去。

對你說盡了我近來依依戀戀的心兒，懂得了嗎？請不要把視野弄得太窄，以極近的眼光來看我！我向有殺愛人底肉身的激情，卻絕不會叫愛人靈魂喪失，絕不會吞去愛人漫天飛舞的靈魂。再，誕生日的贈物是一齣一幕三場的劇。才寫了半天。

白薇。26。

三一

親愛的：

去了劇曲稿，跑進淚天地。只想一生不再見

你，只想一見不復分身。

作劇呢，絕你呢，那都是一時征復狂情的手段，愛的！你雖無心聽……

又創作麼？那樣無趣的嘔毒物，何能寫得去？寫去也不過是叫殘酷的運命延長，綿祕的感情不能描畫。就把感情活寫出來，不如望一眼你的嬌唇。啊，愛的！心如冷水洗！你美之魅力的嬌唇，我不能再一親!!! 淚書

26晚。

三二

維：

一面流着淚一面看完了你的信。你所說的話都是真的。我也這樣感着。

分開罷！分開罷！你南我北！遠遠地分開罷！分開罷！遠別罷！救救我們美的靈魂！

可是，我不能眼巴巴地望我們兩條相愛的靈魂突然悲劇底地分開，我想不得；因為無論如何我們也是人。

愛的維喇！任自然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我們

的美意識的哩。給與我們異常的美的是我們的靈魂。我們非在我們的靈魂中求異常的美不可，結局。

可是我對於現實的自然的感興沒有什麼了不得，但對於永遠的靈魂也不大置信。因此，我近來非常煩悶。我這可憐的靈魂的結局的安定境，是現實的你呢，還是我自己的幻想的世界？

我非常地非常地愛你你曉得了罷。我求美的崇高的情之心比求深的知識之心還利害些。我要不斷地以美的感情把那從點到點的瞬間瞬間高揚起來地生活下去。我雖喜歡看自然的花，但不想一定要取它的果實。但你常常在提防逃避我這一點的樣子，這是爲什麼呢？你不是誤解我嗎？

我不是執着現實的人，只要有美的夢就得了。請你安心回去罷。遠遠地離開了我，我也不要緊。我已經把最後的秋海棠送給你了，秋海棠是女子的魂又是女子的血。

新年恭喜！

白薇。1924, 12, 31晚。

三三

{ 47 }

親愛的維弟我的愛：

我十二分的想你。悽悽切切地，熱淚如雨滴。我底心痛極了。天天哭上三四潮。我只想看你，不知道爲甚麼要看？我只要愛你，不知道爲甚麼要愛？我只要常常得到你的聲息，好像你的聲息，會叫我個個血球跳舞來。愛弟弟！只是“我終身的愛人是你”這一句話，無論如何，不能灌醉我的靈魂。

親愛的維弟我的愛！你做夢也夢不到我於你的情深深似海。風蕭雨淒淒：心，寂寞!!!

我想你，我只是想你。恨不得拿把利刀，從我心腸最痛處一刀刺死了事。愚？戀？狂？

自愛並愛創造的我，會自殺麼？虛無來過的我，叫我深入迷躑破迷，你看我會自殺麼？耽美的結晶的我，連愛人的身傍，尚且坐不得三天，吻了愛人的左眼睛，怕美愛會從他右眼角飛跑去，我又如何會貪念溫暖的懷抱，徒在兩個戀懷中，找出冷墓來？然而要愛，死愛，無目標，無顧忌……愛，愛，愛……死愛，愚，狂，淺薄，卑賤，聽你拿這些名辭罵我來。

我很悔那晚上。但剖解我皎潔的心放在顯微

鏡下，檢查的結果，我還是無邪氣的惡戲。當晚我的心境，彷彿臥在冰雪上。在神明之前我這樣說。你南我北去，永訣在須臾。

薇。2晚。

三四

維弟：

你困窮絕了的素姐，已拖成了真病。終夜熱，咳鮮血。今天去診察，是氣管支炎。醫生叫我不見風，初十不能去看你。憾事！

你短小的一頁信，當爲救命丸收到了。讀過後，病全消。黃皮與瘦骨，也像化氣昇了雲霄。

弟，我底心！我底魂！我近於發狂的錯亂的神經，我烈火燃燒的鮮紅的靈心，我不知道生命是你的血海還是你是我的約翰的激情，向你最真最后的表示——以血代書，句句話醜。訴，不能擇美句甜辭，美弟我親愛的。

贈你秋海棠，是表示我今生不能再和你接吻；贈你白手巾，是表示我今生不會再與你握手。……你高調尙美不肯來，我尊美害病不能去，蜜意深

情，說不得一句！

哦，弟！我親愛的！永遠別離了！淚如秋雨淋，血如狂潮奔。我心上底馴鴉脫了網，翔迷迷，也鬚髯失掉了牠底柔魂。

愛弟，我美麗的魂！你仍是我美麗的。瞬間無心的恨事，何能使我忘你全部的優美？只是恨一瞬，我不能再親近你的優美，怕重傷了我們的靈魂。這是不是叫我死了半身！？……

熱高坐不起，汗同蒸汽滴。柔情碎，勇氣倍。越不怕蹈尤三姐的自盡；越愛慕Salome的殺人。但是……聽啲！聽！聽我宣言斷絕聲！！不令魂號令鬼驚。這正是我超尤三姐的自盡以上要生，這正是我超Salome的殺人以上要生。這是我一晌的苦心，比她們的苦以上的苦心。

維弟啲！重握手，做純友！！一方愛去一方來，我與你，終是分不開。

候回信，安心。

白薇。8晚。

三五

維弟：

今天下午我歡樂唱得歌了。十分可以去看你。
但要保養兩天，暫不去。

你牙齒痛，起來不得麼？可憐！沒有糖菓子咀嚼，你不是咀嚼了一些石塊把牙齒弄奔了麼？叫你畫的美少女摸摸你好不好？

我實在想飛去看你，又想今生不再見你。怎麼好呢？自己不明白，我現在純是腦的作用：腦是恬淡，空虛，樂觀，真如。

親愛的維弟！你還做不做我永遠的一個朋友？我要求你肯和我做朋友！“旅人”“亡靈”和他劇曲，望你給我看！

白薇。1, 14。

三六

維弟：

臟腑酸酸地不安想見你。看不得一行書進，寫不得一句文出，補破皮衣，針也從我無魂的手上跑去。這都是說不盡也不願說的話。

但我看破一切的腦筋，佔絕大的權威，那怕天

翻地破，我能泰然平安。弟！你莫替我擔心！更不要怕我看你！看你，那是我纖細複雜的感情，我對於你的友愛太甚。我向來對人說：我能爲愛友死的。弟！你不要拘執一種原因，拒絕我看你！！！明日(16)午後或後日午前我去看你。

白薇。15晚。

三七

親愛的維弟：

昨夜夢裏，看見你發狂將你身邊的愛友，個個趕跑了。我在你房門前，也像大猫前的小鼠一樣。

弟！你在做甚麼？此刻正十點鐘，你還是朝寢在床中夢想麼？想的都是未曾想過未曾有過的新奇事麼？過去的幻想都沒了麼？

我前天借了五元，想到你家和你吃酒狂鬧去。今天只剩五角錢，但我有皮蛋，再買點下酒的菜，幾時又想去，酒請你買吧！

你若不和我快快樂樂的喝一回酒，你再世再來世也莫叫我甚麼人了。

22。

三八

維弟我愛的：

你去後我暈了。現在腦裏還像是被烈雷打碎的。

啊!“不思議的力!”“不思議的力!”我怕是從母胎就沒有帶你來的!!!

流星!朋友!仇人!……色色,都是爲我看破了你。我不但是看破了你,我並看破了宇宙的心。宇宙的心——戀,愛,的魔力,是要美與年輕。美!年輕!成我的悲劇的!啊,我!悲劇的心!甚麼也說不來了;淚淚淚……口口一口十口飲我淚。死麼?生?生存做甚麼?生存做甚麼?我天天不能解決的是這個問題啊。愛弟弟!做永遠的朋友!!!

“永遠的朋友!”啊,愛的!這話一寫出來,我又暈了,不知道淚流了多少。死麼?死?愛弟!我願割斷我的舌,斷了我的手,挖了我的眼睛,要淚不成淚水流,要血直從斷口流,流,流,流。血流到處生。生,生!逸居薔薇瓣,嘲笑宇宙心。心愛的!心愛的!結局的要求:是永遠的朋友!!!永遠的朋友!我

想出外喝酒去，想向海潮狂嘯去。看劇去？看P。
去？看你去？看電影去？去，去，去！去了，忘我處，漫
地我。

悲劇主人公寄

1, 28午。

我極想送你到京都！在琵琶湖畔玩一天。如何？
天翻地覆不復再見的流星！將我的心魂打得粉碎
了！但只要你相安，我死也是笑。

午後逛到九點鐘回來，吃了半碗冷飯，覺感與
知情，冰消霧散了。呆吃着，想，今晚就是地動絕滅
全人類，我也再不會流淚。走入孤寂房，看書一字
成兩行，10時了，還想跑去看你。那不知看你反兒
增我悲，悲死也快樂的。

我不想生，也不是不想生。生！我爲甚麼還想
生？想到此地，平日天天吻二三十次每晚帶在胸上
睡你的相片，彷彿與我隔了幾千尺的濃霧，叫我
吻不進。那怕牠是比我的性命還寶貴，我把牠丟了
幾遠了。悲滴滴，血淚好像能佈成一條銀河似地。
不覺自己也倒在地下了。

不愛我我愛的！

你把我當作一個極討厭的叫花子看吧！我從

此天天會去看你。要看你我才有心。看你比餓哭的
赤兒得了媽媽的奶奶還乖了。

不愛我的我愛啲！不求你賜我嬌唇上的香露，
但求你賜我點平和的顏色！

1, 28晚。

三九

維弟：

定了走期麼？怕聽窗外來往的汽笛聲！

汽笛聲！汽笛聲！將載去我永遠的青春！

愛弟美流星！你知道我不能再望風號浪嘯吹
回的海船，也不能再聽黑煙瀾天奔來的汽笛聲。一
往重復來，我不能再親你魅惑我魂的嬌唇!!! 弟，
我的友！淚河深，淚河冰！你走我一定送你到西京！
你的愛。

2, 3。

四〇

親愛的維弟：

心可給你帶起走，信我要留着牠做甚？你來！

來帶去吧！連心帶魂！

爲了你在我們會客廳竹窗下的那一段話：我的心魂都被霹靂碎破了流了一升淚，好像宇宙淪沒前的熱狂者無可如何又無奈你何，煩惱失心地鼻病陡重三層。所以把信拿來了。但“不思議的力”那句話永遠是我腦中唯一的大傷痕!!!

今後我一見你胆裏要流淚的。流死我也要見你。你，唯一天地間我痛愛的！願你憐我癡！給我看！

白薇。2, 8晚。

四一

維弟：

本想每晚看你一刻鐘。昨天因買中國衣服材料去了太晚不能去看你！遺憾！

我幾十次的決心沒有決得下，任牠悲嘆續續來，忍看明月來我枕間向我譏笑無限。

愛弟美流星！我決心呢：求你快向寂森來伴我賞明月!!!

你來呢！甚麼都如你淵淵沉默的深願，我將悲淚在心流，永遠做你的虛愛人。永遠微笑在朱唇，

做你終身唯一親密的愛友；你如不來：好！割下我血淋淋的赤心，碎破我驚天地的純愛，作你頑固的祭儀。弟！來啲！信給你拿去。

薇。4朝

四二

(從東京寄西湖)

維：

中夜雨，明月何時去？雨灑悲塵悲越新。病擾腦筋腦更病。假睡終夜，合不着悵望西湖的眼睛，心震震，可不是你在湖濱默默送來的嘆聲？

維弟啲！五十封一包白血信，我已用絳紗包好寄還你了。杭州青年會。

今是三時，五分鐘前爬起來寫信的。啊，我絲兒散垂着的髮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陰鬱的詩人你！我眼彷彿迷惑在海底，手被風妖雨怪拖去似地……

懷戀的流星！你是很想知道我的病消息，我的消息如今不說半句告訴你。我將把一切，請P.轉達你。十天後，你會明白的。只知道你在那裏？不

會使消息落空麼？空喇空！你姐暫如你古井中的姦姬，頭上脚底心中三層空。今回的空真空。

當我病篤儘等你來領我進病院總不見你來時，我有封未成的長信在你第二愛的P。處，他一定會轉給你吧。

T妹說：你別東京，你第一戀戀難捨的是A妹，P。第二，素姐第三——

白薇。二，九夜中。

四三

(在西湖)

維：

今午後搬到後面西樓上了。一棟這麼大的孤寂樓房，只住我一個人。夜裏螢光鬼火大的洋油燈，對我將絕命的狂人。這種荒塚似的寂寞，比坐地獄還難過！

吃的每餐總有兩樣的珍味。假使是在東京婦人 home 有這種吃，我真是會像餓鬼。可是自從昨晚聽你不愛我的告白後，我只是敷衍上桌。冷羊肉，鱈魚，風鵝一大堆，我不知道那是些什麼枯草

木屑味。

晚飯後倚欄放了些悲歌，想跑雪山消消燒焦了的心血，恨無伴。蓋婆婆說：你拖個和尚去！

親愛的喲！你還是讓我稱稱親愛的罷！天地間唯一我親愛的人喲！請聽我誠心誠意的要求罷！我求你結婚！！我愛死的人喲！請靜靜地想想！我如何是肯結婚的人？但爲救命……照現在的狀態，不出五天，定會九十九分靠得住是自殺。或許結婚能殺死愛，愛死了便可偷偷生……

雙方萬萬不願結婚時，弟弟！我願，不，我決心犧牲一切，終身服侍你，做侍女！我能柔和地親親切切地招呼你一世。

總之，你來商量罷！我依你的。我是被你從虛無的古井中叫醒重生的，我是你的人，生死爲你聽你依從你。除你，我真真又萬真沒有生命。愛弟，你信我！你不信我，我生死都沒有意義。

親愛的，你莫過於傷心！你臉色已經烏青得可怕了。我們平平和和地商量罷，大家不要傷心。但望你早來！我今天不知道淚之從何來地流了整天，不自殺也走不出慢性自殺的線圍。愛我痛愛過我

的人喲！我百分鐘愛的人喲！你來！！

素。2, 19夜, 寄自陶社。

四四

(自西湖寄上海)

維：

亂筆頭，小小燈和我淅淅流不盡的淚聲寫什麼？還有什麼寫的心！

驅馳淚水流，洗淨我隱隱幽幽無限愁，流！流！
沖開歡愛門，保守美迷洲！

維弟我斷橋分別的美流星！將近十時半了，西湖細鱗鱗的微波風吹起朦朧幻美黃昏景，是你心頭的回憶了。你輕裝漂泊的旅人喲！你在睜起電光似的明眸子，假睡在旅館麼？垂着你青絲蓬漫的靈慧頭沉悶在劇場麼？馳你輕鶴似的長勁腳徬徨黑巷燈街麼？

我吃過晚飯後，無心沒意百言一答地敷衍談了許久許久，轉入我鬼哭屍行的清寂房，撫你手摘的白梅花迷夢悶沉沉地，迷夢沉悶悶地，蒼茫海水浮起琉璃屍似地坐下想又想，想過四點鐘的長，

無心又似無事叫我再想，又無事不叫我儘想。

想學輕輕燕子飛到你身邊去？不，斷橋曉風掠去的輕輕吻，我心給車上飛行的你帶去了。何須追，何須飛，想到金錢心膽寒！真想急渡日本去。去！去！身上不生綠毛赤羽！

一切不想吧，一切依帶去我心的你的話吧。明早搬到抱樸廬去。

你胸膛還痛嗎？珍重你自己！使我消魂的流星！保重你的身體！

素。3, 3晚。

四五

(四五至五一自西湖寄漳州)

愛的維弟：

拿起鋼筆來，寫什麼呢？我的心是讓它靜靜地沉默放在一邊最好。無論寫了怎樣美的信，也寫不出比我的心更美的話來。

愛的維弟，你一切的美點和善良的地方，我都深深地記在心中，我至死也不會忘記你。

啊，說什麼好呢？我的永遠的弟弟！我說不

出什麼來。代着言語，我寄你所喜歡的香榧子把你罷。午飯後，我自己到車站的郵政局寄去，請你在月下嘗它。

四日早搬到葛嶺抱樸廬來了，在山頂上的一間獨立的小洋房。

這兒如你所看過一樣，非常清靜，景色也好。從南窗可以看到兩湖的全景，連錢塘江，遠遠的紹興諸名山，也彷彿依稀看得見。我搬到這裏來，才覺安心了一下子。

維弟，你不能來這個房子做我的客，真覺可惜。你從煙霞嶺折來送我的白梅花，現在開得非常綺麗。我時時要流着淚吻那幽香的花瓣。啊，這吻，是否斷橋的吻？

我唯一的愛弟，我們一定有再會的機會的罷！我將靜靜地等待這個機會。我將一面等着一面歡歡喜喜地思念你。我一想念你便活生生的有力起來。

再會。

素。1925, 3, 6。留心莫駝背！又及。

四六

愛維弟：

現在是八日的晚，正是你回到家裏的時候。你身體健康嗎？

我柔和地歡喜地吻着你送給我的白梅花和二張相片，來寫這封短短的信。

今晚十二時左右，我披着睡衣站在房外的露台上看了圓圓的月亮。

“沉默的皎潔的兩湖的圓圓的月娘喲！現在像我這樣在望你的人怕有幾千萬之多，但像我這樣懷着無限的悲感，站在高山的露台上，思慕那遠遠地飛去了的流星的人，恐怕沒有的罷！

“哦，月娘喲！你那神祕的美麗的心是通透萬物的青春，你那亮晶晶的廣大的眼睛是能夠知道一切青年的心的。此時此刻，我那怪愛的流星怎樣？是不是也在望你，而懷念這個寂寞的寂寞的我呢？如果他是一面從心地在想念我，一面在你這皎潔的清光下寫信給我的話，啊，我是怎樣地快樂呵！

“哦，月娘喲！我的生命好像你今晚這樣皎潔，但是怎樣的令人悽愴呵！我怎麼能夠忘記今晚的

你?我永遠地永遠地記着今晚的你。”

薇。1925, 3, 8夜。

四七

親愛的維弟:

你南洋去了嗎?我的信你看得到不?我還能看得到你信嗎?我還能看得到你嗎?弟弟!弟弟!我最愛的弟弟!你如何了,我如何了,知道嗎?

可怕的死神,就要把我扛去似地。弟弟!弟弟!弟弟!你不能聽到我的哀聲麼?弟弟,我恨你!!!恨你下幕後,爲誰還要和我好起來?恨你臨走時,爲誰絨氈不肯送給我。弟弟,我恨我自己!!!恨我爲誰總是愛着你!恨我怎麼二月十九20兩天內不曾死在你懷抱裏?!弟,當時連夜痛哭只想如何吃毒藥如何用刀殺在你面前……只怕我死給你悲,給你苦,樣樣爲着你打算,致留我這大的沒有死成功的大痛痕……

鼻病四五天,痛得頭腦麻木呼吸一口也不能,以口呼吸喉頭如受刀傷,臉紅頭熱。

S.K.叫人去拱宸橋買藥去了,還不知道他

們收得攏五角錢不？他來常叫我要頭痛，無論從那方面看起來他還愛我，然而抱歉得很……

清明節，辰。

四八

維弟：

莫着急！我剛用五丈深的地洞裏吸來的冷水洗了一頓頭，冷水手巾包着我的頭，清爽些了，再聽我說！恐怕是最后的，恐怕永遠沒有最后啊……

葛嶺成了花世界。將落的玉蘭花，將開的五色桃花，馨夷花，繡球花，海棠花。草本有紫堇花，石蘭花，洋菊花，蘭花，水仙花，山上有鮮紅的山茶花。地下處處是棠花，說不盡。全西湖的花草之多，恐怕要算此地，因為這裏有植物的溫室，有花兒師傅。

和靄的老僕，總把很美麗的磁盆栽的美花，三盆五盆常常替我換來換去，我的書案茶几花架欄杆上處處是我愛的花，你的相片總是擺在那些花下。花兒看我笑，花兒看我哭，唱狂嘯嘯，總有花兒知道。雖然窮病嚴迫，精神並不算苦。就是中夜氣絕（不能出氣，喉腫了，只怕氣絕）在這房子裏，也

不很讓太平洋。論清靜論美麗，此時這房子裏，很有仙界意思，就死我也安心。

你去後我沒有往湖濱走過半回。怕了花妖鶯燕欺我。S.K.今朝說：“我爲西湖哭！你看遊的人，都是行屍走肉的”維弟！你安心！好像天晴了，請一二年我的病就要好。

素。4,5。

四九

維弟：

你被土匪捉去了麼？你爲着跌在九重的人生地獄裏，悲得不能寫信給我麼？望你的信瘋了，最愛的弟弟！

我不但入人生的牢獄比你深三倍，我四天前下了地獄哩。因爲我病在葛嶺，病得將近危險，房飯藥錢沒有一文。S.K.說“我和老四只得光起四隻眼睛看到你死”，所以我避難到一個只能容身的小黑房子來了，比牢獄還悽慘的小房！雖病得不想吃飯，別的東西總要吃。可是四天來只一塊錢，火食零用已經光了。

在昨天我還是不能想你，一想就好像氣要墜下不能轉來似地。昨夜我還不能寫信給你 一坐起就要暈倒似地。哦，弟弟！我又能寫信給你！！！啊，真快活！！！！維弟！我無論那種愛我總是極愛你的，信我！！我是腦流，鼻病，奔血，三病交作。前天偶然遇着一位湖南人宋醫生，他叫我到赤十字會病院去醫療，該院就在我住的附近，我已經去醫過了，可以天天去，車子只要六個銅板，我今天病輕了許多，頭上用冷水冰着，可以坐起了。

素。4, 12。

五〇

維弟：

你酒瘋子的信，鬼都看不通，腦病顛倒的我越看越頭痛！然而在某點說，我非常感謝你。現在寄還你，看你看了好笑不好笑？真有趣！

維弟！我恨你！恨你不肯說實話！恨你似愛非愛苦殺我！恨你曖昧的愛我顛倒我！你是一部大刑法，將我的心肝肺葉壓在刑法裏。你是一座絞斬機，將我憂愁的身子擺在機軸上，然而親愛的！我

還是愛你。我的心喲！我死愛你。只有你是我心上所要愛的，世上只有你是我想愛而愛不到的！！你不真愛過我麼？

你一响向我喊夠了再會，這次差一點兒永遠和你再會了。你快心吧？你心上乾淨了吧。但是弟喲！你逃得我脫嗎？你美影的片片，無論何時都藏在我清涼的眸瞳裏；你吟唱的音調，到死是留在我耳朵裏；你兩額發出的芳香，薰入了我的心肺。弟弟，你捨我去了麼？宇宙破滅我的愛不破滅。

這次病相思，不是相思病不死。我要留起我的氣來看你，看你殘廢我到什麼田地。我不愛你，我永愛你，你殺我我還要在你刀口上接個吻哩。病是一反一復地，貧民病院的醫生叫我不要坐起來，倒床好久了，頭還清晰，啊，愛的！心！命！追流星，追去了我的生命！贈你一枝瑞香花，是我病枕上唯一的愛友，是我病枕上吻過的，是我悲愛的淚泉，浴過清香的花瓣的。

素。4,13。

五一

{ 68 }

維弟：

你到底如何了？你只莫爲失敗喪氣就是！無論到何時何處你要剛強，不失望才好！弟，你趕快離開家鄉，到你想到的地方去好了！

親愛的弟弟，再會！我明早離國土，再會，愛弟弟！

弟弟！我這幾個月的光景真不堪回首啊，想起來就淚……再會，弟弟！再會！東風捲起無心的枯骨飛去了，再會！望你乾淨忘卻我這幽靈！再會！

薇。4, 30夜。

五二

（從東京寄漳州）

親愛的維弟：

我只有對着風雲花月發悲聲，再也不能，再也不想看見你半個字！哦，我的愛弟！

早知道是這樣，我現在永遠有三悔恨：1. 悔我不該去秋不和你們住‘貸家’，那時該濃蜜蜜地做一頓愛友，愛死去的愛友。2. 深悔去秋至今春不該讓 P., S. 他們獨占你的友誼。3. 恨死的恨了我沒有

由西湖送你到廈門！維弟！我那時的心理，等何時想寫成一曲“淚夢”，你在陶社突然告我要回家，當晚我的靈魂肉體，算是整夜守在你床前挨冷過夜。那晚我的感情，一提就要流淚的。被你拒絕深夜的長談，叫我在空寂的虛無的你的床上流淚，雙眸何嘗合過半刻，“是，是，披起白氈守你睡眠去！明朝送到廈門去！去！廈門去！”我兩回堅固地決過心哩，知否，我的愛友???.……

這是痛哭點多鐘後，續寫的，眼睛哭得紅杏一樣了。知己非知心的愛友！知面不知情的愛友！你狹義的眼光看不出我星明似寶石的友！我的精神鬚髯，不知說的是花是沙塵了。只是維弟！我愛過你一場，我永遠多調多色地愛你多韻多形，雖你嫩白的聰耳，積滿了美人的音樂你還是聽我無秩序的感傷吧！在西湖你爲誰是那般冷遇我？爲你失了S.K.便恨我麼？我去西湖你不高興哩？你不是說過嗎，“你怎麼是這麼一個女性！要追我到這裏來？！……你這一來真叫我對於你失望！……”你說不由你，我不去我又懂得甚麼黑幕？我始終是幕外的悲劇主人公。也恐怕始終是代着A妹的工具。

不幸生在這心與心不能相見的混沌世界；但古代的Venus：我幻想的紫薔薇，應該知我如顯微鏡的明瞭，深深地知解我是爲着攝取一片極悲美的印象，自由的(單面的)攝取自由的美影而去的。

維弟不明我心，反叫我嘗那不堪嘗的苦痛！你若徹底，永不與我交遊了，永不愛我了，我的友！我的流星！永遠照我心靈的流星！我雖從此與你永訣，我是如何地尊敬你！怪的是閉幕後的Kiss……

生短淚長，哭多寫少。又是痛哭一場後，情緒變了的話了。

你看我是以低價的戀，換不可思議的愛的感人麼？就你真愛得我心痛，也不過是大家心痛一場，雖愛死……

我不是基督教的思想，我愛希臘精神，但我愛那永遠不變灰色的美，我願永悲。我想，我決不會拖你入地獄的。

弟，我的愛！我蘭花的耳裏，還藏着幾多叫我心腸盡碎的聲音。病狂絕望每一想起，便湧上歡愉的微笑潤澤心底。維弟我親愛的！想不得你迷媚的嬌唇與美眼，幾時還得親一親？幾時給我親一

親，愛的？從你嚴酷的劍口上救我的是這一點希望。知否，愛弟？

比官場文件還難看的是你回漳後給我的書信。差不多每一封每一字都是“心不在焉”的敷衍。我的情熱毀於此；幻想傷於此；苦病病於此；絕望絕於此；恨你恨於此。此五者是我傷生之源。知否，我的愛人？

又是暈暈地哭了一頓，腸碎矣，哀哀悲痛寫得清？！我願五體融化如溶金，呪詛宇宙化灰燼，愛的弟弟我的心！我的心！心！你回轉來吧！轉來救我，並救天下的美魂與真神。弟弟，我字字真誠不得了，我永遠像小兒的天真。弟弟！回轉來救我！救我並救豐富你的美。弟弟，你可憐我！愛我！救我！非弟天下無第二救我的人。弟弟，我一切交給你，生，死，奴隸，愛姐，愛友，愛人，任你。做太太也可以……，（可笑呀）

在雞啼後熟睡瑤台紗帳中的女媧，不知能叫醒她來補天不？天漢源源的綠玉髓，總從我底眼中不盡地流。好像青衣歌人挽着紅衣A妹，在我心前狂笑跳樂，叫死神拿住我黑幻幻的蓬髮：“喂！負十

字架去！”高聲恐駭地向我。

維弟！我確實很愛了 A 妹，但此次返東京，每一見她，熱病必增加熱 5 度至 10 度以上。她來，我一面很喜，一面我的病房，便成爲我們三個人的表現派悲劇舞台。在她肥胖的雙肩，會看出你細瘦長美的十指；她臙脂染得血似的兩腮，看得你親過我的秀鬢緊貼着她；她紅雲被着的黑眸中，能見你深祕英秀的全姿；這血肉滿地的舞台，能聽着你冷眼低聲向我叫再會。弟弟，喜劇？悲劇？她像艷蝶似地嬌殺人的風度常來看我，對上帝說：“我衷心愛她，但我怕她。她是爲誰來的？她愛我？我不知道做人，我只有裸着的赤心，我不會同她計較。我願成就她的慾望。我最惡戴假面具。”因此，或者她與我終不會好。她常說“人太直是大蠢？”我雖滅於她或不恨她。信否，朋友？信不信？信她信我？

你畢竟是中了我常說的——“男子對於女子，不做戀人，決不能成愛友。”你不愛我，不把朋友愛我。能舉三個證據：1. 我寫信說 S. K. 對我還戀，你不信。2. 你信 A 妹的讒言，不信我的人格。3. 別後你的信不是對愛友寫的。第三條你真傷着我的

心！誤了嗎？綜看這三條，愛弟！愛弟！已經完了！！
我的疑麼？痛心……痛心……

我上回信上說我刺了她，我是以筆刺過她。不是刺，是她舌上生了毒，替她放出濃血毒汁罷了。該死！我寫的什麼？！……我原諒她，我不愛她就不會寫那種信給她。她以為你我終身不能見面了，寫那種信妬我。總之，我去西湖，於你們回頭的海嘯起障礙啊……

我心上干淨地沒有情敵，沒有敵手能抗我對於你的。我對你是複雜而濃味的，黑暗而壯美的，除了戀我還能天天為你喜笑悲哭的。我於你的友情是死也分不開的。弟弟，愛我！愛我！非愛我沒有力，非愛我不能生……

呀……！有甚麼愛！談甚麼精神與靈魂！靈魂，死屍！精神，木偶！戀以外的人人都是工具！以我這麼愛你愛你多方面，為愛你生命去了半條；不，全將去了；不，去了，又活轉來；不，去完全。你呢？信過我麼？還有我的記憶？不惡我到百分？戀心一轉一切亡了！一轉戀一切亡。一切亡後殘的是惡印象。

呀……說什麼愛！人生除戀竟有甚麼愛？！說

什麼美與真！真乃悲哀，美是慘影，人——蛆蟲！
愛——地獄之火！

維弟，望你忘卻我！除忘卻有何方法是你的？再會吧！寫到天明了。你究竟怎樣的？我飯裏洗臉水裏都混着你給我的思慕淚。做一次禮拜哭上三四回。我要死後你才信我懷念你麼？你不等我死不寫信給我了麼？好！我算沒有死麼？我還有再見你的機會麼？愛的！再會！求你忘記我！求你莫寫信給我！冷心語我不能再看了。忘卻！忘卻！互相忘卻。

薇。1925, 7, 5。

五三

(五三至五九自東京寄星嘉坡)

說幾句閒話：

你是25的誕生日來了。我若不病，有房子住，又不致至於餓到絕食，想騰寫“狂戀之敵”發表，作為替你做生。若是我替你，愛弟，做了七年生，我無意義的人生可以完了。

本早想買一件理想的珍物給你，可是我討吃的狀況，連T妹都想設法救我。禮物在幻華殿，反

對地，贈你一張醜的街頭下流女子相片，看了請燒毀！

‘魔殿的女王’你心上的 A 妹，常常有信給你不？可憐她的丈夫病了。不知她心上歡樂的對手是誰啊？你給她的血書很密嗎？請順便教訓她成一個好人！我們愛人，不僅是愛她青春的兩分色。愛了的人，不應該縱她發揮邪毒。她向你譏譏我一些甚麼？不是你蠢直地叫我揭開她的黑幕，我死也是在毒蛇的牙上親吻的。我奇佩她的才，仍是痛愛她，把她放在心底。

婦人 home 欠了千年龜還背不起的債，我久是十字路口的受難者，腦筋日日夜夜被電車汽車馬車隆隆的車輪輾碎。在這種死刑之下，如何？！

南洋有可謀生的地位薦給我麼？在這個死刑之國，也橫直半年買不起一本書讀。你或是找個人和我結婚，結婚或許是人生的究竟；最少也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若遇着的人不把我光當豬待，他又美，還可替我的理想生個美麗的女兒。

維弟！我相信我的女兒，定是同你一個模樣；不過比你白些。你不要吸烟就好了。我把她請你教

養。第二天性，完全請你造她！教她成個享樂的音樂家畫家，不如教她成個辛酸叛逆的女文豪好。音樂繪畫，也要叫她能夠一門。最好是教她兼當女優，專演⁴Pola Negri 愛演的那些女性本位惡魔派的劇，把向來男子橫行的世界，變為女性中心的世界。她的名字要美麗而帶音樂的。她的衣裳，總要淡艷怪美。一切你要負完全的責任！再不要像我的父親，生了我一下就把我丟了！最不要叫她結婚！情願聽她魔五十男子。她如果要問起她的母親，你說：她不是從母親胎裏生的。她的母親，是浮離煉獄與天堂間極悲慘的聖處女。她的母親因為一生找不着愛，不懂得結婚，所以在放光的蛤兒背上，哭出她來改革這‘無愛的亂世’。

維弟！在這個亂世，竟有誰真愛誰？竟能得到誰的真愛一分？美人占便宜，不過是靠着一塊肉。風度的美，就不能牽引男子的野心，心的美，更是青焰的幽靈。

勞煞肢體化黃霜，真的愛是求不到的。所以我常常想得一個女兒給我痛愛。又怕她漸漸不愛我，甯把自己創造的‘愛’交給你。愛弟！愛弟！

1926, 1, 25。

五四

維弟我的愛的星：

我很散漫的精神，傳達你極散漫的語言。“心曲”怎麼不寄來？莫是疑我信我不過麼？怕我不喜歡麼？聽着意外的謠言麼？總之，隨你。

我開了刀的鼻，創口剛止了流血，已拿開了放在頭額鼻樑上的似墳墓纍纍的冰囊，且慶從危病中得救這軀殼，就留了一張病影，寄你。

今午后，我仍是影中的樣子，跑到青年會看亡國的新聞，讀到‘新嘉坡的華僑學校被英人封閉’我急了回來呆了幾點鐘，想寫信問你又怕你也被捕了。

啊，維弟！我這難過的悶氣，給M君破了。他找我的地方找到九點鐘才來到，贈我一個銅碟兒，談了些他的詩，新進的詩星他的詩！

這是十一時半了，我送別了他，和主人們混了一氣，歸房又極悶，想飛，南飛。啊，不能飛！我還餓着沒吃晚飯，守着紅紅的火鉢跪在蓆上在寫，下筆

的亂暴你儘管笑我吧！笑吧，我愛的星！心！

你何往了？我的珈琲店女招待當得成。C君對我謠言——金錢的，行爲的，種種沒有天良在他腦裏作用的譏諷，和拖了妻室朋友在經理處捏造而壓迫我的種種，我非蜀犬，不願和他對吠，我只諒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且不是一個男子。你莫疑我對A妹有些不好！她，我終是有幾分愛愛的，怕在你愛過她后我還在愛着。惜她不懂我，徒擺她的潑！我，有時以薔薇的幽香給她，有時以紅熱的愛暗示她，有時也以敗北者的帶淚的諷刺對她。反正，都含愛，愛！

我花盡了緋紅翠綠的心腸，結局，最傷感的是見不着人心！現在我與其說在求愛不如說是在求‘心’。求到白骨化寒灰總在求那宇宙間最可懷疑的‘心’。維弟！上帝無心，人更無心，“沒有風不是修道院吐出的嘆息，沒有水不是修道院流出的清泉。”沒有求得着的東西——寶，愛！所以，這晌，我餘溫鼓動時只想革命，血流沉靜時便憬懂自殺。

自殺，自殺，自殺！！愛之青春美的寶塔！啊，自殺！！自殺！！……“心曲”還望你寄來吧！我喝望看

它的千千心房萬頁肝，和美的衰頹的辛酸。

十五，四月，九日。

五五

維：

新生的你，不再顧前世紀的‘人’的你，你不會開我這封信吧？開了也未必讀吧？我對你說：讀不讀這信總是最后了，我再不能受你那些不可解的苦痛。我瘋？瘋你的鬼！就是瘋，爲誰瘋？人間的臭味少要些！就沒有那麼的疑惱；把微妙的情感看清細些！就省得些刻薄的誤解。

你罵我是“偏狹的女性”，請舉例來！去春A，說她又愛你似的，我盡我所有的心理都向她痛快的談了一回，並勸她還是愛你，願她能真愛你。這是我始終的心，不變的心，夢的心，卽你解爲偏狹的心！

你要說我“神經病者似地的紅水筆的散零亂的評語”是錯了。果然錯了？或你看錯了？我認錯就是。認錯有甚麼羞？我在你面前……“傷心的是我輕蔑了你”麼？我輕蔑了你干你何心？我不是願你

叫我更尊敬?你要保持甚麼‘自尊心’,我正和你反對。我只管得‘情’,明鏡似的,無邪的花一樣的‘情’。‘情’的受傷,比甚麼傷還萬萬倍傷心啊!!!我不是五丈高十圍大的佛菩薩,就‘情’的受傷傷到慘淡不可思議,也只得忍痛,說甚麼‘自尊心’?你有架擺——年輕,聰明。那彈害我的,苦痛我的,驕傲我的呢?不幸我流了兩年眼淚,晝夜無乾衣乾枕乾手帕;病得死往活來,一哀彈,一嘆息都是‘相懷’血;如今沉疴難起,生活苦逾乞丐,到底是爲了誰????我傷心無心可傷,憂鬱只待喪亡。卻不像你,因一點不遂意,便大不顧道理,亂發脾氣。你這種醜脾氣,只能對你的太太。你若要拿兇丈夫對妻子的脾氣對我,你就是寶貝,也要擲你天外去!“心曲”我了解不了解於你有甚麼意思?“心曲”那快該葬去的事實,於你如今更沒意思。但裏面要叫人流印象淚的人物,恐怕是森姬吧,而森姬這個奇怪的女子,自然有她特殊的哀感。別人不懂得她,別人始終不懂她她就不應該發牢騷嗎?她的牢騷你真能懂得???懂得,你只有流淚哩。你還忍心傷她嗎???男子對於女子,雖弄得她悲傷頻死時,他還是不肯了

解她，雖明知她不能再受苦痛，他還在誤解又誤解的怒濤向她漲洪水。男子真是暴君啊！！對你說：我就發瘋殺了你，你也沒有報復我的權利！‘情愛’是沒有數量的，蠢人就用蠢比喻：我無目的無條件不希酬報的獻了美情的紅玉三萬斛給你，雖你作嘔而噎棄的。你給我的真珠，至多是半粒吧。甲不等於丙，我們此世此生，既不能說感情話，也不必鬧感情架。一瞑目就一世了。不過你臨終的時候，要想到：像我這種蠢笨連身子都化作白蓮花，交給你愛人贈給你，自己甯蹈水火負惡名的蠢笨，你的一生，是不能遇第二人的。

‘我執’‘先見’何解？如果‘先見’果可遮住我的眼睛，你自來讚美甚麼 A 妹的情詩百首，我早就燒了憤慨了。我的牢騷不對於詩而對於“心曲”，難道我仇了森姬嗎？不過結局是你有‘先執’，你先執着了一朵‘紅桃花’，把‘薔薇’來做犧牲者。錯嗎？你能騙得我過卻騙不過你的良心。愛她，就愛她。爽直些說吧！自初就不愛我，說不愛就是。痛快些說吧！十八歲的弟，懂得“心曲”的彎曲複雜？你莫被說感情話的嬰口騙了呵！！S.K.不懂，P.也未必懂，他

還不願我爲你發表似的，他老不喜歡你的作法，經我的讚美，經我的解說，發表權又是你託我，他也沒有多話說。只怪你抄得太壞，‘跋’也破壞‘劇’的神祕，就惹起我的怒了。明白嗎？“心曲”你說我十分不了解，近來你所有的信總把我‘不了解你’來冤我，真惹得我的怒火可燒燬你的頭髮！！你討厭我的極多，何必總拿‘我不了解你’來作絕我的招牌呢？亂說我‘譏刺’！真麻煩！倒霉！！

你和A妹通信與我何干？你一天寫五封給她是你的情。你最后的白孔雀只有一羽？那你一天沒有她，你的白孔雀會一天天死去哩。啊，最好你是在讀我這信后三分鐘忘記我！所有的東西能退還給我最好，怕障你賞美人的眼睛。——相片請全部退還！因裏面有許多不堪的。去冬我寄去披‘曼陀’那張簡直醜而俗得作嘔，又毫不像我，因那相片，我和六年唯一的照相館絕交了。我寄去試你的批評，你說“很好。”我傷你太不說真話！

維！“心曲”你那嬌兒，聽你如何作得美，總傷我的心！傷得怪傷得深。我爲它瘋得那樣，只想和它同死同葬，你倒說我單要燒它嗎？維！交你，我得

到甚麼？你給我些甚麼？到頭‘錯解’是你的再會！永訣吧，強硬家！啊，說不出話，說不出心！紅情淚雨，落花紛紛。再會吧，維！來生再有此情哩，誓與你結婚。一字三淚，蜉蝣死時。

素。

五六

維：

秋來了，秋曉叫醒了我的睡魂，我是哭過才爬起的，獨占美麗的秋朝，在這紅日未昇靄霧籠罩的花陰裏，我和你說甚麼？

維！我是‘秋’的化身，自赤兒到死是一片秋魂。你是‘冬’魂。若你是個很美麗的女孩子，我愛你就爲你死。

維，誰不稱你慧；我嫌你太慧。是我愚？啊，愚，“心曲”作得鬼都難懂，森姬，妹子，都代旅人的嘴唇說話，好麼？總是你巧慧的結晶啊！你快發表它！我非不願你發表，退還的動機是我不能就那樣介紹。

維，你若真發氣不發表了，我把你存在我這裏的去印刷哩。

維，前信向你借錢是試你的。我本心不願你的紅錢染傷我的白指。請你不要寄來！錢到或我已病死了或回去了。在此負債長飢病苦不能動作，幾時是我的末日？萬一借得三十元就回上海，雖前途茫茫。

維，你去年回國又自西湖回漳自漳而南洋，受了朋友家庭的幫助不少哩。我自追你到西湖迄今而后，誰給我一天之食，一夜之宿？是我不配受人之賜？是社會沒有女子——我？

我無友無家，舉天下的眼睛無我這個落窠人，啊，落寞人，還生存做甚？！

維，我失去了一切，沒一切。有時，還自暗暗地以爲不能失去你。淚水就浮出我許多苦病。自去年返東，病費超八百元，那還有官費，高利貸去塞責，不必提。但那八百元病費裏經過的血……淚……呵，若是拿來灌花，不知能開多少醉人的鮮美？

維，早晚臨床醒夢，連呼你的名——維維維……一年來好像是牧師的禱告。今早泣淚呼你幾百聲，啊，你何時降臨？

素泣別。8, 21朝。

五七

維：

哦，記起了你最后的信的話了！“如果有人說我還會回愛某女士……我就說他做夢！”

你是再沒有信來了，啊，你是再沒有信來了！我瘋麼？我笑麼？唉，就是死也表不出我不高興你的心了！你……你是要戴高帽子的！無論那高帽子於你合不合宜，你只是要戴它的；沒有高帽子給你戴的人，那怕她是用清朝的霧靄洗你的頭髮，用四月的幽蘭飾你的額髮，你是不高興的。

你爲我傷心麼？我爲你更傷心呢！自來你想是你拒絕我麼？我拒絕了你你還不知道哩。……

不要說甚麼了嗎，這回我不是試你了，我確想向你借一百塊錢。你有職業，你是個聰明有爲能得人信用的人，我知道你手上沒有，但請你向人借。

我一晌熱高不能多飲食。昨天腦病真痛裂了腦袋。今早不能如平日一樣，挨餓餓到午后才吃東西。十一時就向主人那邊，拿了點飯吃了。剛吃下三口，忽然咯血，驚得我無命！

我不是騙你的：我想這猩紅數點，不是肺病的血，一定是喉頭和氣管裏的血，因為我還沒有肺病的症候（我從前患過六七個月肺病，有了經驗）。但自四月底起做咖啡店的女招待，病后吹晚風，即時起了喉病，醫生說是頂利害的喉病。我不能繼續着吃藥，迄今每天吐啖喉怪痛，喝開水與冰都痛。

鼻病幾回大手術，弄得我窮困疲倦，我知道八分到了死的門前，——本來已經死了，懷抱絲毫不能發揮，天天在受餓的刑罰——但不想把我死的情形告訴誰，橫豎誰的心目中都沒有我。但是我真的死了麼？哦，誰不看我是朽物！我真是朽物麼？誰能說得定！

我有我的心，我要呼要叫，要翻要打，我要叫醒黑地獄的人人，都點了火燒毀中國的地皮。更燒毀好多青年人，非青年心的青年人！我比誰的心都青，我是在現在與未來的境界上的受難者。這種一開口只見着他們腸裏的糞的人虫裏，我實在不能安一刻！革命！！不，革人！誅心！！

愛的維！你以為我這是吹得好聽麼？維，你是沒有受過社會苦。你除了甜蜜蜜的失戀（其實你並

沒有失戀，她愛你你愛她)的苦痛，怪醜的人獸，還未給你何種刑罰。我哩，第一刀就被父母親殺了。荊荊棘棘在毒蛇猛獸的背上身上腸中通來到如今，我頂感得痛的是人心壞。如今，釀成我這霹靂的革命未叫出的一聲。

維！你斷定我不中用麼？哦，我的淚潸潸地流了！你不知我！你我認識的女朋女友女愛，怕要算我頂青新！

革命不成，慘死也罷，這樣病餓在這裏，成甚麼樣子呢？今年我只領得湖南25元官費，病后湖南雖發過費，經她們兩位女王在經理處吵過了，拐子張書記，借故騙去了該給我的錢（還有別人的）逃了。我不能歸也不能買一本書看。唉，我不願說了。你是喜歡聽小鳥的艷歌的。人的哀聲，怕逐開你的幸福。

維！……你真惱我到了絕點嗎？我實在心痛！關於“心曲”的跋我有最心痛的不敢對你說。

我最怕議論的散文，最怕批評，你如愛作“跋”那樣的文字，請你把我所有的信都退回並忘記！我病了，我在熱病中，最后，我愛你的“心曲”如愛你，但

我不喜歡你描寫欠忠實，更不喜歡你是那樣的人。

8, 30號。

五八

親愛的維！

你還活着麼？維！我心碎了！維！我的愛兒！我骨肉紛亂粉飛揚！愛的乖乖！乖乖！

9, 15夜，我幾乎辭了世。疫症，醫生叫不來，我也久如乞丐，請不起醫生吃藥。五點鐘內的病，瀉，吐，熱。啊，維！我這兩年，當得釋迦的母親生釋迦，我生了你。

我一回生你辭世去，我不死。維！如你還在，請來一個字！担心你。

餓，病，窮，憂，然而笑着的素。9, 18。

五九

維：

“心曲”我賣給日本，稿費救我的命行吧？我想：這樣，第一，可以救我的命；第二，你的書能出世，待我一有了錢，如數還你。維！如你平安以上，願你

愛心發動一下，爲救我請回信！一字都行。

維！我是如何地盼望你的信啊！心眼都掛在大門口。

維！我的志望掃地了，我的血要從眼睛奔走出來了！我是餓鬼了。

維！我一天是吃一毛麵條有兩月了。寄封信給你，我要餓的，我願餓，但你……

素如，9，18。

六〇

（自廣東寄星嘉坡）

維：

我終於回國了！

當了一個月的流氓，神經全麻木了。廣州，我久憧憬的廣州，是我的石棺！

明朝獨自歸家去。要登八天大庾嶺。

恐怕沒有再會了，維！

素。1926，12.12。

六一

{ 90 }

(自湖南資興寄星嘉坡)

親愛的維弟：

我這一段艱險的漂泊的旅程中，最依依戀戀地浸潤着我寂寞的旅味的，恐怕是你的生活與行踪。

你還在新嘉坡？你辛苦的餘汗，還不能漂你的雄心到西歐去嗎？我很想知道你的頂忠實的內在與化粧的表現，因為我永遠只想知道你這些……但維弟！我知道我再不能知道你那些那些……“心曲”的退還，我們喪亡了最初的知解……

這點，我向你認了不少的錯；這些，我也深刻地認識了人間絕對沒有真相知。

自後，我是一任可憐的淒光左右我，心上不絕的戰爭是“自尊”與“自滅”，空虛的痛感，一天天竟葬了我的生魂。

啊，維弟！你美雅的環珂琳的歌聲，故人中誰復來聽！？你幻想的飛機，故人中誰和你共乘，——除了你的愛A.與P.？我靈魂葬在日本的曠林，生氣滅於浩蕩的東海，歸到這塊灰燼的冷土，弟，你切實地忘記，把我忘記！

我死去的亡骸，回家傍母已經寂居了個多月。
夜深，眼淚流過的餘工，想起一切都是恐怖。

現在又沒有錢作出外的旅資，無錢的窮鬼，還
正在全力地打着一場古董的孽緣的官司哩。
祝快樂！

素。1927, 2, 6。

六二

(六二至六三自瀏河寄上海)

維：

鄭君的官福有希望沒有？他不上任以前你可
以離開他麼？

這裏是很平坦的鄉間，沒有雜着文明的屍骨
的碧油油的鄉間，我想你一定喜歡住住的，你還是
來吧！

彭兄的信是叫你來的，再沒有別的要緊話，你
不必去拿，因為永安里的娘姨老不在家，你非問別
的人討不可。

旬日來離此地七里路，曾被兵燒了四次，我和
敏時，幾天都是住在船上。加以父親來信，說母妹

逃避山中，鄉人都不知她們的存在。湘南一帶幾十縣，不論市鎮鄉村，燒得一片焦土，壯者逃亡，老弱被殺，肥田沃土，盡成荒地。我的心真無從平靜下來！

S. F. 先生處本要寫信去，但總拿不起筆，煩你以我的現狀轉告他。

“最後的一擊”若經一番改寫，則日前刪去的熱烈情感，仍復想放進去，我不知道 S. F. 先生還要不要？我的意思，想把“狂戀之敵”四幕長劇給他。即時還不能整理，這是很對他不住的。L. S. 先生的雜誌，我單投稿還可，一定要合成一氣，每月寫五千字，我不相信我有那末的本領。請你對 S. F. 先生說：我只答認寄文章。

你的書何時可以譯完？十天內能借給我十一元伙食費否？陳窮得怪，你來，伙食費非帶來不行的。其餘床和桌椅，都可以向房東借。我的皮箱磁花瓶請帶來！別的東西最好是全部寄到 E. P. 家。他們的放東西的黑房多得很。很想你來陪我散步。

素。20。

六三

傻孩子！維：

你不要說得那麼可憐吧，人生是蜉蝣似的受難蟲；是美蛾似的短命者。我們有生命一天，最好循着生的路勇跑吧。六號上午你來這裏住吧？上午的車沒有危險。六時許的車常常在途中破壞，四時許的車又怕下車後沒人搬行李下鄉。鄭君不走以前，桌子一切暫可交他保用，你想寄到E. P. 處都隨你。不過抽屜中的書和髮膏，望你帶來。藤箱中我的藍色花長袍和白夏衣，你能檢來更好，箱要綑好寄出。我的皮箱，花瓶，臉盆，請你一定帶來！

行李放在汽車頂上，不要票的，只要三百文酒錢。但衣箱還是要帶在手邊，切記。汽車一直到瀏河鎮，下車雇一個一輪車載行李，自己可以走路跟車。車價二角。一直到“新鎮江海遊巡隊”。不過雇車時要說明到“新鎮”。唯田陌雨天不好走，晴天來。維：

現在午後四時了，我在寫信之前沒有做一點事。第一是陳‘出張’了，於那個啼孩，要我代她的糖

葉；第二我昨夜一點也沒有睡，是失眠麼？是想天邊的蝶兒啣！可愛的蝶兒真會擾人神經！可愛的蝶兒真似夢影！縱有魔術的手腕捕得牠一時，一時過了越像落花的空枝。空空幻幻，心海潮去潮來。潮去帶不去煩苦與哀愁，潮來摸不着蝶蝶的輕翅秀倩！迷迷倦倦，摸不着輕翅秀倩！小鳥啼叫天邊。……家母妹已無着落，不知在地上？天間？劇曲老不能抄，心煩，心煩！祝安！

鳩啼聲中，素。4, 22。

六四

（六四至六六自紹興寄西湖）

維：

我決定在這裏住一晌，至少要續成第三幕劇，早晚這裏很風涼的，不過蚊子多而且兇，晚上絕不能用功。

我只帶了一本書來，假若你來玩時，最好帶兩本給我看。至若這裏你好不好來住，我心中還是朦朧，頂好你自家來看吧，有了住瀏河的失敗，我有些膽小了，不能代你作主。

緝民哥去天台山的事還是懸案，現正派人往那邊打聽有沒有土匪去了。

我想今夏無論如何要去莫干山看看，請你寫信問問 E. P. 先生！

你如何住法，請你自家解決！娘姨不用雖好，但你能自己吃得苦來？

你來否望快回信！來玩玩沒有不可的。

素。7,9。

六五

愛的維！

讀了你的信，心肝有些跳躍。你說：“以後決不會再做出不好看的臉色給我討厭了。”這確是我常常悶於心求於心而求於你的大問題……解決了。我總想原有的心，愛，不要破壞一絲毫，可是雷霆我也發不少了。雷霆發後我非常心痛，而招我發氣，都是你那傳統的男性中心的霸氣，以惡聲色壓迫女子的習慣沒有脫體。每當你那一連你自己也不覺得的惡聲色臨來，我憤慨之極，心中深處詛咒男子，更詛咒我不自覺地還交男子！……而且

想：我雖是蒙你的深恩難報，我還是要奮我剛斷的羽翼飛出，飛出陰影籠罩的愛之魔劫。凡我一想到這裏，心底異常淒涼，荒渺，虛幻……唉！……維嘯！

心愛的維！誰有真心要離開你？只要你從心求和愛的。

我自尊的腐心，決不能受愛人的惡聲，兇色，決不能受愛人無謂的壓迫！這樣我不對麼？

我唯屈伏於愛，曾投誠你的心懷。不料倦鳥的依皈，竟是彈丸的巢穴！啊，惡聲的彈雨，怒色的槍林！左想想，淚滴滴，右想想，血橫行……我們如何才能得到愛之樂？愛之真？

少奶奶來了，她直爽地說：“你那朋友還是不要來好，緝民要去天台……”

我再住幾天就回杭，這裏水是熱的，空氣是悶的，器械又不能洗，蚊子，蒼蠅多得怪。

K. J. 到葛嶺了嗎？怎樣住法你想定麼？湖水熱而毒，還是不搬好喇。祝

努力！

素。7, 17。

六六

維：

掛號信承你的德惠，使我昨天自己跑到城裏去取來了。你還怪我不寫信給你，我一星期寫給你三封信了，這是第四封。你呢，只有兩封。

你到底忙甚麼？爲大創作忙？爲新羅漫史忙？你大概不得不把我忘掉了吧？不得不求我因思戀而快死於思戀中吧？

我是如何地想着你啊！想得氣悶了，想得情緒亂絲絲了。你何以不多給我信？你是怎樣的住法？房子那末熱麼？但我總不相信會比東湖熱：因爲東湖的房子四面環着死水，熱燙燙的蒸汽浴在身上，又沒有涼風掠去牠。尤其是經過西晒的房間那股熱氣，晚上人走進去睡正像烘乾肉。

我還是想到葛嶺比較涼快，水比較好。蚊子也沒有這裏五分之一多，而且不利害。

我又起了皮膚病，在紹城醫，你願我回去混你麼？愛的維！我不知道要把這些情感怎樣處理？！我柔柔的羽翼，逐浪乘波地飛翔在你那……之間。

倘使憧憬的彩麗竟是一片烏烟……那末，維！你豔春的園中，將空此薄倖客了。

娘姨回去沒有？我還沒動筆寫文。終天有太太奶奶陪着談話。蚊又大又兇又多……

陶家儀禮，男女客不共餐，這是他少奶奶不想你來的第一因吧。維，你怪我麼？祝好！
素。7, 21。

六七

(六七至七一在上海)

維：

今晚看你給我的信，我從心承受而從心感激，並且要堅固肯定的這樣行。

我們鬧了這末多年的“愛”底歷史，若因為身體的有毒與不健康，便一世也不能達到狂熱的歡欣的焦點，那真是一文也不值！——在人生底意義上和努力做人上。

爲了這個：我近來翻來復去悶悶於心田，熱來熱往想同你商量的一大件。這是可羞的麼？但我是如何希望有熱烈的將來啊！哦，熱烈的將來！……

或許從此我們會決裂，斷絕過去未來底因緣的——切。爲甚麼呢？你知道的那廣東小孩子，我會

愛過他，至今還多少愛他。雖爲愛惜他嬌嫩嫩的青春，我不敢犯愛底罪；雖爲我自前年來那革命的烈火——你明白的那孤心勇往的革命的烈火圍繞了我底心身，使我不肯沉溺於愛；雖爲我對於你萬萬分的失望後，我厭惡男子，仇視男子。……然而他那迷戀我的力量，他那神魂顛倒有燻化鐵石心腸的愛的力量：使你忍拒絕，而不忍看；使你忍笑他幼稚，而不忍不伸出感動的在顫動的弱手去安慰他。

況他那愛人的嬌靈，豪放的氣宇，和均整發育的美貌，魁偉的身軀，玲瓏的曲線，將我一點禁錮的靈曦，不知不覺間引出鐵欄外了。我愛他了，我不能瞞我底靈魂。我還多少在愛着他或是在記憶他，因爲他是真正痛愛過我的人。

他實實在在是痛愛過我的人！！在當時斷然可以這樣說。他是給我痛過心的人：從我拒絕他的，他那潮湧的流淚；從我不信他的，他那鬱悶的流淚；從分別時他望着北上的火車，捧腹絞腸的流淚。……他底狂熱與他底迷熱，他底傷心淚和笑，令我何時想着都不免有些痛心……他是使我痛心

過的人！

爲着要除去這個煩惱障，我自去秋到上海的次幾天，便把他給我的兩封信和相片都扯破了。那時我又因革命熱挫阻挫阻到絕境不能翻身，寒寂的心境，忽然又火山噴發地想起你了。正是收拾革命的殘影想葬到創作中去時，桌上已是擺着你底鏡子，相片；正常在長時間對着那些萬恨之恨的紀念物流淚時，無端的海風把你吹來了。你之來，又給我有說不出的痛心或歡喜。

奇蹟的是你，他，兩方的信扎，都扣留在我家中我父親的手上，所以我自離家後越對於你們男性起懷疑，起反感，起毒恨。南風不把你吹來，我永與你絕了；L.S.先生不把他底問訊告我，我永不願再提念他了。

和你重逢將及年，我不把這些衷心明白地告訴你，任你責罵處罰吧。但請你明白：(1)我這樣愛你，我是怎麼也不想告訴你使你傷心。(2)我始終想把對於他那種悲痛沉潛過去；再加以父親爲我弄成的誤解，自愛心命令我不要重提念他。

無端地L.S.先生傳來他的訊問，使我驚心

了！抑鬱了！這驚心，這抑鬱，積極的走我底活路呢，除了排遣我也不知道當何以措置？！消極的走神聖底路呢，我將從此不問日白天青，花紅柳綠，去過那修道院生活，把宇宙當成我底大修道院吧！

維喲！深刻的眼淚唯有爲你才得流；行雲流水也是給我以深愁。

我是怎樣一個怪物！我，願世人都忘我！

祝你睡好！

素。17, 11, 6夜深。

六八

維：

以淚讀了你的長信。

在目下，我深信你對我不會懷疑，深信你愛我。只要多些時日，這兩條都是給你致我的命。

何以呢？我爲着你的來歸，絕盡了一切的男友，你的疑自然無從生。倘若我盡意地交際，甚至交W。那末，任我內心有如何清白，將來你我總有一個不得好死。我看透了你的不會疑我是不會徹底的。至你愛我，至多不過三年，而且何日一同住，

即時就會變成路陌，我曉得我要一面釘十字架（受你的氣）一面才能愛到你這個天地間唯一的寶。因為你愛我是從腦不是從心的，只有粗率的輪廓，沒有精密的液髓。我終究會吃你的虧的，吃你兇暴的虧，粗氣的虧，獸頭獸腦的虧。我每一想到這些，總想當熱愛時，先誅你而後自誅，免得枉死的悲劇。

然而這世上，除了你，我絕不望同住的調和；這人間，除了你，我絕不要人生的幸福。所以我悲悶。

素。11, 24。

兩天因(?)痛不能去醫病，今天惠元的女友們又來拖我出去看電影，我花了三元倒無關係，但病又退步了。胸背痛得要命，不能去看你；也望你不必來！請你善寶重！

六九

維：

我剛從Y.和K.的婚宴回來時，本想到你那裏去，一忽將近十點鐘了，不便敲你們底門。

現在我唯一希望你的請你安心！我自讀了

你底信也很安心了，不過你那些多餘的想頭老是使人生厭！對，我是不高興你打麻雀：因為這不能不使我恨及你已往的那些，那些……繼續地也是你將來的這些，那些……美人，妓女，賭錢，烈酒都是使你醉心忘魄，這些又似乎是你們天才家所少不得。若要辯論因為甚麼什麼而這樣沉淪，恐怕百個人體醫生加百個精神博士去分晰剖解也說不盡。

我若放鬆一步說：我不想管束你這些，同時我並不執着你是我底什麼人！我若拿緊一步說：我要嚴禁你那樣，同時你非如此不能說到相愛的價值！

維喲，我本不願對你這末嚴格，但我從來對你不執着，你給我痛心夠了。從此是要執着，執着，在你底手上心頭，加上鐵鎖。如你不服，請早滾蛋！！

前天我一丟去文稿，又是整天在外面看病到晚，而且連中飯都在外面買了吃，我對於這種生活真恨得透！所以晚歸順便去看你。雖你向來是陰氣的，沒有一點溫愛，沒有一點柔和，到底我一看到你總覺得舒鬆些，不料我這自利的目的，到頭是那末樣失敗！

我一看到你打麻雀，同時就看到你睡在妓女身上，這些都是你循環的必然性啊!!所以我氣。

我奔回來至接到你的信之間，沒有半點人生意味。知道麼?

9夜。

七〇

維:

你疑心見鬼的人喲! 你的信不要是那樣寫來氣我, 逼我! 你若定要逼我, 你不如快點雇頂花車來, 叫幾個朋友來證婚, 完了這回事省得你疑心不好?

但我總不願是這樣, 我想我們實在要好到做一塊的時候, 也要等我出七部書才行。像這樣的病中和這種貧窮, 實在會沒有快樂。

我傲慢了甚麼? 高甚麼?! 我只有心虛和自慚。

現在我不愛你麼? 還愛誰? 莫說愛人, 連友人都因你失掉光光光了……我對於這方面的寂寞和悲哀, 你是毫不顧的。而且還要做些罵人的文章, 標榜我的愛人是有那方面的才能!!! 而且還常常

想去做官，昭示於人看我的愛人是有這樣熱心目下的政局!!!

這二點你傷我的心傷到如何深刻處，你是不怕我的眼淚會流成我們隔離的河流的!

朋友們Ch., F., I. 都不愛理我了; 先輩則連K先生也不愛提我了。總之，弄來我的朋友除了你就只有H，硬拿我來漳州化了! 而你還不甘心，而前天還疑我樓上有無朋友。難道我樓上隱着W. 麼?

我十回也和你說了：我並不戀愛他，但W. 的人格光明，度量大方，我又不能因他的瘋頭瘋腦而毀謗他。而且何時我還和他恢復往來也說不定。

我的朋友你不喜歡，你不看他好了; 你的朋友我不喜歡也怨我不打招呼! 但我總不會像你那樣亂交朋友。

前早起我身上便有很重的病，因此不能出街買油買菜，挨餓到午后。等到你們來，我雖喝了一盃淡牛奶，却因出街三回買火油，米，菜，藥。我已痛得不能支持，H. 先生又來無謂的獎我一頓，牽制我在鬼窟般冷的客廳坐了一點鐘。他剛走我正

想弄點火烘烘，你們又來了，害得我吃也不能睡也不能，耐着不出聲聽你反覆的詰問。我那麼不出聲，正是制住牢騷不敢發，你要發氣來挑撥我，到頭我爆發了……

過後我很悔，幾次要去看你，並說明我的原因。但越痛得不能動了，到昨天到今早還是不能坐起來寫信，現在接到你的信才回你。

你說你終究會爆發，你在我面前的爆發還不多嗎？17元的時鐘毀了；抱樸廬的玻窗碎了；昨天又是你跑了。難道我有很對你不住的事，你是揭開了黑幕才對我大爆發麼？你殺我麼？啊，糊塗的男子！你滾吧！！你滾！我要打出迷夢，永遠看不起你們男子漢！鬼子漢！強暴漢！！

聽！我怕你，我老早在怕你，你畢竟是兇暴的，你沒有理解力。誠然，像你那末一味兇暴，不要理解，我們一定會沒有好結果，所以我怕你。雖然我心裏很愛，很愛，時時刻刻在愛你，愛你至於煩悶，至於想哭，但我沒有力量能感動你的心！！你實在不願承受我的心！！我每回贈熱愛給你，換得的是冷淡；我每回獻溫柔給你，換得的是陰鬱的印象或

是不理解的暴聲。我每遇悲惱難遣，走去想得你的愛撫，你不是把我當路人看，就是在打麻雀高興。

總之，我的心被你弄得七翻八倒，還要受你的冤枉！！

你這樣子還叫做“還愛的債”麼？人家贈一萬兩的心血給你你認為是一擔無用的糞土；你給一粒芝麻大的愛與我，就說是泰山大的黃金。

我，這些話說來徒然使你討厭。本來愛只有送的！那怕你對我的愛向來是沒有強烈與溫柔，我總是愛你愛你啲！！

將爲你苦死的可憐蟲啓

1928, 12, 22。

七一

心愛的維：

這一談一切皆明白了吧？我很快樂，因爲你對我真有愛。尤其是你爲我哭了兩天，我是多末開心啊！

心愛的啲！從來沒有誰能動我的心像你對於我，我對你的愛實足以自豪的！！這種熱烈鮮紅的

花，人生只有一度的。

愛，我的維！如你不能遂我愛，我只有瘋狂以至於死。這隱衷你好像沒有看出我的來，倘事實不變成這末一齣悲劇，我也不願你明白我這隱衷。

愛，我的維！我一心禱祝而懇願的，是願你好，千好萬好，能滿我狂妄的愛，不，我們彼此都要好好好，期望真愛永愛。

在我有缺點自己不知時，你儘管苦諫；同樣願你能納我的諫！

我很想你回家省親，只要不做官還有別的方法。但我也很想你的身體快好，你的身體已壞到令人看了起不快之感了。

愛！不要錯解我，我不是嫌你的身體壞。不過在你這枯皮瘦骨上，怎麼也點不起我灼熱的火來，我每見你只有深悲痛心。欲即又怕挑撥我熊熊的戀火不得收拾；一離又怕貽你灰色的悲感。維，我心愛！你也難，我更難，你不知道我有如何強烈活潑的晚熟的青春！！

從心恨你從心愛，你快把宿病醫好來！你要早起早睡多運動，否則只有沉淪……

素。1928, 12, 23夜。

七二

(七二至七六自上海寄漳州)

維喲!

你昨天該到家了,你是快樂的,我祝你多享些家庭的快樂!

但是,心愛的喲!我想變隻鷺鳥,急急把你擒了回來。維!我的維!我想你想得一百萬分難過,今早到夜病臥床上總是抱着我們的相片那張廢影在儘看,儘親,我一看那張相片便覺得是無限的快樂,幸福,——有生以來沒有這樣的幸福!

維,我的心!我喊了你幾百聲你聽見麼?我真要一聲就哭死去了。啊,你是不要我發呆病的:你對於我沒有深刻的愛!可是你一去我什麼什麼都空了,好像身子都空得沒有了一樣,若不是爲着有苦痛的病。你快來吧,我的愛!!快來吧,不快來我要病死了,不病死也會想死喲。

你給了我這樣奇重奇重的病自己便走了,真是無情!!若是你在面前,我的病要減輕一半。現在

想起早已這樣淒涼，總是眼淚陪了我的晝又陪夜。而且自己不能起來那一天，連粥都沒有誰煮給我吃，想起來不可憐嗎？

這種時候唯有叻我們的合影驅逐悲痛。

維！怎麼一離開你就會這末想你這末愛呢？這無怪，我們真正的快樂開始在除夕那一晚，靈肉交感的極樂后使我的魂魄刻刻繫在君身。我新婚的嬌郎，我痛愛的人嘍！熱烈的深切的擁抱我不要離開我吧！我何時都對你深愛，雖何時都不滿意你對我那不及格的愛。但你的病如果醫不好……！！

素。1, 29夜。

七三

維：

你還不來信，曉得你路上怎樣了？昨天我一心想扶病去寄東西給你，後來到S.T.那裏商量雇娘姨，竟病着不能再去買紙包相片，今天又痛着不能出門，明天，可以付郵了吧。

自你去後的第二天，我便是腹部左腿敷着同鴉片煙一樣的黑藥，每天還要自己換藥，黑油油弄

壞了的衣褲也沒人洗，一點一點要自己跋涉着去幹，結局天天給醫生說空話。她說：定要睡，不能坐也不能走。我的房東太太總說她病了的下女妹妹可以做事了，弄到我現在也請娘姨不成。一天顛顛倒倒在房裏走，弄這樣那樣實在苦不堪！！

哦，愛的維！曉得是這樣不該讓你回家，但你既然走了還是望你安心和你的母親過舊年吧！心愛的，你儘管安心！我一定雇得娘姨到。縱房東太太要討厭我雇娘姨，我此刻痛得這末利害不能搬家，我不會理她的空話。

你千萬不要急急趕來！等你來我或許能走了。你是知道我的病每每是起時烈而退得快。

昨天我在S.F.處把最後的27元拿來了，還了房租剩下的還得替新請的娘姨買兩條被，這你不必爲我那末着急，我想問S.F.借一點錢來度活。至若我自己只能遵醫生的話休息，從此一月不寫東西不坐。

最心愛心愛的維！！我一想起我們的愛情的狂波就要流淚，在我們演悲劇的時候我精神上受這末大的奇痛，軀殼也屢瀕於死地；我們演喜劇的時

候我病體要受這末大的苦刑。你是甚麼寶貝甚麼王子喇???

維，你要是不脫離我以上，你真要痛愛我一下呀！你要加強些力量來愛我，再不要和別的女子愛，混，偷情……！！

啊，說到這裏我真要氣絕！？你是見美動情的，你和人家混了，投情了也不會承認的！還說你沒有去愛她！不愛而混而投情就應該嗎???

任如何講共產共妻，愛是不能共的！我要獨占了你，愛歡生殺你只有由我的！

我的愛像一顆榕樹的種子，種子一種在你身上我就要永永在你身上生長繁茂的，我這株固定的榕樹，不像有翼的胡蝶，只向花深處逍遙，享樂，我只在我生長的地皮，把牠的精液水氣都吸去。心愛心愛的，我要吸盡你的血液才遂心喇！所寫的信沒有發，是爲着怕你知道我的病重怕你憂。幸而這兩晚可以睡得着了，痛也減輕了些，不過每一刻鐘總要痛痛的。你不要憂！！但望你隔天或隔兩天必來一信，把你愛A的心的一半來愛我！我在病中不能坐，還扶起來爲你寫信，分別九天寫了五封信給

你了。你至多是兩封剛投郵吧。

痛得不忍強坐了，別了吧。

心愛心愛的！你千萬珍重！

素。1。30。

兩天來一封信不要忘記！

七四

維，愛的人啲！

假如你沒有甚麼必須留在漳的事，望你快些來吧！我想你狂了。每早晚要爲你流淚的，好像你在抱着別的美人接吻那末傷悲。維，你今生真不會愛別的女人了麼？不要愛了人而騙我啲！

我明白了：世界上只有不貞的女子，才能得到他戀人底真愛。只有我太蠢了，一世給你把我當蠢子。假如你不給我這鬼病，使我每部的生殖機官刻刻都在痛楚，我這次定要愛愛別人給你看。愛的維！心想你就能來，莫再帶你新的污穢、罪惡，把我活埋去!!!

相片付寄，只不要給你新的戀人看！

素。2。8。

七五

愛的維！

除夕的下午三點多鐘了，眼淚從昨晚乾一陣濕一陣地流到了現在，到現在，除了一粒藥丸外，今天我還沒有吃東西。

惡病的反覆，柔心的悲愁，維！爲了你，過了今年的除夕，爲了你，不得再過明年的除夕。你何爲待我一天天地冷淡？！

在這悲笑悲哭病苦中，報個消息我們大家快樂吧——你底 P., A., T., 都來上海了，A. 更得了很榮耀的位置，你猜是甚麼？還是你叫她成功的哩，你不爲你送盡了心身的戀人歡喜麼？聽說 P., T., 是官費派送留學的。A. 得了美術學校的校長。

寫到這裏，接到了你廿一號的信，維！你對於你的 miss 黃和她姐姐住得不舒服，比對於我底惡病還當心百倍哩！你幾封信簡直把我的病忘了！而對於她底事是三番四復說了又說。

我不怪你心心念念戀着她，而恨你慘酷殘忍

的苛苦我。心愛心愛的我的維嘯！你自己朦朧在黑暗中，信了妖婦的話你叫我演了五年悲劇，我底悲淚爲你流乾了，心血爲你枯盡了，我從九死一生才博得今日的一息氣，你並要將我這一息氣而也奪去麼？你問我：“如我愛了miss黃，你將如何對我？又如果她有心愛我，你將取怎樣的態度？”

維！我答你的是如果你們兩相愛，真愛，痛愛，第三者誰都沒有隔絕你倆的權利。我除了割愛，解放你去，是再沒有別的法子了。縱有，只有自殺。啊，自殺!!!

但我還要求你一件：萬望你將miss黃帶來，我當着她和你把你交給她，我要愛神似地把你倆緊緊地擁抱，祝福——這點，望你答認我！答認我這一生底青春，性命爲你犧牲了的悲劇主人公底請求!!!不經這一番手續，你不能公然愛她而將我拋棄!!

維，這是我對你的總回答，包含愛和恨。究竟你們愛否我不曉得嘞。

一月前你還說你不會再愛別的女子，現在你全瘋了!!你瘋了還命我也去愛別的人。你使我病

到這樣不能動才用這話來絕我，你真聰明呀！

愛的維，你若還有一絲毫意思要見我一面，望
快快來！我的病危險。

素。1929, 12, 17除夕。

七六

(在上海)

可愛的維：

你心的美，使我跪拜你底心前，不知道說話。
心愛的維，我只能給你這末一個默禮。

你在那裏是住不安的，你說安是刻苦自己安
慰我的。

維，你不要太勉強吧，不可住的時候還是快回
來！老潘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她不來你還是回
來。今下午這末冷，你不怕冷麼？我想替你送衣去，
但心口上總有點熱，又怕送去你不要穿。

我底花開得很好看，吃過晚飯可來看花！

今下午才安心開始寫文。祝

安！

你的素。5, 11。

七七

(七七至八三自吳淞寄上海)

維：

你那綿綿的長信使人看了，要償它無限眼淚的，但運命既使我們不得不隔離，絕離，我現在是以冷眼對付運命的，所以我不覺得這次的離絕是怎樣地感傷。

我的情熱，我還有力能應用我的情熱以上，我把它搬到另一個天地去就是了……

我不追回往事只希望明日，這，你也是一樣。前程還有我們的立場，我們大家努力吧！！

搬來那天我病得很苦的，當時不敢告訴你，當夜氣喘胸痛喉中出怪呼吸聲，苦得兩天開不得口，今已癒，星期日到上海去。

素。1929, 10, 15。

七八

維：

昨天我實在不願和你遽然分開，只爲着苦痛

的鼻病怕凍寒，不得已趕早回校了。

本來前天去滬時，即想先看看你再去赴會，爲着時間來不及，只得壓住自己底意思。

希望你不要再說我對你已經冷淡了！我現在對你如何，我不想說。其中底蘊意深情，唯有在我的苦悶中能深刻地體驗，我日常時時刻刻在這體驗中尋味，幽囚着。

維喲，或許你不知道：我底情血已凝成了焦塊；我底愛火還正在燃灼着焦焰。然而我不得不穿件冰雪的外衣，抵制內炎的衝發的一切。

這一切於我底身體精神會發生甚麼影響？我唯有灑淚着嘆那運命的弄人。

勞大事成功麼？望你能安心修養，做事！爲我底病憂不如爲你底健康注意。

昨晚我回來鼻病極利害，這晌每晚總爲鼻病苦着到三點鐘都不能上床。再割既沒有錢又怕危險，聽它又經不住夜夜流水，發炎，呼吸阻塞，頭痛的苦痛，真是無可奈何！

朱媽來請她帶瓶“火酒”“捉鼠機”及“空餅乾箱”來。毛襪買一雙可以，帶三塊錢給我零用。

又內山的“世界文學全集”我底意思還是買必要的小說一部分可以了，若要全買，須得七十元。我想省點錢來做件外套，這件袖短不適外用的舊大衣，不得不在房裏穿污它。請你去內山對他說明！須用的小說，日後我自己去選，不必他送。

素。11, 18。

七九

維：

離開了應該親愛的唯一—溫暖的你跑到冰霜雪窟一樣的海濱來避難了，這無人相識冷似酷刑的海濱，是我唯一的埋憂處！

今晚我自五點半鐘離天通巷，一直哭到八點半鐘到梭時。因為兵車，馬隊種種，火車在天通巷與江灣間停了一點鐘，在江灣又停了一點鐘。

所帶的一刀紙，在火車中早已用完了，鼻水之流得急，彷彿苦旱後的暴雨，整一個車中的人，老當我看把戲。

但有誰知道我的苦呢！我頭脹得要開口呼吸，吸那滿車三等客人吐出的濁氣，淋漓的淚水灑

濕了衣襟灑濕了地。

爲甚麼這樣痛哭呢？爲鼻病？鼻病雖然今晚達到極點的苦，然我還有一死對它。我的哭純是想起我們兩年以來的形形色色的慘境而哭。

維，在你或不承認我們的生活是慘吧，在我覺得悲慘極了，我精神肉體都受着磔刑。

這晌承你來信常常說愛愛愛，我相信你有這末的好心。但我只覺得殘酷的運命只遺下我不能言說的悲劇，所以我唯有哭，我時時哭，夜夜哭，此次之來吳，不啻是自己掘墓而自葬。

你每每說我待你冷淡了。要我在這種情形下熱情，我就跳在沸水鍋中去煎死還聰明些。

我是用盡了力量，壓制我自然的精神的表現的。我要我的熱凝凍不許起風波。

我最傷心的，是你使我此生不能和你作共同的生活：你頑強的性癖一切主張自己是；你縱娘姨昇天，住居一切，一任娘姨的所爲做標準，屈我過非人間的髒的糟的生活；你自己不願過有秩序的，清潔的，整理的，時間頗規則的生活，使兩個人的暖巢，形成絕對的不一致。

還有，你不着重我的時光和工作，使我和你住一月必空花我一月的時光，同住十月便空花十月的時光。

這樣，你在和我說愛，我就在和你說苦，是自然的。往日我向你的長說短諫你既不聽，我這次決心理骨清閑境以自哀。

我算犧牲了我的愛，剩下的是淚和哀。——離別那天，你說還希望將來，我不知道將來在那裏。你不肯犧牲你的非，我只得犧牲我的愛。

像今晚我的鼻病，這末苦還要冒着寒風征歸途，若是真有我的愛人在……

素。11, 25夜。

八〇

維：

當然，有許多地方，我是非常感激你的，我永遠不能忘你的情的。不過我所以不能親近你這一點，你似乎還不甚明瞭。

維！其實我從心不願你明瞭，各人的悲劇各人擔當，我之怕親近你該歸我痛在心肝。

况且我的心肝劇痛非一時半載了，沒有藥沒有人能夠替我治療，有的是你，但看你若歸於絕望的悲劇。維，我的心有如何地焦灼，只有夕雲蒼天知道。

我是用盡我的意志力壓制我活跳的心情，我終日困愁在煩惱的絲絲無邊的悽運，望滄茫的歲月無時不在喟嘆，想可憐的愛——維，靈魂常在戰慄。

維，唯願你把我忘記，我就埋哀在這窮僻的鄉裏。維，你要意識地明白，我們是絕了交的，是我們經過無數的考慮無數的哀泣協議了絕交的。如何你又不堅持你的意志？如何你又隨便玩弄人生，‘善’同‘不善’去妥協？

我是不能妥協的人，我有勇氣斬斷悲情。這次我丟開肺病不醫，帶着咳嗽來校做絕不願做的事，在此日受海風摧殘我畏冷的病體，夜受北風凍成我的奪命的鼻病，坐看病體殘傷，飽嘗悲苦况味，這是爲了誰？爲名譽還是地位？維，這裏，是不是我絕交后的避難所？我是帶血帶淚含哀來的，來我的避難地！

而今，你把絕交一事看成兒戲，把我的苦痛視若無事，我的悲，哀，惱，勇氣，還有甚麼意思？！！

如要說我是你的人，你該設法醫我的肺病；你該找暖地給我調養，使我不致因鼻病而慢性的自殺；你該修養健全的身體，不致遺毒一而二而無窮。

我如今抱着一身的病不醫，還爲着生活奮鬥，爲着將來奮鬥，爲着情愛與社會奮鬥，我雖痛苦淒涼，我的行爲是做底的，這徹底可以慰我滲楚的心靈。

你食言毀約說不要絕交了，這樣，明明是使我的生活矛盾。在你以爲這矛盾可以慰我的寂寞，在我感覺這是比地球死滅了還寂寞，這是沒有破壞的勇氣又沒有新生的彈力的人的苟且。有新彈力的人，能伏能翔能鳴能蟄。

聽吧！不到養成健全的體格，改掉個人主義恣意任行的癖性那一天，再不要向我說愛！！但信我，無論結果如何我是痛愛你的；我是你的人！

素。1929，11，26日。

八一

{ 124 }

維：

你真是個淘氣的大孩子！寫那樣的信來殺我，難道“浮士德”中的惡魔跟上了你麼？

自那晚別後，我是時時刻刻在想你的，但不知爲甚麼比別的時候想得格外淒楚。

Miss張送我一腿天鵝肉，我總在望禮拜五到，我要送一半給你嘗嘗風味。到頭禮拜五不能去上海。那是因爲我沒有錢了，問會計處去支薪又老得不到回答，後來還是Miss張借錢把我，但已是黃昏時候了，不能再去上海醫病了。

那天你看我不到，就毫無道理地罵我待你冷淡，洋洋幾千言的傷心刺骨的話使我無處訴苦躲身！

你見不到無錢的病人去拜訪時不好過，便平地生波向我說冤枉話，我因無錢不能看病所致的要命的鼻病的痛苦，又向誰去歌去哭？

況且千萬言一本的試卷堆在眼前，我不得不去理它；要供給的講義，我不得不去找書來看來編它。你以爲我在這裏很閑很好過，不知我連吃飯都沒有從容的工夫，有說不了的苦。

你怪我沒有給消息你，我自己也知道太少書信了。但我不是不給你信，我是有話也說不出，對你說不出的苦啊！

橫來說我冷淡，逆來說我冷眼，你這些話真說得對麼？還是傷了我的心你會取得笑嘴常開的快樂？

你說我太使你傷心，苦悶。不知到底是誰使誰傷心，苦悶？我所愛的人在人生的意味上等於零，在愛情的深刻，纏綿上也等於零，照這樣看，在品格的了解認識上又完全等於零了。你要我不透傷心，傷心透，有甚麼可能？

維，要不是你有好處在我的內心深深藏着，像這樣無端地暴雷迅電的急劫，我真不知道會演成怎樣地結果。

人生沒有內在的溫柔從自己出發，沒有好人的身體獻給愛人，而想用怒吼的手段得她人的全血全靈四季融融如春這是你的大錯特錯而不自覺的地方，何可更冤枉人哩！

你說“許多不幸的結果，都是由於不真面目得來。”你該證明我待你甚麼地方不真面目。你說我

以半嘲半笑半諷刺的口氣來和你談話麼？淘氣的小孩子！這種話你說我的比我說你的多十倍呢。不過我不把你的話看做嘲笑，諷刺罷了。你對我說的比我對你說的難受十倍時，我只當時私地裏不快而從未和你抗過見氣過。我以為至好的友人尤其是至好的一對愛人之間，常常不免要說這種笑話。若要見氣起來，真太把自己看渺小了。一對愛人之間，在特大的錯誤的地方還貴要互相原諒，大度的原諒，何況這種小地方呢。我很記得，你總有三十回以上笑罵我很難受的話，我只以耳官感覺再沒有向你吵過。

反之，我們幾十百回吵架，多由你愛見小氣和你疑心見鬼而來。你這個習性真要快改呀！你是對我對人對自己都非改不可的。

甚麼愛我的人多着，保護我的人更不少！尤其是你25夜那封該死的信——甚麼你不像人家會做幾篇狗屁的批評文章……甚麼你沒有革命文學家乃至革命詩人的虛譽，……我就對你莫名其妙，憤憤的神情，很傷你的心。

你又說：這卻不能不使你失望，愛是要名譽的

麼？要體面的麼？我不及人，不如人……

維！你這種疑心見鬼的根性到底何日才能拔除。我不能受你這樣無謂的牢騷和侮辱！！

你以為你這些鋒刺刺的話罵得我痛快，我卻為你這個根性絕頂的爆發，使我對你整個的人都失望了！！你知道，你這樣一來，我是如何地傷心啊！我的愛人是這樣地狐疑鬼怪嗎？我的愛人是這樣不了解我的人格嗎？

好，聽我對你誓對天誓：——我在車站並非真心踢你。不過是因看見P，而想到A妹對你說：“我要打死你！”的話，故我回P的話是：“如他要送我到炮台灣，我要踢死他！”在歡樂的遊玩后，這話出口的當時，是有如何的愛意與愛嬌嘍！而一位以美少女故，她的話被你讚為美談，一個以運命該三下五除六故，致被你引為絕交的口實。“人之遇不遇固如是乎！”

至責我碰着F的時候，我和他說幾句話，便睬都不睬你。維！請恕粗忽的我，簡直沒有注意到這個！這是千千萬萬真的。無意的失禮是有罪麼？我匆忙急殺地對人說兩句話時，定要回頭看看你

的麼？隨便你定我的罪吧。但你該記得當時的情景，原爲你說是六點半鐘的火車，我們很從容地走回。到施高塔路口你忽然說是五點半鐘的火車，我一聽急煞了，一心只顧要趕到火車，甚麼F.，若不是你大聲叫我停着，我並沒有看見他。若我不招呼他便走過了哩，他不也同你一樣疑心“這女子有了楊騷，就不睬老朋友了”麼？總之，做女子的真難！因爲女子似乎是應該給男子加以不正不義的譏語。既受社會無故的非難又要受愛人的毒刀利劍的痛刺，她無罪也要她死。並且必然地要她滿身負罪，只要誣得她上。

維，維喇……！這些話我本不願意寫的，我早決心用沉默擔當我的苦痛，悲哀。

是，這四十天來我是想絕對地沉默，借異地的風光療養我的病體，雖舉世不我知而我識，我的身體還不想送它到獅子的口中去。但你的信來得太暗無天日了，我當不起你殺人不見血的快刀。

自接到你的信，你知道我哭了多少？你的信是昨天中午時來的，當時我迫於要上課沒有把它帶到教室裏去看。下課又因看女生賽球去了，直到四

時多才回房看信。自看了信到今早九點半點，淚眼絕少乾的，真的，昨晚我哭了一個通宵，今早起來想寫信回你，而胸上似壓着無數的石塊說不出一句來，只有眼淚眼淚，串串連珠玉墜。

照你的來信，我們還有甚麼情感還有甚麼愛？不如一默以永訣吧。我那裏來的話說？！我只有終夜的嘆聲與泣聲在叫着：“甚麼叫做愛？！甚麼叫做情！我這純潔的專誠的熱熔熔美如花的愛呀，從那裏去找出路？”

傷心病狂的哀歌悲啼渡過了今天，苦病齊作成連環，我身如落在地獄之深底，我靈飛在雲間。無人解我苦中苦，我又要對誰泣訴？所以我整天的苦悶沒有寫一個字，只望一班一班的火車把我從房中載到你面前，你面前，該是開心的樂地。但你面前呀，也許比朔風還凜冽？

這話，啊……一切都因你的信使我的火要爆發，爆發，爆發！！

維，我為誰要跑來？如你的話為着找好的新生活麼？如你的話為愛我的人多着麼？不！為着避愛情的難。為着避難帶了肺病來上刑台。

I. 因肺病辭了教職去休養，我因肺病帶着咳嗽到校來吃粉筆灰於講堂。我在這裏的忙煞與飲食之差，簡直是把身體放在度外了。而我忍受忍受。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的苦痛麻煩我自己擔當，不要累及你的金錢給你去休養休養。所以我的苦不敢告訴你使你憂心，這就是被你視為我的冷淡了。這就是我冷淡的罪了！

況且我對你不冷淡也要冷淡，你，你何曾知道我苦痛的深淵！你只知道從狐疑鬼怪而生的無謂的自尊心，而忘了你這以低劣的心度人之心是傷了別人的心和品；你只知道你有肉有靈，而忘了她人也同你一樣或更高深。

你向我叫道：“我是一個人！”的標語，難道我便不是人，而是個幽靈？啊，人是只曉得有己，不曉得有人！人是只曉得自己的煩惱，不曉得別人的煩惱的春。這樣，也配得稱為愛，為知己嗎？啊！滄茫！漂渺！！

素。12, 1夜深。

八二

愛的維：

我們做夢一樣地進了愛的深宮，我底魂魄全在那兒陶融。

維！你對我既有這樣地摯愛，我願永生柔和地宿在你溫暖的懷中！

我從來就願意對你盡我能盡的深愛，柔和，只祈無外界逆意的事來苦我。

維，今天的別離，我有無限的纏綿，難割，我真不捨得別你獨歸校來，你的力牽住了我的魂魄！

維！我至今才知道人生的意義，同時也感覺家是我們必須有的。像這樣勞燕分飛，歡樂一任相思苦鎖住，我是不適意的。我願常在你面前，看你曲美的嬌唇秀媚的眼睛所表出的征人的愛的表情；我願常親着你的溫暖如小兒含着母親底乳頭；我願痛快地過過愛的生活並偕步走向上的路。

維！我愛的維！鍛煉你底身體退你的病吧！趕快創設愛之樂園吧！不那樣，我終不相信你的愛的價值，我們不能常常放鬆現在，只希望未來。

學校發薪了，但全是靠不住的“××票”，我想拿去向你掉，你先用時可以先用掉它，望你留些靠

得住的票紙給我慢用。有工夫請你帶來！我很望你能同我在田間散步數小時。望來！

你的素。1929, 12, 6。

八三

維：

這樣的寒風細雨望你來是我太無人情，應該我去還近道理呵。但我今早起來覺得下腹和腿痛，心神很不安，發熱，頭痛，彷彿那鬼病又來了。

維！你不是聲聲說你那病已經完全好了嗎？怎麼你的病又會再到我身上發作？我最怕那個鬼病來跟我，今春你和我開始半夜之歡，就忽忽的回家鄉去了，丟我在上海被那病苦得死往活來，那真把我苦夠了。

這次我怕再陷到像春天那末重，使身上各部化膿，使腿殘廢不能動，所以很想早點去醫，望你快來帶我看病去。

我所領的××票紙，這幾天不用恐怕會用不去，我不甘將一月勞心勞力得來的報酬落個空，所以很希望你來把票子拿去先用。

我是很怕出外的，這樣嚴寒的海濱風又大，我沒有一件綿衣，皮衣，禦寒的衣裳。

一切不自由都爲着金錢，害了重病要累我不能賺錢，並累我一切的工作都不能做。不能做我的工作，我是最苦悶最苦悶到頭的；以殘病的身體來累你，這又是我最不願意而且最厭惡自己的。

愛的維，我們不應該因愛弄出致命傷的病來，請快替我掃除我身上的妖穢障病！若被那毒病纏住痛苦不堪的一天，我的愁眉是一天不能展開的。維喲，你替我想想我的痛苦，想想我的生命，快除去我這病吧！

心愛的維，我知道你是愛我的，然而你要一手拿着兩個。不，不僅是兩個，你要一手拿住我死不肯放，一手還要去拿花花色色的各種女性。這，你是傷我太厲害了！還要我常常向你擺出笑容來！

我愛你的心有說不出的深刻，你却不讓一個餘地給我表現。還總覺得我不如A.，黃，她們那末可愛。這，你又何苦還要牽住我呢？！

我的維！愛的美酒把你醉夠了，你應該醒醒吧！你拋除一切的障礙，和我好好的快樂的過些日

子吧！畢竟我是最愛你的，我為你淚流乾了，苦
夠了。

你的素。一九二九，十二，八。

八四

心愛的維：

一班班的火車到着總想你來了，一班班的火
車到着要使我歡喜一回失望一回。你爲誰不來呢？
我寫給你那兩封信都被天女吞去了麼？

愛的幸福正發展在我們的面前，我是無時無
刻不在懷想你的，痛愛你的。你也不是一樣麼？

哦，或許你不同我一樣，我看你對於這次的歡
愛後只是沉悶，沉悶……誰能斷定你不是因爲你
一個人沒有愛着我們兩個心性相反的女性啊？！

你不歡喜我們的愛的成功，便是我絕大的悲
哀。從來我們的悲劇，是你於我這個可愛又不可愛
的人以外，還構想懷戀一位天仙；此外，就是你那
不能應付女子的病體。你不將我們過去的不安，悲
劇，慘淡，吵架……思維思維想法改善，反一心疑
我性燥，我已甘受你的冤枉不少了。

若是你此生誠心專意單單愛我以上，我一切都
不必說。但你這可憐的男性，你到底怎麼愛我爲
我或愛她愛第三她第五她，她，她……呢？那只有
星天界上的女神知道。

維！你我的關係，總是一齣悲劇。我覺得我愛
着你就像愛着一隻飛鳥，你永遠是我的‘流星’！

爲這，我又連夜睡不着了。你的素病了。來！

信寫完了我又痛哭了一趟，我又將重要的意
思忘了寫，現在來補充。

愛的維！一切的悲劇都怪天不該生我，有 A，
又有我，而我的死比沒有生過還可憐：因爲我一切
的善，她想借你的力來毀壞；我沒有的惡，她要借
你的影來造成。結局，在你和 A 的愛的過程中，我
是個該天誅地殺萬死不可復生的醜鬼！你自然更
不喜歡愛着這末的一個醜鬼。

維我的心愛！聽我的心聲！我再不阻你去愛
A，也不勸你去愛那手拿着毒刀來殺我的女人。一
切聽你自由自決。愛是不能干涉的，我再不干涉你
的愛。但你在愛她去時必須把我丟開。否則，你和
她有一絲毫的舉動，心懣，要告訴我。

素。12,9晨。

八五

維：

我正要寫信給你，剛好你的信到了。

我因為那天找不到房子，覺得住居問題太困難而討厭，便給學校留住了，昨天已勉強上了課，這不是我的辭職心不決，是我的心太軟容易被情勢感動。

你想，教務長和代理校長挽留了幾點鐘，晚上學生又作環圍我不讓我走，在那時，我被感動的心真說不出話，結果是辭退了新課而小說劇曲仍是擔任到今年夏止。但我的內心是怎樣苦啊！我十二分不願再留的！

房子很好，你自己租起來住同時分租不好麼？本學期我還是住在校裏。維，你該諒我的話吧，我實在覺得有不能和你同住的苦衷。一和你住，對於所謂養病問題，那簡直是前門驅虎後門迎狼。

關於同不同住這問題，我實在有複雜的痛心複雜的感傷……所以我避……避也是感傷。啊，總

希望友誼的生活下去！

我月經來了，日內不能去上海。

素。2, 27。

八六

(從上海寄杭州)

愛的維：

我要對你說什麼喲！我狂了，只曉得哭悲恨，瘋走高嘯毀東西不喫飯……一切都爲着你變而我還想你痛想你。但要我對你說什麼呢？我頭痛得要開了，眼是暈花的，我恨你！你給我的病很重呵。

維，你是要看我的信麼？信好多都有，不敢發又不願給你，寫了又撕掉，總覺得沒有寫信給你的必要了，反正你永遠都不願了解我，反正你對我是欺騙得到就欺騙，反正你對我無所謂強大的愛情，我是你千百女人中的異色的點綴者罷了。

維，你又欺騙了我！原來我們是約好同到西湖去過今年這快樂的春天，同醫病，同時我去管束你這野馬的。要不然，我們就斷絕關係才讓你去西湖，因爲我不能是那樣當女王八蛋儘替你擔心

思。而結局你是絕無誠心願我和你過春天，絕不想我和你僅僅地渡一次精神上快樂的春天！竟背約了躲藏起來了才命我去玩兩三天！你想玩兩三天是我高興的嗎？你忘了我從前說：“我不爲管束你或不能同住快樂，我是不會去的。”麼？

爲可憐的經濟也爲我看透你並無誠意和我熱烈的勇敢努力地去度快樂的春天，所以我才忍痛着讓你先去，我不忍因爲自己不得快樂就阻止你也不快樂。

果然，你一去一切都反約了，連給我的信都冷得澈骨了，據經驗告訴我，那是證明你是變心了又愛上了她人。但我并不這樣想，只感覺你這一來異常使我心痛。傷心人別有傷心語，未必傷心人連陰慘的嘆息都不能了麼？而你前天寫的信是那樣責罵我！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何爲如此不幸!!!

我最傷心的，是你無誠心和我快樂地度這春天。愛的維，我們七年的相識，我爲你只是流了不盡的傷心淚，并未嘗快樂地同度過一次夏，秋，春，冬，這長長的七年是我的愛之結晶時，是我的情光

最盛時，然我得到過甚麼？盡是慘澹的暴風交織着悲傷的淚雨。你呢，得過幾個女子的愛，喫過幾個女子的肉。

何時只知道圖你一個人去快樂，遺下殺人的痛苦你不管，把我吊在半空中將半世，你何嘗想想過我的悲劇！我的悲劇太痛心了，一想便要淚流悲嘯，提筆不免帶牢騷，不料我的信竟得罪了你，在我信上僅有輕輕流露點感傷，就算那樣犯了罪可引起你那種無禮的痛責嗎？哼，索性大發牢騷吧！——

“不平則鳴”你欺我負我給我前前後後的痛苦，可供五部痛史的材料，而你想我要像馴鴿子，屢次放在刀俎下宰殺總不許牠出聲嗎？你怪我悲音幽怨使你灰心，你要我對你溫和才好。聽我吧！我的悲音幽怨還是爲着愛你，才抑制如噴火的憤怒化爲悲音幽怨；要我對你溫和，也要你接受我的溫和不雜邪慾異戀呀。你一輩子把我當傀儡對象，給外人稱我們是夫婦以自豪，而你的胸前背後心底，還隱藏着妖精，蕩婦，天仙，把你的精神肉體送她們送光了還來騙我，說你對我是如何真如

何愛。或是板起面孔對我如兇神，或是冷若冷霜像個石膏人。我的柔情給你害得如波激蕩，一落一揚，顛倒不知正軌了，你把我吊在半空中，如此一年一年地要鬧到頭髮白？啊，這種悲戀多劫的慘痛，有戀無託的空虛，寂寞帶傷的靈魂與苦餓中毒的肉，我忍受了忍受了長長的歲月，我覺得，覺得怎麼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這樣，這樣等着等着，若沒有一個明瞭的解決，我情願自暴自棄地，自暴自棄地快死去！

一個情熱者的柔情誰不想把它當美酒似地對愛人的唇上敬送？可是我想敬送柔情的夢想都成了碰壁禍！我強烈的偉愛，是怎樣想你微笑地承受，把它放在調和的空氣裏加強我們的活力？可是這可憐的愛呀，不知經了你和她她她跳舞鞋下幾十度的蹂躪。你若真愛我，就該留一塊乾淨土使我的偉愛有所寄託，使我的柔情有所施展。我不能空空地再等等等等到頭髮白，我不是生來為你憂心戰膽的，我不願再徒然和你掛一個“愛”的名，只為你長流淚了。我要有熱愛，溫愛，專愛和強力！！我要求熱愛溫愛和強力！！我要求你專愛！

這樣，你能來，我們就愛；不能來，就絕交。我是想透想透了要和你快樂地過春天，一同醫病努力。以前我們是這樣約了。現在你放棄了這兩層目的，既不要我和你度快樂的春天，一道住着，又不醫病了。只叫我去玩兩三天，那倒底還有甚麼意思？我不是太平天下的優閒公主，我有緊要的工作，沒有心去看湖上的紅桃綠柳！你毀約了，我還跟隨你去幹嗎？有人說你愛了王姓女人，王是誰？？？可不是你倆在快樂麼？

素。1931, 4, 11。

八七

(從上海寄西湖)

維：

不等你叫車我先跑了，雖然使你難過。但連日弄錯開車的時間走不動，這不得不使我焦心起變，不別你先趕車去了。這是我對你不住的，你的責我與見疑，也奇妙！

前天回來洗過臉我就走到辦公處去了，那裏許多人一見我便大笑。那不管牠，我把不請假旅

行的事認了錯，同時接受了幾件新的責任，更要擔負經濟20元以上，以及到無錫去演六個戲的指導……

前晚因忙又倦，一切的東西昨天才理，昨天極想首先向你寫信，但一看再看你給我的長信，使我瘋着跑到西湖去同你絕交的你那封長信：我看完牠竟哭了兩點多鐘，恨我容易被你一瞬的愛嬌所動，以致特爲去絕交沒有絕交成，而且縫合了裂痕，可是這樣的縫合，不但失掉我的自尊心，我簡直是糊塗，苟且！！因爲你既沒有答認我給我熱愛溫愛強力，只有滿紙不切事實的強辯！

就把不理解這一點來說說吧——

既然隨處都透徹你對我不理解，隨處你都不照我本身的真實說話，只以你錯認的虛影來冤我責我，認定我是這樣壞這樣惡的女人，然後才施展你的教責與發氣的全能，侮辱我不是個人了還說你說的是千對萬對。

好吧，維！我長悲長痛的結果已經有靈明指導我了，就是說：“那怕你的愛就是救命仙丹，我也不能再喫它。”因爲一喫它，我在你心目中就會變成

又壞又惡爲世人所詛咒的醜妖怪。

維，這是過分之詞麼？凡是你的記錄中，信中，尤其是你忿氣時突然假定了我一種壞心腸，和我吵架中那些中間我簡直是個醜妖怪！……那真是冤死我了！叫我不得不負起這與我毫不相干的壞人的實質在你面前受侮辱！譬如我只想把我的病狀問清林先生，你就說我是恨你對於我的病簡直不負責任……我何嘗有這樣的心！你却要向我大發氣。

這樣的例千百條都有，一條條述不盡。總一句話：你是先給我罪名然後要我受刑罰。而你却不明白那是你糊塗加上罪名給我；更不想到我是絕不會犯那種罪的人。只願你想我是這樣這樣的壞女人就和我吵到底！！

愛的維！若不是你有時很可愛，若不是你有時給我的好處使痴情多淚的我沒齒難忘；又若是我不能相信我真摯純潔的愛情足以感動鐵石心腸的你，我早就憤然與你決絕了！我不應該是那樣懦弱受你終身的侮辱不回頭！！

“愛”，不能在這樣不了解的程度下通行得長

久的，爲了愛，蒙冤受辱也要有個邊，像我這樣在你面前已經是丟了人格了！長長的三年來。

維，聽我！我雖生得不妖艷，不會巧笑，不能打動男子酸楚的愛心；我雖愚蠢，不能做出一點給人歡喜的事來：這確是我的缺點，我自傷着。但我的心境是很光明很純潔的；我浩大的氣魄，也能將我真摯，濃烈的感情處置得很嚴肅，大方。這點，我頗引以自慰且自豪！……我決不像你所想的那種女人。

我真不解你爲誰常常要把一般世俗女子的喜歡巧嘴和疑人的心理來加給我？到底爲誰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的罪加給了我才和我吵架呢？

真的，我夠痛心了！爲了這，我不能和你再繼續關係。和你辯你又說每回爭吵是你認錯，難道要我這被冤枉的人認錯麼？要知道你對我起那種疑心就是你不理解我，侮辱了我，沒有看清我的人格。

我們歷來的吵，不和，七分或全部是爲這。我真不明白你既然那樣不了解我爲甚麼還要和我愛？

我要等賣了文才走得動。

素。4, 21。

(鼻病又發了, 頭痛遍身痛。)

八八

(在上海)

維:

你這幾天怎麼活去? 肚子一任空着的麼? 精神還好麼? 我也很窮困着挨過去的, 但明天已經是非絕食不可了, 看婦女雜誌社有錢來救否。我又寫了信給老金。這幾天我到北四川路兩次, 都沒有去你那裏一走, 心下頗難過。但你住的人家帝國威風太重: 既怕碰假洋人, 也怕見譏笑過我的漂亮小姐; 一面也爲着我第一次去在日語學會老等人, 昨天去又是下雨, 在時間和怕雨的關係上, 使我沒有去。

真是出乎意外的喜歡我碰着了久失蹤的汪小姐, 她非常想看你, 也是極討厭到你那帝國府去, 她決定星期五到我的地方來吃中飯, 並望你在中飯前來相見。請你無論如何要來。特此奉約, 祝好!

素。1931,冬,星期四晨。

八九

(至最後自上海寄漳州)

維：

你昨天已到家了吧？還是留在廈門？我只怕你會受冷害病，你身體可好嗎？

我那天握別你走向電車時，眼淚幾乎滾下了，那不知是何心！

明天我或許會和M. N.去傷兵醫院當看護婦，地點在法政。但法政近日情形可危，小Ch.他們都不敢再住，今天他們都被趕出了。照這嚴重情形下，我想我們去也是沒法可幹自己的工作，所以今日因小Ch.等被逐，我去的心也根本搖動了。

我最後的一塊錢今天用完了，現在只有十四仙。向小Ch.借，固不成問題，可是我們借錢的“借”字，不過是美稱而已，我已向他借了“53”元，他又急於要去北平進大學，我是不好向他多借了。那末我只好找職業，而你又以我是說來這話好聽的！

寫文，經濟與時局的危迫到了極端，我是寫不

出文章來！以前你們在這裏麻煩的時候，我是極想寫戰爭日記，現在戰事已一月了，我還沒有動筆，以前的熱情和事變已飛過了，現在是蠢得豬一樣想不出一句。而且我的東西寫得太壞了，我不敢動筆。加之自炊，買菜，食客多，我沒有一點時間。

近日我的身體大體算好，因為下部頗多肉。但從局部說，鼻病又劇，一晚上要上廿幾次藥。又因春天來了和勞動和跑到安南路買菜，以致起了去春那種痛，只較弱，晚上要敷白藥膏，但有須用電療才能殺痛之勢。幸還能勉強走，在室中，別人不能覺察我有病，這時痛還能耐。我在洗，用藥。洗要多燒水，滌具，汽油爐又壞了頭，絕不能用，所以我很忙。老張說“要打針”。我想喫點白菓精，但不知那藥害胃否，請你問問中醫，述覆！

結局又是經濟問題：我身邊的十四仙能化為金幣乎？而世界大戰的惡局面，又迫急地展開在我們面前，上海，又成為戰事愈劇烈的上海（請參看給惠元信），以病人處亂世，真是前途茫茫活路難！

你不要以為我總是要你幫助的，我們應該是完了。你要拿點男人氣來處決這回事，不要對我還

懷留念！你要拿出你所敬愛的老H W.老S.的魄力，大幹一番壯年應幹的事！祝
努力！

知友。2,28夜。

九〇

維，可憐的維！

五十元啞錢，不是你寄來的麼？你寄錢來沒有一個字，錢是不能說話的，然而我接到它，它是帶了無限的深長的意思來了，我很懂得那意思，我可憐你。

你回家還沒有找到事，不應該有這舉動，而且你家裏窮，你身體又太壞了，你更早沒生氣了，我想你應該為家庭幫點忙。要為你身體謀健康，前途謀幸福。你的前途還無限，你正像朵未開的花蕾。

為我想你是蠢了，我不希望你對我還有那種美的意思。從心說，我不希望你還和我有往來，我們一切的關係都過去了。

過去，你對我好的地方固然不少，那些都值得回憶的；可是你給我恨深痛極之處，也夠使我傷心

痛狂。

天生我是到世上來喫苦的，所以我想也不要怨天尤人，唯願過去的痛苦再不要回到記憶上來，所以我們頂好是割別。

我給你的第二信寫了三天都沒寄，本想寫好這信才同寄去的，昨天桂來，他替我發去了。

今晚我得向你寫這信，是苦想了幾天才坐起來寫。因我苦睡四天了，鬼病重到人發燒，燒得眼睛都朦朧看不清楚了，頭是痛得不可解，下半身是痛木了，敷藥，擦藥，一天忙得不清場，可還沒有飯喫，我是煮不得飯，提不得水，三天總在洗這一盆洗臉水。孤苦慘痛的況味，再加以自恨自怨之烈，結論，只想自殺。

我這樣一個人，已經不值得給人注意了，願你把我忘記！我願自救而能自救的一天，總有法子活去。

這樣活下去是沒有意義的。祝好！

素。9,13夜。

九一

[150]

維：

接到你第五封信並三人相片了，你這相真美又年輕，又像胖了些。你身體好些了嗎？你平日那樣想到家鄉去養身體，這次望你好好地將身體養好出來。胃病今春不發嗎？你那致命傷的胃病，能夠醫總以盡力醫爲善，漳州醫生便宜，你要設法醫好胃病！

你近來是很沒有“生氣”了，你要千萬想方法救濟這一層！不然，你對萬事都無興味，你還是一個頹廢者。

你給我那些信，替我帶來了許多幻想的快樂——你叫我寫文章，沒事坐車旅行，暇時找朋友談話；又叫我去漳州玩，看看那優秀的風景，看看廈門的花園和新建的街市，看看鼓浪嶼的海色山光，還有春天的繁花，鄉間的萬綠……

維，這是多末使我動心，同時又多末使我感覺不幸的喲！寫文，能寫文便是幸福極了！我是一字都不能寫，這我之所以苦痛到萬分。旅行，訪友，去漳州，這也要有快樂的身體，有能走的腳呀。我現在是怎樣的光景，你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沒有幸福看春天，一年兩年三年，每年春天要被那鬼病弄到半死半活，所以我看到你那些誘惑的信，徒使我感覺那只是幻想的悲哀而已。

像你，每年春天不是擁着新又新的戀人逍遙名山勝跡，便和朋友在春光美景裏飄來逐去那種快樂，我是享不到的。我像個不能出大門一步的守財奴的舊式女人，要替你守着你遺下的財產——那個鬼病！

想到這裏，我真氣，真想你立刻能夠從我身上把你給我的那個鬼病取了去！不然，你索性把我的生命要了去，免得我獨自孤苦地在人間地獄活受罪。

然而，這話我能夠對你說嗎？你能夠辦得到嗎？我本決心不要再向你說到關於我的麻煩，甚麼我都忍受，忍受，忍受，因為你是不願意聽我說這病的。也因為你是一個可憐者，為着你的身體，你的胃病，你前途的幸福，快樂，我是不應當再把這鬼病的麻煩告訴你。我應當自己來擔負這個病，擔負這一切的痛苦。可是我也沒有能力去解決這個病，第一我沒有錢，我是被這病累着一點事都不能

做了。愈是不能做我自己的事，我愈是悲觀，煩惱，愈是悲觀，煩惱，我愈不曉得要對你說甚麼話好。

1932, 3, 31夜。

維：

我要怎樣和你說話才好呢？我是有無限的話要對你說，說來要像崩山倒海。但爲着你，我是甚麼都不想說一句。你不要疑心我是爲着我有了快樂，幸福，就瞧你不起了！啊，若不是我這鬼病再重起來，我很想快點找到職業，一面我慢慢地醫牠，一面我只和你說笑話了，使你開心。因爲你是喜歡聽開心話的，不料那個鬼病又突然重起來……

自從這病重了，我總忍住不要和你通信，並希望我們從此連朋友的關係也斷絕。而你頻頻的來信，還向我談到：“我們能相知幾時，相愛幾日……何時我們能再睡在一床？”這些癡話！

你這些癡情用得太遲了，維！七年前你對我說的癡話是——“我是愛你的呵！我最最愛的女子就是你，你記着！但我要去經驗過一百女人，纔疲憊殘敗的倒在你懷中，永遠不再離開你！”你果然是經驗了各種族各顏色的許多女人，憔悴得像株從

病室裏搬出的楊柳，來找我了。當時你給我的誓和美麗的詩，表示了你“最後的心”。但事實何如？剛寫了你“最後的心”那首詩，剛傳了病給我，等我病到不能動了，你馬上就懷抱別的女人跑了，一次兩次你都如是，我的身體就這樣犧牲，我的悲劇就這樣演去，一直演到去春的病危垂死，身體一直犧牲到如今。每回我在極痛苦中你是極快樂的，每回我這慘病重到不能言說時，你是在春風美景裏逍遙的……

4,4。晨

在你的快樂中，是不曉得我的痛苦的。詩人腦裏幻想的痛苦，又自然不會像親身備受痛苦的人那末知道痛苦的厲害，可怕，傷人。所以你雖說是曉得我的痛苦，已願意和我斷愛了。一面你還是常常對我來誘惑，至今還對我說些癡情話，而你說這些癡情話的時候，又是我的鬼病轉重的時候，又是我重要的工作堆起來迫着我要做，而我的身體已倒下來完全不中用的時候。這樣的時候，誰要聽你的癡情話呵！你的癡話來在這個時候，那完全是沒有用。

從前花開春風又正暖，你的癡情那裏去了？那時是追都追不到你的情，割都割不到你的愛。從前春暖花正盛，正要人來欣賞，來玩味的時候，你何爲一度春光過後馬上就飛到別的花上去沉醉？你是花花叢裏遞相玩耍的蝴蝶，使我成爲花柳病菌繁殖的樂土。現在，這塊菌虫瀰集的土上，是再開不出鮮豔的花朵嘍！我是沒有了春天，沒有了幸福，只是一個乾枯的髑髏了！這被你屢次的欺瞞糟塌而變成的髑髏，也竟變成了鐵石心腸！鐵石心腸的髑髏，是不會感受癡情爲何物。休矣先生，莫再向我言情了！

4,5,正午。

平心說，以你有時的美貌，有時的可愛，溫柔，纏綿和對我那一切的好處論，加以你改善了你從前和我背道而馳的那種頑固，今後若你定要緊緊地把我追住，只要我們的鬼病能夠都醫好，我也未嘗沒有被你擒住的可能。因爲無論如何千濤萬浪的浩劫，我還多少愛你呵，並且我太寂寞了，我的生活太波震了，我須要你來慰我的寂寞，把我的生活弄平安去，所以我也未嘗不願意何時再被你擒

住去。但我的理知不許可，我的意志不許可，我苦痛的靈肉的深處發出的救聲說不許可，你過去反覆又反覆給我的教訓也昭示我那是不許可的。並且我一想到你日常生活那些不良的習慣就要心寒膽慄……

總之，我心底還是多少愛你，這條愛根是很難斬斷乾淨的。但你給我的一切，使我苦夠了，駭傷了，我像個被火燙過小手的孩子怕再玩火那樣對你有戒心。而且我是病到殘廢了的，我沒有那樣的金錢能夠醫好我這鬼病，使我能夠恢復原來那樣的完整女子，所以我斷然和你斷絕，這斷絕雖不是完美的辦法，至少也不會再蹈從前的苦痛。

請你明白，我的心境是再不能聽你那甜味的呼聲，我覺得那誘惑的呼聲裏，藏着有最可怕的毒劍。我現在怕看你的信，你的信會擾亂我的精神！

維，你再來信，於你實在不幸，於我是頂大的痛苦。我每讀你一封信，總要流淚幾小時，憤怒幾天。你太不了解我了！你一輩子是這樣不了解我。你還給我這個病，每年春天病暴發時，你是逍遙快樂不管我的。不管也罷，還要不相信我病發所苦到

的程度，叫我“不要多心，不要神經過敏，不要自己想起有病。”我是靠着爲這鬼病多心，神經過敏，來獲得名譽快樂嗎？第一次你和 miss 黃在漳州時寄來的信是這樣說，去年我病危垂死之前你是這樣來信說，今天接到你的信又是這樣說。我每次看到你的信是這樣說，我的血在燒，火在噴，我不能不恨你！

假若是我神經過敏，無病吹牛，那末，第一次你不該去了你的新愛人之後，到上海來以兩百塊錢來醫我的病；第二次如果是我的神經過敏，我因重病及紅衣太太的事哭，則惠元不應該跟我嚎哭；去春如果是我的神經過敏，則你不該在回到上海後，以十五元一次帶我去看病，更不該送我進那末貴的醫院，你尤其不該痛哭，後悔，深夜禱告民衆……你不敏的神經，有時要比我過敏百倍了！

只要是你的眼睛看見的，你就那末恐慌，害怕，生怕你會負起害死人的重罪。只要是你的眼睛不看見的，我就是神經過敏，是自己想起有病了！啊，誰教你要這樣離開我？！尤其是爲你暴病之中，尤其是又病又窮之中……尤其是痛着痛着不

能動，而不得不爬着跛着流淚着去燒飯洗衣和料理一切的事的時候。這些時候，假使是一個母親看了，她會傷心痛哭的；這些時候，就是有情的路人看了，也會爲我流淚的。只有你，當我這幾年的春天，這鬼病最劇烈的時候，你是離開我幾百里以外，閒逸的在那裏贊賞春之美。所以我的一步一痛，一步一淚，和時時刻刻只想放聲大哭，只想發狂自殺的光景，就只有我自家知道了。我一聽到別人來敲門，常常是趕快揩了眼淚，去開門歡迎，對人陪笑，以那一瞬間的談話中，取得一點忘愁散悶劑。我掙扎着掙扎着鬥過無人覺察的苦痛，在我的光景，只有這是我唯一的方法。却不料你還怪我神經過敏，去想起自己有病！

啊，這只怪我有“神經”有“神經”！假使我是個橡皮女人，這些精神肉體的痛苦，是甚麼也不會有。的。維，這就是我所以屢次要和你絕交：你以不知道我的病苦爲幸，我也以不再聽你的閒話是避免了許多煩惱。時代的鞭在後面這樣打着我，表現的火在肚裏是這樣燒着我，我是不能再讓煩惱增加把我活葬去呵！

我的病給醫生檢察幾次了，有的醫生說：“鬼病的毒有過到腿上脚上的事，但要經過內科的檢察才知道究竟。”內科醫生檢察我身上現無別病，腿本身也沒有病，肺和各處都好，只有一個牙壞，他說：“或許是牙上的毒流到血管中，使全身發痛。”但我全身並不痛，我的腿痛是始於卵巢炎到絕頂時發的，迄今也每回是卵巢炎時腿才痛的，不過最近有些例外。他又說：“那病的毒是會流到腿上去的，很深的那個病有這樣的可能。”治標的辦法他給我藥喫，但治本的辦法，他還是要我醫那鬼病，並且找牙科醫生看看。然而醫生的話是聽聽就夠了，要我喫藥，醫這樣醫那樣，還要等財神菩薩降臨。從此我是真無法了！

我的生活，一點也不像你詩人腦中的幻想。過去的一月餘，我上午去看這鬼病，下午去爲這鬼病打針，晚上爲這鬼病擦藥，還要忍痛買菜，洗衣，掃除，燒飯，招待客……就是這樣，這件是切切實實的事實。這樣忙痛又勞，我常常是倦得倒下去，伴着痛靜靜地睡着，連飯都沒有心力去燒了喫，每天只喫一餐的事常有。而動步必以車代，黃包車錢

是每天了不得的數目。

你一定怪我不雇娘姨。我曉得，若爲着要省雇娘姨的幾塊去犧牲自己巨大的生產力，犧牲自己熱烈的表現力，那是蠢透了。但我，若是雇了娘姨，那我早就成爲餓死鬼了。實在，我的苦痛，像把我曲壓粉碎悶在罐頭裏不加封，任其腐爛生虫一樣。啊，這一切的煩惱，把我的頭都脹得要炸開去！這些煩惱要我告訴誰呢？！……告訴你？你又常說：你這病，以及你傳給我這病，這些痛苦，罪惡，都是社會的。哦，好吧，現在這個社會，該會替我解決這痛苦吧？

你所託的幾件事，恕我暫時不能辦！第一理由你曉得，而第二，我是不能多走的，多走要增痛，痛時要大汗大熱。況且那本小說××太多，寄去你也譯不好的，譯出登載副刊上，恐怕兩年也登不完。我希望你自己寫小說在副刊上發表，當前重大的題材多得很，以這樣重大的題材巧妙的表現出來，效果要大魅力也要深些。

你要我去漳州旅行，旅行那樣快樂的事都拒絕，那是大傻子，但我這樣病着是不能去。你還要

和我做最好的朋友或愛，這我當然不能阻止你的自由，不希望有最好的朋友或愛的人是太傻，但我這個病殘的人——病失了女子特有的機能，特有的精神的人——我怕碰着你就會爆發我不能言說的苦痛，如雷霆的向你爆發。而那時，你是一句話都不能聽，反要對我兇極暴絕，殺得人死。所以我還是不願和你再有交情。世上比我好百倍的女子多得很，望你醫好病，改造身體，真誠地去找幸福，祝

好！

素。4,9。

九二

維：

我現在甚麼都變成紫色了，紫色的境景，紫色的生活，紫色的心緒，紫色的煩惱，紫色的悲哀。“紫”在顏色中是表示“憂鬱”“未知”的。

我不能進醫院了，入院先要繳費，現在我是車錢也弄不到，幾天來，白米稀飯外，就是十個銅板青菜吃兩天，此外再沒有好的東西進嘴了。結果

是嘴不嬌而身體嬌，身上刮瘦起來，似乎甚麼病都要滾出來。

借錢還是除了老朋友處外，真是無處問津！前天起我因為買不起火油火酒這些燃料，簡直是每天化12銅子買四個饅頭來，睡在床上慢慢地咬，邊咬邊流淚，等得咬完一個饅頭，枕上要淚濕一大塊。

流淚的原因不是為咬饅頭，是那鬼病太痛了，太傷人了，太累氣了，太苦得我要活不能，要死不去了！那鬼病使我變成了紫色，以後我要稱牠為“紫色的病”。

真不曉得這“紫色的病”還會這樣跟着我！所以當你回家時，我很想你好，很想給你安適的養身，不要掛念我一切。可是這“紫色的病”現在迫我簡直要自殺了，由是我太想你也太恨你了，我不能把我將近自殺的苦痛完全隱秘不向你說呵！

維，我每分鐘都痛想着的維！你能改善你一切再和我見面嗎？我等着。

素。1932,4,17。

九三

維：

在前月，我有信寄廈門迴風報社，曾說那是最後給你的信了，依情，理，勢，我是不得不出於和你斷絕關係的一舉，雖然這一舉對於我像落在頭上的砲彈。

自那以後，想你更深，心病更劇，落淚更多，但那都是無可如何的現象，我還是決心不再和你通信的。因為我不能看你的信：你美觀的信裏，有刺刀，有流彈；又我從別人處更多知道了你一些對我不住的地方，我怕了你，我深恨你，你像美麗有毒的罌粟花。

然而不和你通信，這不是絕對的解決法，我曉得。但你既不再來信，我也無法處置牠。我為你慘病着，為你和病眼淚流得眼睛也不看見了，我怕提你，更怕想到你的事傷心，所以萬事不想再說，讓無解決去解決罷了。

維，若是你那欺騙我苦痛我的一切，老早給我知道了，我早就和你脫離了關係，不至現在生命只有一線的時候，還要為你傷心。你給我精神上的傷心，比給我鬼病的痛苦多八倍，而我全身其他的

病，又十分八是爲你給我的傷心而起的，醫家的忠告和我近年的體驗很明白。這是我不能不和你斷絕的理由。我算和你斷絕了。

你或許以爲我是有了布爾喬亞的青年，給了我精神物質的快樂，所以把你拋棄了；你或許以爲我是有了官僚政客的幫忙，把你忘記了；或許以爲餓着肚皮，擎起拳頭在十字街頭狂喊的分子吸引了我，我真看你不起。信我，維！我不會瞞着愛人，獨自貪圖幸福；我總不會爲着自己的快樂幸福，置愛人於地獄受苦的！！

維，請你明白！我之所以斷然和你絕交，那難道是我的本意所願嗎？我是多未留戀你，多未想你變好，我們永遠在一道！！無奈第一，你使我傷心忍氣，忍到忍無可忍了；第二，你太不肯聽我一句話了；第三，你浪漫頹廢不向前進的習性，好像沒有救藥了。

我若不是因爲昨天接到惠元的信，知道你從紅軍區那樣可憐的跑出來，說不定我是和你永訣了的。

傷我的心而一面還在敬愛的維喇！我爲你真

要發狂了，一晌我的眼睛到了傍晚就睜不開了，要瞎了，前腦是痛不能堪，刻刻要裂開的。維，你想不想減少我的痛苦？想不想救我呢？世上無論那個人來救我，不如你救我的那末使我安心，快意。維，假若你能變成是我所希望的人，那我是這世上最快樂幸福的人了！醫生說我的病要斷根，頂好是行手術，把左方的卵巢卵脘割掉牠。一月來我爲這事惱得魂不附體了。我飯都沒有喫，那有錢進醫院開刀呢！維，我對你說句總話：你將如何措置我？請明示！

素。1932, 5, 10。

楊 騷 之 部

—

(一至四自東京寄輕井澤)

素姐：

和你會面只有兩三次，但你的生命之流當我去年死迷在西湖時已深深地潛入我的心中。

你過去所有的生活，或許可以說我會了解你的，雖我是一羽迷鳩樣。

粧飾的言語於我們現代沒有好多時間的青年男女有何用，簡單說：你的性情我很喜歡，我很希望你肯和我做朋友。

但是素姐，亡靈似的我你喜歡麼？不給人家笑樂的我你喜歡麼？常要流些無謂的感傷淚給人家

看的我你喜歡麼？時會放肆狂飛的野鳥似的我你
喜歡麼？更有時會像剛從荒塚裏頭爬起來的幽魂
似的我你喜歡麼？

我常常深夜裏對着神祕的小星星出神，想，想
誰會喜歡我！

P. 喜歡我：唯一的青年；T 妹喜歡我：唯一
的女子。捨此兩人外，只有我愛人，沒有人愛我！素
姐，你也不喜歡我麼？你喜歡我好麼？你和我做朋
友好麼？我自己想，你大概會喜歡和我做朋友的：
是不是？

維銓。1924, 7, 25

二

素姐：

——一隻眼一滴淚……啊，我是好久好久沒有流
過眼淚了哦！素姐，你何故要白傷如此？

黃昏時候，我獨自在樓上憑窗眺望憂鬱的暮
色；樓下 A, T, P, C 他們嘻嘻地不知在說些什麼
……素姐，我那時心魂不知飄蕩在何方。好像連悲
哀的感覺都失掉了似地。是呵，美靈片斷，肉塊餘

生，任那愁風酷雨凌遲，無聲無淚，茫然目失之感也不止此一回！

當我迷離恍惚自失的時候，你的信來了。素姐，你感傷而美麗的字字句句，竟將我沉睡在肚子裏的冷淚喚醒，使我俯伏窗板上暗泣。涼風——天地悠久的長太息，陣陣從我蓬亂的頭髮上掠過……

素姐，我本來是一位淺薄的感傷家，禁不起看你那樣沉痛的書信。或者有人要笑我的淚過便宜也未可知；但是素姐喲，如果我便宜的淚水，能夠流成一條清溪，將人間輕浮的羽毛沉沒，將我蒼白的屍首浮起，引我愛人一點點深祕的美淚，散滿殘齧我身，那麼我管牠無心的譏笑作甚！可是我的幻想太破碎了，我的自尊心太被人家蹂躪了，就溫和的春風迴向我，也難將我冰凍了的心花吹開！素姐，親愛的素姐，這是我墮落麼？這是我的負人處麼？用何種的形容詞罵我隨你，但深望你知解我！

聽我這段從心的告白，你大概會了解我現在的精神狀態如何了罷。素姐，你何必自傷若是？你要知道當你在悲哀的古墓徬徨時，有人在暗夜裏

啜泣哦；你要知道當你月下愁思時，有人哭倒在荒野中哦！你何必自傷若是呢？

其實我沒勸你莫自傷的資格，因為我比你還要自傷呵！並且這花花粉粉灰塵肆舞的現實世界，能有幾處不使我們自傷？“自傷啲！自傷是人最大的真本領！”有時我還要這樣呼喊。熱烈烈死在歡愛的懷裏是我的希望，青春長存又是我的希望，這是我的慾，恐怕也是人的慾。我們倦生，同時却又愛生，並且終於非生不可，無可奈何！所以，素姐，我還是要勸你莫要太自傷自戕，好好的顧惜，好好地保養，驅你的病魔，返你熱愛的青春，冷靜地在這粗糙的人生道上逍遙闊步，任牠西北的暴風雨來襲，任牠天歪的運命追擊，不必悲觀，更何須心如寒；因為最少也有個藝術的塔可作我們的避難所。素姐，親愛的友啲，你聽我的勸告嗎？深望你聽我！我也將以此話自勸，是無可奈何的……

近來有成就了的作品沒有？我很想看。

遠遠的犬吠聲，草埔裏的蟲聲，不可思議的自然之聲，聲聲喚起我無邊無涯的哀情！但是素姐啲，我們笑罷，笑罷，絕對不要悲惱……

924, 7, 29, 夜中。維

三

素姐：

我很喜歡，因為我竟會在這個無人島上得到像你這樣的人做朋友！

我們不待說是任着瞬間的風向而西東；更不待說目標在我們是無意義的：爲着目標是死，而我們是流動。當金字塔在任人憑弔的時候，建塔的人已經跟隨尼羅河的波流不知何處去了！

你的第二封信不曉得叫我看了好幾遍。素姐，你的話句句都說得不錯，我會牢牢地記着。我也是無邪氣愛你的。

我看了你的信，覺得我好像是一點事都不懂的小孩子了。素姐，你以後還是請時時賜教，當我是你的小弟弟看待好嗎？

輕井澤實在想去，但目前條件不便，走不動，真是憾事。

你從前不是說過可以和我們大家住在一起嗎？怎麼你給 P. 的信中又說不想了？什麼道理？你

討厭我們這些瞎鬧的小魔王嗎？我們都歡迎你來。
維。

四

素姐：

接到你的來信，我不知要如何對你說明才好。正如你所說：想說的話說不出，不想說的話又不願說哩。

我向來不會修辭，我的腦殼好像無論何時都很糊塗而又像明晰，好像明晰實在是糊塗；所以我連對自己生涯中最有關係的瞬間，也不能夠下判斷而解決它。對了，我的確不過是一個迷兒罷了，你比我聰明，你的行動我怎麼曉得替你決定呢？你來不來和我們大家同住，請你自己決定好不好？望莫見怪。

我沒有什麼別號，但“銓”字我自己也不大喜歡，將來總想換個名。你不願意寫這個字，你就隨便叫我什麼好了。

我對你並沒有什麼懷疑。如你所說，若在我們之間有相結相應的靈魂，就隨便交遊起來，有好

多時間來管今天明天事呢！

我在東京市內盤桓了三四天，到昨天才回來，看到了你的信，所以今天才來覆你，望勿怪。

在東京市內一位友人家裏，偶有所感，就生下一位醜難看的私生兒。現在我厚着臉皮介紹給你看，不要見笑呵！

水紅的內衫輕搖和風裏，
紫黑的舊衣懶披在腐朽了的欄杆上。
秋虫鳴綠陰，
綠陰中毛虫在枝葉下哩，營贊！

蒼白的月娘顧盼流離，
是火山口上歡讌中的木仍伊。
前頭有一樣永遠的末路，
爲着身穿破荷迷途的我和驕馳五花馬的你！

素姐，這個私生兒沒有名字。這，是我對一位友人讚嘆之餘所產生下來的感傷的畸形兒。你看了不會笑破肚皮嗎？

維。

五

(自五至三〇在東京)

素姐：

S君轉給我的信，於今早我走入學校的牢門時才發見了，謝謝！

除開我自覺以外，什麼人也不能勸動我。規勸我莫回國的，我認他是愛惜我的人，在背後暗暗地從心感激他們。

我現在已決心不回國了，請莫念。

我追求之心何嘗稍息？我追求的情熱冷却時，不就是我的命星墜地時嗎？不但我，無論誰，假使那個誰不是白癡，是無時不在追求的！追求，追求，無論何時都在追求什麼，雖曉得那個什麼終不可得。

我現在這樣想，從前也常常這樣想，想我何必儘迷在愁苦的記憶中。樂觀是人生的假面也不知，但何妨掛它一掛；或許從 happy mask 的背後，會看到另一個自己所不知的宇宙也算不定。親

愛的素姐，不是嗎？

實在我是很苦惱過來了。你不也是一樣嗎？恐怕你要比我更嘗到了十幾倍的苦味也算不定，雖然我們所嘗到的各不同。

但如何？苦味決不是絕對底苦味罷？我有時要對哀苦這樣喊起來：“哀苦喲！我咒詛你，但同時希望你跟我到墓床中去，因為你有時候給我無限的快感……”

然而素姐，我們不必希望它，它也自然要永遠緊隨在我們的背後跑，直到我們死去為止。所以我此後想不管它，只管樂觀地活下去。

現在我還沒有自己的宿屋，暫和一個友人同住一間房，感着諸方不便，但沒有法子，只好忍耐，雖忍耐是我最討厭的。

簡直沒有一個所在歡迎你的來訪；你那邊可以會客嗎？

因沒有着落地，大概我每天每夜會在校裏的圖書館中。你常到K兄那邊玩嗎？我很敬愛他，他也頗喜歡我似的。

素姐，現在我覺得一切的人都喜歡我的樣子，

這恐怕是因爲我喜歡一切的人的緣故罷？然而這種喜歡會永遠嗎？不，“永遠”不在此世；若說此世有什麼“永遠”的東西，那就是變動，移改，瞬間。我很曉得這個道理。“愛”不待說不是永遠的；悲哀也決不是永遠的。素姐，你該會理解我爲什麼說這種話罷？此後或許還有許多悲哀要來攻襲我，不，一定有的。然而我不悲觀；決不，決不！爲着我明白悲哀和愛一樣，是不會長壽的。

維。10,3,於圖書館。

六

素姐：

今晚偶然到賭館找朋友，友不在家，反收到了你給我的一封掛號信，真是喜出望外。

我現在所苦的就是沒有住所，天天總要在圖書館裏面打瞌睡。同住的人又很無趣。這要如何是好呢？

其實我也很想看你去的，但不會說話的我，恐怕你每回看了會減少了好多對我的友情，所以每回想看你每回總踟躕不敢去：這是實在的話，你不

要笑我！

你的作品總不肯讓我看嗎？我很想看你的“病姬”，你可不可以賜我看一看？病姬！好個題目！只看題目我就喜歡了。

星期六夜，維。

七

素姐：

瀟灑的秋霖，秋霖瀟灑地……此夜此情，此景此心！親愛的姐，我只能這樣說呵！

昨晚一夜雨，雨，雨！

今晚仍是雨！

明天恐怕還是雨罷！

明後天呢？再明後天呢？管它作甚！就一年中盡雨，就雨脚長垂在我眼簾，我也是去的，去看你的，借着虛無的木屐和熱情的，幻想的雨傘，星期三的下午。

薇姐，你說：“……過此不來，你雖坐在我瞳孔上，於我不起感覺……”

你這句話使我感着非常恐怖，同時使我感着

一種說不出的愛！啊，瀟灑的秋霖，秋霖瀟灑地……
我只能這樣說呵！

薇姐，話何必多說它，我們歡歡喜喜地交際罷，歡歡喜喜地，天真地，其餘的不必過問。

星期三——明後天的下午一定找你去，請你不要外出哦！

維。月曜的晚。

八

素姐：

最初我當你為我的友人中的最親愛的一個友人；但漸來漸覺得有點奇怪了。素姐，男女之間果有純粹的友情嗎？一懷疑到這一點，我就悲觀。

我覺得在我們的中間，煩悶的芽已經漸漸在生長了，這煩悶的芽是什麼呵，我真怕想它。因為我現在的心是枯萎着，無論有怎樣情熱的雨露來打它灑它，即使它一時要驚醒起來而現出生氣，但終於是要再陷入昏睡狀態的。不但是，如果這外來的風雨過於熱烈地攻襲它，恐怕它那無氣力的花瓣將片片散落的罷。它真疲倦，它現在只求安息，

爲着再開的安息；因爲它在不久以前是太過受風傷雨凌了。親愛的素姐，望你原諒此心。雖然我也愛你，但照現在的這種心理狀態，是不成功的。如果我們盲目地任情這樣突進去，無論是我，是你，都一樣地要破滅的罷。所以雪白的Rose君喲！我們漸時離開罷。

我一點都不想拒絕你那純潔崇高的愛，只是現在沒承受這種愛的力量罷了。我也愛你，尊敬你，每天每天想去看你那幽雅的姿態，但另一方面却想什麼都不去貪戀，想靜靜地休息，靜靜地沉思；並不是故意要這樣，是自然這樣要求的。這種心境，我目前的這種情調，或者你不十分了解罷，但請你原諒我，請不要愛現在這個無力的矛盾的我！

親愛的素姐，你要聽清楚呵，我不是不愛你，我現在只想沉默，把過去一切的煩惱總清算了它。一切的思想，想生之念，我保留在心窩裏，我並沒有拋棄他們。

我是很容易瘋起來的，現在對你，好像又要瘋起來了的樣子，啊，這多麼危險！我如再瘋，接着不

久以前的苦惱的波浪再狂起來，我曉得，只有死滅。我利己，我不願這樣早就死滅，我想多多深思默觀靜養一下，清算我過去的狂妄苦惱和準備將來的新生。因此，我把對你要瘋起來了的情熱強壓了下去！不但對你，我是決心在此一兩年中間，無論有誰來愛我追我，我只有逃避的。所以，親愛的素姐，你等一等罷，望你也休息一兩年罷。

怕再會你，又想會你，怎麼辦呢？沒有辦法，我們還是不會面好，暫時。

維。

九

素姐：

接到你的信，恰好在我病腫中。我這回傷風，睡了一天兩晚，今天算是好了，須得去上課。

我感謝你，感謝你那樣愛我。

天氣漸冷起來，望你多多保重身體。

你現在還想信教嗎？宗教是給不得我們安慰的。我們只能向我們的幻影，我們的夢禱告。願牠們的懷中讓我們安眠的一席之地！

世間只有影美麗，
可愛的雪白Rose君喲，
你如愛我，愛罷，
只愛我的影！

世間哪來的“永遠”？
“永遠”只是我們的夢。
做夢罷，追蹤影子罷，
那是何時都光輝而且美麗！

宗教給不得我們安慰。
理智只引我們入迷，
我們一樣是匍匐此世的情熱的爬虫，
哦，可愛的雪白的Rose君喲，
我憐我身同時憐你心！

這是我幾日前在講堂上寫的，本不想給你看
哩。但現在還是寫給你看罷，我是拿心這樣不定
的。對你的愛，又何嘗不如是，所以，愛的素，聽你

罷，還是自然地愛下去算了。

維。20早。

一〇

素：

爲着搬家事，東奔西走，而畢竟還是空跑，得不到一點結果，反將感冒加重了一些。

今早到國師館來，才看到你20晚寄來的信，我看完了後，心裏不知道有如何的難過：好像酸得比要流淚時的鼻子還酸，這是心酸。

愛的素，我怎麼能夠把你忘記呢！就是飲了忘河之水，你的影子也將永遠留在我心上的。越來越覺的你可愛，不曉得在哪一點。

請你可憐我，不要太過責罵我。然而好奇怪，我一方面却又喜歡你常常責罵我。你責罵我時我心裏常會暗暗地覺得一些說不出的快感。這是什麼道理呢？

已經和國師館脫離了關係，貸間大胆地定下來了，但現在身上只有三塊錢，搬又搬不成功，真有點着急，心慌，正如無巢可依的小鳥一羽，而且

是病的。然而何事，怕什麼呢！我什麼都不怕。

你白薇的取義原來如此，你不說明，我是任想也想不到是這樣，我老以為你是取的潔白之白。

我的感冒，對了，恐怕是十五那晚傷的寒。那晚，在中野的寒森中，我好像是凝結在青草尖上的冷露，對寒娟的美麗的月姐接了吻一樣。而且從那晚以後，你對我好像有了些誤解，老怪我是單以性的趣味愛你，責我不該，更使我難過。不錯，我不願說謊，在那晚的接吻之中，雖然極微極微，是含有男女風情的野味的：在我的確是這樣。然而，誰在追求單調的色情的戀？惟其不然，所以我們總喫苦，煩悶。男女的單調的戀的風情是容易得到的，街頭巷尾一大堆，何時要何時便在那兒等着我們。如果我和你互相愛慕的是這種東西，聽罷，則恐怕我們連最初的會面的機會都不會有哩。

可是，即使是凝在青草尖上的冷露，但帶了野味觸着那迷在閑靜的瑠璃世界的月姐的琳瑯的心，也是不行的，我算犯了罪好了，在這裏，願無邪氣的神樣的你的青髮喇，恕我的罪！

然而，你不也是吻了我嗎！你不要太過責我怪

我呵！以後望不再提起此事，老掛在心上。

你想來看我，不但五分鐘，六分鐘也可以，而且我是心裏暗暗歡喜的。我只怕眼淚，和莫名其妙的鬱悶，傷情……

維。22，午前十一時。

— —

親愛的薇姐：

爲什麼你是這樣愛我？我有被你那樣愛慕的價值嗎？不，不，我想，凡是女性，決不會有愛我的道理！在這個浮世，我是沒有問神領到“被女性愛”這箇恩惠生下來的。自從被A妹拋棄了以後，我越加感得如是。所以，現在無論有什麼女性愛我，我總不敢相信她。白姐，這或許是我的錯誤也未可知，或許世間有真正能夠愛我的女性存在也未可知。然而，然而呵，我還沒有看到這樣的女性。雖然我所認識的女性很少，但看一片落葉可以知天下秋。

薇姐，現在你儼然很愛着我的樣子，可是那是真的嗎？如果是真的，啊，我將怎樣地感激你，又將怎樣地自己喜歡呵！如果是真的，我將對你這樣

{ 20 }

說：“無論你怎樣愛我都好，只要是真的愛。來罷，任情地表現你的罷！”

若是你要問我：“你愛我不？”那我可以不加修飾地答道：“我愛你”。只是我對你的愛到底是什麼顏色，我自己也不大明瞭。只是愛，不曉得怎樣總覺得愛，喜歡和你往來交遊，如斯如斯罷了。又在某種場合，對你會起一種莫明其妙的感覺，譬如昨晚和你並立在那小橋上凝視夜陰的時候，不曉得如何胸口突然覺得滿滿，好像熱的水蒸氣從胸底要迸湧出來似地膨漲着，心臟跳得利害，而非常想抱你，總想抱你，痛抱你一下，不曉得爲什麼。可是那時候我沒有那樣做的勇氣，終於讓這不可思議的一瞬間飛過，恢復原有的我，再平靜地聽你的談話了。薇姐，曉得嗎，我對你的這種感情？怕不曉得罷，因爲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此後將如何呢？這又誰曉得！或者會那麼樣那麼樣也未可知；或者會這麼樣這麼樣也說不定。所以，我不能夠對你說出確定底心來。恐怕你也是一樣罷。不是嗎？你不是有時候是那種樣地愛我，有時候又這種樣地愛我嗎？你能夠在你自己的內心，

認出某種永續底感情嗎？因此，我怪愛的薇姐，是你所知道的，我們除開跟着內心的瞬間底瞬間底一波一瀾浮下去以外，沒有別的路好走。還有什麼別的路呢？我們不曉得，而也沒有曉得的必要。我們只要表現得了，表現自己的瞬間底心情就得了。世間所謂的得失，殘酷，慈悲，妄動，或什麼什麼的這些觀念，在我們算得什麼呢？從真的心裏產生出來的一切感情，是絕對底的，那是超越善惡，超越美醜，是自然本身。我們雖然不能尊敬自然，但不能否認自然。否認自然，則我們怎能夠生於斯呼吸於斯寫信於斯呢？然而，我們也決不是屈服於自然的；我們要的，是盡我們所有的情熱來利用自然！愛的薇姐，我們不是應該這樣活下去的嗎？又不是非這樣活下去不可的嗎？

照規，我現在是在冷卻着的，一顆血奔的心。因為我剛剛演了一齣悲劇呵，不是嗎？所以，照規，我是想休息，幕間的休息。然而自然或許不讓我休息也未可知，怎麼辦呢？也只好任其自然算了。反說到你，你現在正和我相反也未可知，然而要什麼緊呢？我們只要把各自的心拿出來就得了。兩人一

聲，二葉同色，也未免單調了。不是嗎？總之，我怪愛的薇姐，忘却一切地表現罷，發揮罷，把各自的聲，色！或許在你是有一個沉重的沉重的悲哀的鐵鎚壓住心坎，現在不能把自己的本聲吶喊出來；我也是。然而我將努力移開這沉重的鐵鎚，以後快活地，健康地……，願你也這樣！薇姐，不是嗎，只要我們的心還青春，即使我們的額上已經被過去的哀愁烙了印紋，何干呢！

星期三不能看你去，星期六的午後或晚飯後
……

維。星期一。

此信剛要發，接讀了你一封美麗的文章。我的眼淚跑到眼緣來，但流不出，縮進去了。哦！薇姐，真的悲哀和喜悅是淚水流進不流出的哩！

你所說的話我想否認，不，我直直地否認。所以你還是如心所欲地表現好了，如心所願地愛好了。不然，則我……啊，不曉得怎樣說好！到底怎麼辦好呢？！

又及。

一一

親愛的：

莫病，病要關生！要流血須流得痛快！你也覺得這樣嗎？可是你爲什麼又要翩翩颺颺飛來，隱隱約約躲去呢？啊，會矛盾是真人生！

從某一點說，你是我真想愛的人也未可知。但我的愛人也好像還未投過胎似的。

總之，我現在不想說什麼了。我想痛抱你時，還是痛抱你，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是你的流星的人寄。

一三

親愛的素姐：

今早十一點鐘才起床，夜來深灰色的夢還未十分拂開，迷亂糊模的眼睛被你沉痛的來信驚醒了。素，你悲悶的一片心，到如今我才明白。你何不早對我說明呢？你如早對我剖白心腹，我早就會和你無顧忌地做起最要好的朋友了。

你說：“……所以我不想把這些愛活殺了帶着

赤血埋沒……”你又說：“……瞬間的歡樂後，便遺虛無的死灰”！你又說：“……得戀的虛無索然無味，得戀是生命的臨終……”又說：“我終就不要和你做戀人……”啊，素姐，你這些話都好像是從我的心坎上挖出來的，使我聽到，感着一種同情的悲哀，淚雖流不出，嘆息深深地吞下肚子裏去了！

素，越來越覺得你是我想愛的模型，雖時常我也要覺得我的愛人還沒有投過胎。真的，恐怕你就是我這一生求而不得的真正的女性也說不定。然而，我好像也對你說過了的樣子，就是我最愛的女性，我決不想以性愛在她的身上發展。因此，親愛的素姐！我有時雖非常熱望變成一陣熱狂的春風，把你優美的瓣瓣捲入我懷裏來，但一方面却踟躕不進，像畏縮的一隻寒田裏的鶯鶯鳥。爲的，就是你所說那樣，怕“在愛人接吻的中間，把一切的純潔和美破壞”。素，你懂了嗎，我的心？

返覆地說，你所感的虛無，也常常，不，恐怕永遠會來攻襲我的。但，我總不甘心任虛無的惡浪漂流。我的生雖在虛無縹緲中，但我何時都在那虛無中追求 Something。在現實的人生路上找不到

什麼安慰，總想躲入象牙塔裏探尋，發展。素，這是無可奈何的，假如象牙塔中有任我們探尋的自由，我們終於是非躲入裏面去不可的罷？你能夠在這裏面和我做一生的伴侶嗎？

真的，如果我們像一般的戀人們，熱烈地擁抱起來，蠢動下去，恐怕我門即刻就會在那瞬間後找到死灰一堆一堆哩！然而，素，矛盾得很，自然是要求瞬間的異性，而我們要求永遠的愛人：這不是自討苦喫嗎？自然的要求很容易滿足，我們的要求却難得到哦！我想，對於自然的意志，我們可以不必怎樣關心，只要各任其自然好了。任其自然決不是醜的，野的，罪惡的。我們只當心不要把“我”沒却，把“我”墮落就得了。素，和我同感嗎？不？

昨天寄你的一封短信，是用了最後的一張信箋，傾了全財產買郵票的。現在這封信的郵票還不知要從何處偷來。素，我們爲什麼總是這樣窮？昨天一位朋友來看我，談話間他說我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我問他何解。他說了一大堆教訓的話，總之，是說我不會用錢，不會喫飯，還有，真把我氣死，說我誤吊膀子！素，難道我是在吊膀子的

嗎！我聽完和他大起爭辯，但結局是牛頭不對馬嘴，沒有結論，心裏只剩着一堆不舒服。莫說了罷。關於這。你到底怎麼辦好呢？怎麼鼻子就又病起來了？你快請醫生看去罷。你不要亂想多愁。我恨我不能做個大盜，劫奪許多無用的寶貝換錢來醫你的病鼻子。問朋友借是沒有希望的。在我想，你還是厚着臉皮問相熟的日本朋友借看有希望些。快一點醫去罷。

我現在搬到下宿，雖無錢，食住都可以暫時掛賬無憂，免介意。

維。四日午時。

一四

素：

很久沒有喝酒了，今天算是喝了大酒，心裏快活得說不出話來。

我怕或許你要來看我也說不定，焦灼地趕快和朋友辭別回來。一看，在我這冰冷冰冷的斗室中，只發見從窗外飛進來的落葉幾片……

哦，素，我此時真想見見你。你怎麼不來呢？我

這樣的想你，到底是不是戀着你的？天曉得！但即使是真的戀着你，又如何？你不是說過你只是我唯一的姐姐這句話嗎？你是不願意做我的戀人的。想到這裏，我只能咒詛我的運命罷了……

腦殼熱昏昏，心跳得利害，很多的話想說，但寫不下去，算了罷。

維。酒後回來時。

一一五

親愛的素姐：

昨晚回來，實不知你在我的房中等着，連你找我來了的事都不曉得的，因Ch君一聲也不對我說，所以我老在他房裏談話。素，望你原諒我呵！

及我回自己房中看到你的時候，我非常驚奇，爲什麼館中的下女不通知我說有客來呢？這失迎讓你久等的事當然使你心難過，但我也難過萬分的。

送你回時，在途中，你聲聲句句總說我待你酷，對你不好。素，你聽我說罷，我向來對你，就只有昨晚在途中那一晌對你酷一點。爲的是你說了

一些話使我心裏很難過，我一時非常不高興你，所以就不願意和你再說什麼話了……素姐，我好像很傷着了你的心，我悔不該對你那樣冷淡，昨晚上！你能夠恕宥我嗎？你能夠當作一個多氣短氣的兄弟恕宥我嗎？

你說P.的妹妹我真的愛過，早稻田的妹子我也真的愛過；只有對你的愛是將就的，不是從心要求的。好罷，一切都任你去推測，我沒有申辯的必要。不過你應該相信我，我雖沒有很熱烈地迷戀着你，但確深深地愛着你呵。我愛你什麼雖不大明瞭，但彷彿也可以說得出來；對了，我是愛你的心，愛你的愛，愛你的影！我覺得現在和我心心相印的只有你，覺的我的背影也只有你是。相信我，素，我的心靈，影，是已經完全歸你所有的了。可是，心，靈，影，這些無形的東西，我不能用強烈的黃酒灌醉它們，不能現實地叫它們跳起舞來，不能用什麼魔術叫它們化身和你痛快地相抱擁。素，你應該曉得我是怎樣地恨我不能抱着你的靈魂！我恨你優美潔白的心靈不能變作你送我的一朵白薔薇或紫堇或茶花！我好像是不能望着水底捉月影的，這似

乎太空洞；我要着實的樣子。恕我說一句你不願聽的話罷：我深恨不能像抱着一塊肉地抱着你的心靈一口吞下肚裏去！我恨你的肉身不是我愛的心靈！或許這些話會傷着你，但我說的是老實話呵。你說你連一小部分都不能叫我真愛，這只是你的誤解。我是這樣愛你的，信不信由你罷，我自己相信夠了。

你很愛了我我曉得，但你愛我什麼呢？啊，素姐，你也是只是愛我的影，愛我的愛和心罷了哩。你決不會愛我的肉身，樣式。我的肉身和模樣是不易惹起女性愛的，不信嗎？假如你在未見我之前不先曉得我的種種生活和瘋情，預先自己畫出一個合意的影像，你看了我，就看了我百數十次也恐怕不會發生愛感的罷。是呵，你也只是愛我的影，無形的東西罷了。但，我們既然有了肉，相愛着的不管是什麼，靈又不能着實地擁抱起來，當然會希望經由肉的接觸以互相抱合所謂的靈。希望是誰都這樣希望，但我不曉得怎樣總怕這樣而且嫌惡這樣，這自然的性的蠢動！我決不想和我的愛人愛到性的蠢動上去。是我真正的愛人最親蜜的和

她接觸，我總想限制在口與口連的“呂”字上邊。如我的自制力抗不過自然的性的蠢動慾，娼家有時是我的坐臥處，我這樣預定，雖還沒有實行。又萬一，如果和自己的愛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就不以愛人看待她了，我總覺得那種行爲是侮辱女性。素，親愛的素，你曉得你所愛的兄弟是有着這樣不自然的心理嗎？

你常說男子不能和女子做純粹的朋友，因而引爲憾事或傷心。這話有八九分道理。爲着男女在一起，性的蠢動慾總會生的，這是無可奈何的自然。但我們努力做純友交遊看罷。你不要總是感傷，悲惻。第一，是對我不要流可惜的清淚。我沒有叫女子流那麼多淚的價值。但我怎麼能夠勸轉你呢，一切還是隨你自己罷。說得很清楚，我愛你是那樣的真心。以後對你當極力使其愛純友情。如你能和我做朋友就做下去；不能，我們只有暫時不見面一個法子。

有人譏笑你嗎？就有千百人在我面前譏笑我。我還是我行我素，不管。望你不要爲着那些無聊的譏刺傷心或難過，只要我們兩人不互相譏笑就好。

維。13, 11, 25。

一六

親愛的素：

奈何？！我在陰暗裏，在背後，用眼淚來吻你那令人愛憐的心罷！我的決心一定要使你柔弱的心痛，但沒有辦法，無論什麼女子也不能永遠占領了我的心的全部；這是我的壞處嗎？我想一切男子都和我同樣，是不能而且不願意把一顆心永遠放在一個女子的掌中被玩賞的。

比你愛我的人，我確信以前沒有過，以後也不會有的罷；又比你深深地觸到了我的心底的人，以前也沒有過，以後想也不會有的罷。然而，我們結局都不能不離開。本來相結合的兩物，從結合那一瞬起，就帶着分離的運命的。既然終歸要分離，遲早有什麼關係呢？愛的素，不要悲傷，不要想死！你說生無家，不是何處都可家嗎？你說愛無果，然而就讓它無果罷，我們執着花好了。至於墓，那又是什麼意義呢？在我們生前家都不必要，死後要墓幹嗎。素，望一切不要過慮擔心，長生下去罷！無論

到什麼地方，你的背後將永遠有個你所愛的而愛你的兄弟的影子跟着……相信我罷。

請當戀愛爲刺戟我們憔悴的心的一時底興奮劑罷。不要執拗地，誇張地追求它……我痛切地感着：無論怎樣地追求，結果是一樣煩惱！

在最近的將來我的環境將有變動罷。但不要爲我擔心。因爲我何時都曉得處理我的運命。又無論我到什麼地方，離開你好遠，我將永遠記住世上有一個你——我唯一最親愛的姐姐你。

素，望不要過分傷心呵！

維。

一七

素姐：

昨晚你回去了後，我重復地將你歷來給我的書信逐次讀過，有的使我連連看了好幾遍還要向我支取若干眼淚和歡嘆。

昨晚聽你說了許多話，我總覺得你和我是偶然被幽囚在同一的紫色的絹帷中的白鵝鳥：我在裏面盲目地熱情地飛，舞，叫；你也是。因此，大家

生出一種同情，而愛，而憐，而時時吵架時時又和好。現在你說從此不和我交涉了。何必呢？素姐，你還是和我好，還是常來看我同時給我看罷。我近來不知有怎樣地喜歡看你的頭髮，嘴唇的曲線和臉上的兩點可愛的黑痣配着怪美的中國服裝，好像從這模樣中能夠尋出我的心似的。奇妙呵，素姐，我為什麼會這樣無端地對你生奇感？這也是愛嗎？愛是什麼？啊，一切是幻滅，是虛無，我們只是透過幻滅和虛無而看一切，做一切，愛一切罷了！

現在我所感覺着的同一色的絹帷，什麼時候會自然而然地破裂罷。或者是，這絹帷，要由你首先，或我首先地扯破它而各自逃出去的罷。然而，我現在却不能不祈望這兩隻被染着紫色的可憐的白鵝鳥幸運無疆！

這樣說，素姐，你不要又誤解我，說我是只當你為平常的戀人愛你的。在戀以外，有許多的色和音，願你不要忽視了它們。我是很想用這些音和色來把我對你的戀情掩蔽起來或修飾修飾的。不待說我是也在求戀情，好像何時都在追求；但我的戀情，却非常不喜歡向我最愛而且有幾分尊敬的

女性發揮。因為我始終在害怕，害怕那種戀情要把我們微妙的愛和互相的尊敬破壞。我有一種偏見，以為戀情本身是必破壞而且同時要破壞一切理想的。所以，我的戀情的抑鬱，總想在我不很喜歡的輕佻而快樂的女性身上發散。這是我的錯誤也未可知，但素姐，你了解嗎，了解了我對你的心嗎？願你不要常常那麼傷心，自棄自暴，還是和我交遊罷。

維。金曜日之晚。

一八

有着兩箇美的黑痣在臉上的人囉！

今晚恨不得聽完了你要說的話，然而你要說的話我也可以大略知道了。

愛的素，聽我說：

氤氳大使遞下鴛鴦牒，

索命的夜叉臨床聽遺音。

冰心湧不出淚和血，

待旭日東昇，明月西沉！

這是我這兩日間創作的戲曲中的一首歌曲的一節。素，真不錯，我愛你時你已不愛我了！

好像對你說過了，我種種的點是不能叫女子喜歡我的。所以你結局也是不能愛我呵！

好，我把一切全都拋棄罷！這個“一切”的意義你大概懂得罷？

我此後將不求什麼“愛”，只求“女子”算了。素，我先前的^心是淚做的，現在的心是疊幾千萬重的陰影成就的。假使在我短促的一生，會得到一個“我的愛”，那時我才會再滴下幾點終焉的眼淚！

素，對什麼都感着虛無的你，看了我這封信，只會是一笑罷？都好！笑才是真正的哭也未可知！我也是一面笑着^{一面}寫此信的。

許我和你做朋友嗎，還是不許，在虛無中逍遙的你？哦！什麼朋友不朋友！然，如果你能於“我的虛無”中尋出一點點的“有”，自那一點點的“有”之中生出一絲絲的非戀的愛情向我，那麼，你便不必問我的心怎樣了。若這樣，我對一切都會歡喜而且會感謝你的。

在這近日中我無論如何要把一個戲曲寫完它。不管它成個怎樣怪醜的東西，一寫完，就要叫它換錢去的。這一事，還是要請你問東問西一下。

素，沒飯喫的時候連自己的身子都會賣掉的呵！我的身子沒有什麼可貴的地方，爲什麼總非喫飯不可？肚子餓了，靈魂都會被它的胃酸消完！我們到底是爲着靈魂喫飯的嗎？假如靈魂是這樣的便宜貨，我便連它也要拋棄，而總不喫飯好了！然而實在又不是這樣的樣子。到底我們爲什麼要喫飯？

爲着喫飯說了這些無謂的話，我算也蠢到頂了。當然，若不是蠢到頂，即不能被女子愛，也應該要被“飯”愛才是道理。

這些好像瘋子的痴話請你不要記住它罷。只願你不要計算我的缺點，真的做我的一個好朋友。這是我最後的願望。

維。寫於日本天皇生日之夜。

一九

素：

你來不通知，去不相辭，叫我心裏好難過呵！

我想明天下午去看你，但修道院般的你的住處婦人home的風味不合我歪歪的鼻子，兼之你不在家還靠不住。

我的隨筆爲何不拿還我？我有許多想記的沒有別的 note book 好記。

你前兩天說有封信寄我；而且裏頭夾着一張半面的相片，怎樣我不收到呢？近來這下宿的寄宿者對我們的往來好像偵探般地穿鑿起來了。我想一定是誰偷了的，這種卑劣的行爲在留學生界中不算一回事哩。

你這兩三天如何了？戲曲改成功了沒有？心裏沒有什麼變化所思嗎？夜裏睡得穩嗎？

你是不是不高興來看我了？下宿的空氣實也難將形將脫化的秋蟬勾引住。真的，你真像要蛻化了的秋蟬呵！我依依捨捨的遊魂，常要失心亡魄在你那哀哀有情無意的寒聲裏，這不是戀嗎？啊，戀，戀是什麼東西？

維。

二〇

世界上我唯一最親愛的素姐：

很想去看你，可是去不得，真如螞蟻熱鍋！你現狀如何？病好了沒有？

我剛才翻出你寄我的舊信看時，裏面有一封，信箋上夾着你在中野森林中月下送給我的薔薇一朵，花瓣萎靡不堪了，但幽香還存，信箋上都曾暗暗地發出微微的芳芬；我不忍釋手，聞了又聞，看了又看，突然非常感傷起來。素姐，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是喝了兩杯綠茶，想來寫信把你，但那感傷味還在心中作酸。我這種莫明其妙的感傷常常要來苦我，這病恐怕是已成爲不治之症了罷。

你的病狀到底如何了呢？我總替你擔心。但空替你擔心又無用，不想替你擔心擔心自然要來我身上打木魚念咒，我也沒法子。

我近來睡有八席寬，喫有三頓飽，穿有破‘曼陀’和白帆布鞋，十分豐多趣，只沒有電車錢送我到你身邊去看你爲憾事。想賣書又沒有什麼值錢的書好賣了。

我想造詣很深閱歷不少的你，對一切總會寬懷放心的。一寬懷放心，什麼病都會容易好起來，是不是？我對什麼都好像很執着而實寬心，所以我雖瘦弱却不會病。我若再進一步能夠無心起來，一定會變肥滿的。然而無心的肥豬什麼用呢？固然

有心也沒有什麼用場，但我總覺得有心比無心要好些。可是，你現在要無心才好，爲你的病。死都不要緊，何況病呢，你會這樣說罷。但其實，我們是愛生，愛長生，愛永生的喲！固然永生並不在乎末梢的軀殼上，並且永生是沒有的，在這宇宙間。然而我們的本能還是希望永生，這恐怕誰都一樣。

說到這裏，我不知如何又覺得非常感傷，很想哭一場。素姐，我怎麼在你的面前總哭不出來呢？我很想，常常想，要在你的懷中痛哭一回才好。但一對面，却做不出。初四晚上有一位在遠方的小妹妹傳來一點很平常而極哀怨的消息給我，竟使我數月來流不出的眼淚一時奔湧了出來，不明白我是那小妹妹還是那小妹妹就是我了。深惜那時抱我陪泣的人不是你！

那小妹妹我未曾和她見過面，不曉得怎樣，一聽到她那可憐的一段小史，竟會這樣觸動着我的灰色心。素姐，我希望流我淚的人還我淚，否則飲盡我淚！A妹流了我的淚很多，她曉得的，我一定要她還，在什麼時候。這位未曾謀面的小妹妹也流了我的大淚一次，但她不曉得的，我就算白流了

罷。但素姐，怎麼辦呢，若這樣說，你爲我淚是流很多了，我將怎樣對你？啊，我不曉得。我對你雖然未流過什麼了不得的眼淚，但總覺得對你，確有萬斛的淚水鬱勃在胸中，只是未曾流出罷了。我不知何年何日何時，才會借着什麼機會盡量地傾瀉出來。那時候，又不知你會在我身邊，使我把你流成一個我的淚人否？

啊，一切的熱淚，想來都是蠢透頂的，我們還是不要流它罷。我願自己和我所深愛的人都能夠超脫這些酸淚，向藝術的方面另尋生趣去！藝術是我們最終的唯一的避難所，我痛感了又痛感。有時候竟甚至會想：爲藝術，什麼手段都取得。素姐，這不是我的錯誤嗎？

總之，一切真不容易說得清，不曉得怎樣做好。還是不任其自然而任其自然罷。

維。11,6夜。

二一

素：

昨晚你是誰？不是愛神本身嗎？我說了一些

話，又聽了你一些話，喜歡你的心不知增加了幾十倍！爲的是因那些話，我曉得你很了解我。

今早又聽了你一些話，更喜歡得到心痛的程度。那時，只恨我精神疲困得很，不能將我的痛痛的心放在你那嘗過人間百般苦味而萬分愛嬌的嘴唇上！

素，想起來，百分中我只愛了A妹兩三分，不過是很熱烈很熱烈的。百分中我只愛了早稻田的妹子一分，不過是喪心病狂中的一時的瘋情，很熱的瘋情。你呢？啊，信我！我是已經愛了你九十九分，只有一分還不愛。那愛是很深沉很深沉的，雖然沒有什麼熱烈，沒有什麼瘋情。你，你的生命和你的心，恐怕是我熱求中最理想最可愛的唯一個了。

神，向我不相信其有的神賭咒：“神啣！我愛了她！我真愛了她！但我愛我自己，我更愛我自己！無我是不能愛誰的，要先愛我！”

什麼都對你說了，你會相信我的罷。

因爲是這樣，越不想和你多會面。素，也願你少來看我。

爲我，又爲着我的愛，回國的心越牢不可破了。我兩年後再來找你。若兩年後找不到你，就我此次回國的目的達到，喜悅最少減一半！

維，12,1。



素姐：

據西湖傳來的消息，西湖連連下了七八天大雪。因此，我幻想着那湖山不曉得有怎樣的綺麗，而懊悔不早點回國！如果我得混在那白梅花般的雪隊裏，和她們一同飛舞起來，是怎樣的有趣而且快樂呵！我這次不能臥在白雪瘋狂的西湖懷抱中，比失掉十個戀人還覺得悲慘些！怎麼辦呢？啊，我想喝酒！

你的病好了嗎。我很歡喜得到這個消息，願你以後永遠健康。我的感冒和牙痛也漸漸好起來了，請免介意。

永遠的友人？你問我能不能和你做永遠的友人嗎？當然能夠。這不正是我們所希望的嗎。親愛的素姐，以後就互相歡歡喜喜地做最好的朋友罷。

我雖然不能生在記憶裏，但我好像爲着創造記憶生的樣子。我未嘗有過一次，把自己所愛的東西緊緊地握在手裏享受過；要緊緊地握它的時候，它便變成空虛了，殘留的只是存在胸底的微微的香氣。而這個香氣時時要使我歎息，使我微笑，又使我發生新的希望。啊，我是怎樣的蠢，怎樣的空呵！可是，這種香氣在我不管是怎樣的空和多事，我還是希望它能夠多種多樣地包圍我。乘着前面滾來的浪花浮，越過前面滾來的浪花浮，這樣地浮，浮下去，莫不就是我們共通的運命嗎！

你贈給我的紅海棠，雖我何時都插在有水的花瓶中，但還是逃不出死神的法則。現在她是在臨終的狀態中。萎縮的頭慘淡地低垂着，再不能夠正視我的瘦姿了。不，從最初她就未嘗正視過我的樣相也未可知。因此，我目送着她漸漸消失下去的香色，也不會流眼淚。然而，素姐，感傷還是會的，我始終是個淺薄無聊的感傷家呵。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得到新生的路了，這樣一想，我就歡喜起來。歡喜罷，素姐，決不要流淚！淚這個東西，有時候像是天國的真珠，但有時候像是地獄的血滴。我喜歡

它，同時咒詛它！

寫到此地，接到了一封信；把那信看完了後，把想對你說的話而還未寫出來的通通忘記了，真糟糕，現在就算了罷。

你說要看我的作品嗎？你不是看過我的一些詩，感想錄，以及許多無聊的文字了嗎？可是我還未看過你的什麼文章一次，因為你不肯給我看。現在是這樣，你的劇本不先給我看，我是打算什麼也不再給你看了。不然的話，我不是太過公開，而你太過祕密了嗎？

又你說很想見我嗎？不必看也罷，我的樣子和從前一樣，只有一點點不同，因為牙痛，右頰稍肥腫了一些。如果真的非常想看，又沒有錢坐車，那麼我就把我此刻的臉孔畫在紙上給你瞧好了。

維。

二三

親愛的素姐：

你不要晚晚為我流淚罷！你鎮靜些罷！我不能不離開你。我們暫別，後會有期哩。人生說短就短，

說長就長，兩三年光陰是容易過去的。素，我的心！你聽我說：我們永不分開的，雖我們以後要各在天一涯海一角。你聽我罷，你靜靜地用工，靜靜地創作，發揮你的藝術底天才罷！

你信我，我這一次雖然是爲着要掙那萬惡的金錢回去，但我決不至於墮落的。即使我變成一個惡魔，最少也是個漂亮的惡魔。

我至死都歡喜的提琴，我很希望在此後兩三年中間偷點時間學它。不待說是不會學好的。但或許於將來我們再會面時，我會在你的面前彈一曲別後情給你聽罷。

素，你不必過於傷心。我離東後，還有很好的朋友在你身邊。P。你很喜歡他，他也很喜歡你。他一定會和你做個很好很純潔的朋友。不待說你那孤高的心是沒有誰能夠徹底理解你，更不待說你的寂寞悲哀是沒有誰能夠安慰你的，但素姐！在這無可奈何的人世上有誰能夠充分地理解誰愛誰安慰誰呢！

素，我雖十分不願意和你分離，但我不能不在東京當個不三似兩的乞食學生。這樣想的我不

憎惡嗎？沒有辦法，即使你要憎惡我，我也是決心回去的。

除開我們這個沒有什麼值得愛惜的肉身死滅外，我們後會一定有期的。素，後會有期無期，後會如何，在我們好像是不成問題，不是嗎？我們不都是一些瞬間的崇拜者嗎？然而若沒有那無窮的瞬間串成的將來的某種希望，現在的瞬間我以為也沒有什麼深長的意味。希望雖徒然，靠不住，但畢竟我們要抱着希望而死！這恐怕是人們無可奈何的悲劇呵。

所以，我親愛的素，不要想死，留住我們的軀殼罷，我們的軀殼雖然沒有什麼可惜可愛，但總之，暫時留存它罷，我總想將來我們有用它的時候……不曉得說些什麼話，算了罷。

要回去的時候，一定先通知你，免介。

維。1924, 12, 11夜1時。

二四

親愛的素姐：

現在我不想說什麼。沉默，我想沉默起來。然

而我不是什麼也都對你說透了嗎？我再沒有什麼好說了的樣子。而且善變的情感，無論用什麼賭咒的言辭文章來表現它，也是空的！所以，素姐哦，我用輕蔑的眼睛看我自己的心而同時嘲笑別人的心！實在，我們除開任情向未知的國土開拓去以外，是沒有辦法的。你應該比我還看得破此點，所以你不應該老是那麼傷心才對。我不擔心我未來的運命，同時希望你未來的都城是美滿的。

維。24。

我的生日是舊歷十二月十九日，還沒有到哩，你不要着急。

你的戲曲還沒有寫成功嗎？我真想看。

又及。

二五

素：

昨晚上真是失禮了，我竟會對你說出那種話，對你要求那樣的事情，而且拉你的手來……

無論怎樣用紫堇花修飾我們的肉身，畢竟我

們也是柔弱的“人”！遠遠地離開我罷！我們的肉身越接近，我們的心越要離緣的樣子。我們的美夢不常是在隔絕的迷濛的森林中遨遊的嗎？

我真後悔昨晚的事！我要哭起來了！

維。1924, 12, 31, 早。

二六

素：

接到你的信，心中生起無限的傷情。拿起筆來，想覆你，又覺得寫不出這時這刻我心中的情。情實在不是言語文字姿態所可表現得出的。

情是最瞬間底最不可捉摸的東西。當情生，情深情急的時候，最覺有生氣，但實是最無生命的生，然，天既生人有此情，我們有什麼拒絕它的必要，我們何妨任情的驅駛呢？對了，我們好像應該任情驅駛才自然，因萬人都是這樣。可是，萬人同此情，此情也沒有什麼可貴了。因此，我要矯情，因此我總要矯情！

素，那晚的事，雖然是極其自然，雖然我們都無心，又雖然我們的祕密還未完全破開，但記憶一

閃，未嘗不使我要低頭耳熱，輕輕地作一回假嘔吐！這是什麼心理呢？啊，我們的臉皮都還是如是之薄。近日來我就只有這事掛在心頭，一想起就難過萬分……愛的素喲！願用你的清淚，用我的嘆息，將我們無心生出來的小污點洗淨，使它變成美女豐頰上的黑痣罷！

維。4日。

二七

親愛的素：

本想寫信把你，但忽然想到“生”這個問題來，我不敏的腦筋一時未能解決，就俯伏在蕪亂不堪書案上迷思，思考，思考……畢竟是睡了，做了一些不三似兩的短夢！

兩手麻木起來，睡醒眼臉稍為清爽一點，但想寫信的熱已經冷掉，無從寫起。

剛才問了館主借錢，看他踟躕不即答覆的樣子，以為沒有希望了，所以請T妹打電話通知你，不意現在那位親切的館主太太竟拿了十塊錢來，我現在就拿來給你罷。

維。

素，你如何愛我我曉得十十分，我如何愛你我也曉得十十分，但我們總是這樣煩惱，真沒有辦法。我想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你，也想不出一句話來自慰。我想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我們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生下去，善生，長生！

素，你身體本來很弱，萬望你善自保惜，不要過分悲傷。

又及，1，9。

二八

素姐：

跑到北冰下町，雨點瀟瀟，想到婦人 home 也是會不到你的，就決心明天用快信寄給你了，明天我早早就起床。

身上帶着車錢五毛。肚子何嘗飢餓，但無聊得很，就在電車路邊喫了一碗天南湯麵，帶着滿腹便便，讓有節奏的雨點慢慢滴我的黑帽子響，慢慢地跑，跑到了平時常到的一家支那料理店門前。肚子

裏怪叫，鼓隆鼓隆，實在有點飽得不很舒服了；然而無聊，嘴還想動，就再進去喫了一碗滷麵。拿起晨報，晚報，載滿了許多人情世事，一些也看不入眼，無聊地又跑了出來。雨越下得急，肚子真脹得緊，但嘴還想動，好像我牙齒一咀嚼，就什麼煩惱苦悶都會被咀嚼完了的樣子，總想喫，所以在糖果舖又買了一毛錢糖果，慢慢地胡嚼回來了。

回來了想些什麼呢？想身邊還剩有一角半錢，明天除開買郵票寄信以外，還剩六分錢可以進湯房洗一洗半個月沒有洗了的身體。素，你每回來信總怪我不寫信把你。像這樣的信你喜歡看嗎？我實在是有意無話說的；特於現在我這種亂七八糟的生活中，一點思想都上不到腦裏，有什麼好話說給你聽呢？你應該能原諒我罷。

素，你好好地保養身體，靜靜地休養心神。何必熱呢？何必急呢？來日不是尚長嗎？對了，你是最不顧來日的，我又何嘗顧念來日？你急罷，你熱罷，你病罷！但不要急死熱死病死 所有都還寄存在你的軀殼上待生呵。保留你的軀殼，回復你的健康罷。希望應該是在我們的面前輝耀着的。不是？

維。

二九

素：

我的腦殼混亂極了，我恨不得將自己的腦殼割下來給台灣的生蕃做飲酒器！

愛是什麼？世間果有純淨的愛嗎？朋友，如果世間有一個什麼純的愛，我的頰上任你批打好了，

我現在真咒詛愛！我此後將抱着自己一顆寂寞的心，踏着我那在溶解的雪路走下去的罷。在這當中，不管是舊友，新友，若有誰來作我的同伴，我會歡喜攜着他的手；可是沒有這樣的人，我也不會悲觀，仍然要讚美自己的運命。

素，親愛的素，我的心，意，傾向的確很容易變動，但沒有誰能夠變動我的。我現在對你的心如何，我不想說它，我想無條件地沉默起來。只是可以說一句，就是“我至死也從心喜歡和你做朋友的。”

素，這樣做最不合理而同時又最合理的樣子；這樣做最悲劇底而同時又最喜劇底的樣子。

你所有的情，所有的愛我都能夠理解，並且很尊重他們。我所有的情所有的愛你大概也是理解着的罷。但你雖理解，却不願意我那樣，所以你常要對我做出許多使我難過使你自己苦惱的行動來。素，你何必如是？我們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好嗎？

你何爲要拿回信去？你不可以再拿還給我嗎？

又我的“旅人”請快一點拿還給我，因爲我要快續完它，並有許多地方想改的。

非等至我要回國那天，是再沒有信給你了。

再會。

維，1925，2，2。

三〇

愛的素：

對不住，對不住！我走了！

T妹幾回想打電話通知你，幾回都被我阻止了，請原諒我罷！

爲什麼我不要你送呢？這是一個謎。總之，請原諒我！

維。五日黃昏時候。

(自西湖寄東京)

月下的森姬，我的姐姐：

你不怪我嗎？怪我騙了你？你不恨我嗎？恨我不給信通知你就走了？所有隨着你罷，所有也隨着我。我想如何走動就如何走動。我有說不出的苦衷，我的心是充滿着愛和淚水。愛和淚水是我的自慰，恐怕也是人人的自慰。素姐，你莫傷心，莫悲感，莫自戕了你的創作能力，莫愛你這個不可愛的弟弟罷！

素，我永遠記着你，思慕你，但我不能再在你的面前說假話了。我永遠記着A妹，永遠愛着A妹。這次到了下關，搭船過門司的時候，在船中眼角偶然瞥見一位穿紅衣服的人，我的心不知如何便跳動起來了。啊，紅衣服喲！黑眼睛喲！A妹喲！無論你如何傷着我的心，我還是愛你！無論我怎樣不想愛你羞愛你，你的魅力已佈滿了機關在我身上，一觸着就發動的呵！

素姐，我恨不得你和A妹合作一個人讓我愛，

我恨不得……說不出來！

素姐，我大概不會回家的，直接到南洋去。此去荒天漠地，不知何處何物是我的把持。飲回憶的酒活下去嗎？好空洞的東西呵！抱着紀念品睡嗎？好蠢的事呵！然而沒有辦法，我是爲着創造回憶而生的，畢竟。

你不是答應了我要把你拿回了的信再全部寄給我嗎？你快點寄來罷。我將帶着它們在我身邊，時時看它，無論到何地何時。我看到它們，便如看到了你。

素，你不要任情亂奔亂撞。你的脚是很纖細柔弱的，你的身子是沒有甲冑保護着的，而世間是怎樣地到處陷窄，無路不崎嶇而刀山劍谷呵！我希望你好好地在新加坡住，好好地用工，好好地創作。我願有一位創作家的愛姐姐，不願有一位戀愛殉難者的愛人。你在東京也不至於十分寂寞罷。你還有幾位你很喜歡的朋友在身邊，可以時常見面談談。P，你不是很喜歡他嗎？A妹，T妹你不也都是都很喜歡她們嗎？我呢？我此後只有一個敵人：金子，金子！我沒有朋友，有，也都在遠方；我只是一

個人地走我的路。然而我不會悲觀，我曉得怎樣運用我的環境活下去，所以你不必替我擔憂。

素姐，真的，你不要亂奔亂闖呵！我去了，但我一定會再來找你，不管那時候我是變成怎樣的人，也不管你那時還喜不喜歡我。

再會罷。

維。1925, 2, 12, 從西湖。

三二

（自上海寄西湖）

素姐，親愛的素姐，再會！

我這一次到南洋去會變成怎樣回來呢？我們有再會的運命嗎？大概有罷，我們的自愛心有幾分可以證明其有。

素，你不要再亂跑亂撞。你這次從東京那樣拖着病奔回西湖來看我，我心裏雖然很感激，但是怎樣不高興你的這種妄動呵！你這種突飛的行爲，是我爲你担心的種子。願你再不要這樣，靜靜在西湖休養，不要再追我。我回家馬上會寄信給你，你等着罷。你不要輕視自己的天分，我堅信你會成一個

很好的女流作家，願你從這方面努力罷。

親愛的素姐，再會！西湖月圓時，正是我回到家中的時候。如天不陰，在家裏得看到月亮，我將請月亮來安慰在西湖月光下的你的寂寞之心……

維。1925, 3, 3, 從上海泰安棧。

（在漳州及在星嘉坡的信全部沒有了，以下是從上海重達後所寫的編起——編者附誌）

三三

（自西湖寄紹興）

素：

一離開了，我才曉得我有如何的愛你！你無論怎樣，兩三天後就回轉來好嗎？一個人真寂寞死了。

你快回來罷！我想我以後決不會做出不好看的臉色給你討厭了。我們生在一起，窮也要在一起，一切的艱難困境，我們也該要共同負擔起來。

雖在這裏做文章有點阻礙，但無論如何要自由些，涼快些。我們歡歡喜喜地住在一起，歡歡喜喜地受難，歡歡喜喜地互相奮勉努力罷！我們要把我們共同的運命在共同的一個厄運之下開拓！

真的，我決不會再做出不好看的沉悶的臉色給你看了。你快回來罷，在人家裏，總覺得有許多不自由，受壓迫。

或者你接到我此信，就回來好嗎？你不回來，我就去找你了。

維。1928, 4月於西湖葛嶺。

三四

(三四至四〇在上海)

素：

昨晚我車中因買票事已有點氣，所以在路上對你有些簡慢失禮的地方，請原諒。

你對我一切的一切都發自愛的動機，我很明白。我希望你能夠豪放一點而已，也別無什麼惡意。

我對於“愛”並不求什麼“無邊的自由”，我只希望“愛”能夠使我們比無愛之時更加活潑些罷了。

願你不要太過神經，天氣很熱，身體要緊，不要憂愁自尋苦惱。

我還是愛你的，也承認你還是愛我的，而且你

我無論誰先死，我是決心和妳愛過這一生的。

無論怎樣相愛的兩男女，性格上也不能完全一致：這是大家要忍受忍受的。譬如人家要說我許多壞話，說我卑怯，躲避責任等等，我也就聽他們說去罷了，因為我似乎不必要求人家個個都理解我。而且我自信：縱使我是個卑怯者，我到死是在努力做個非卑怯者的；因此任人如何誤解，我也就可以釋然於心了。望你也以這樣的方法自處，不要常以人家不理解你為口實，而怨而悲而自殘毀……而想和我離開！

生命實在很短促，問你我到如今得到何種快樂，做出甚事來？我們的天地要老是這麼悶沉沉地黑暗無光麼？

流淚是不必要的，如大家決心，望互相做出笑容來做新生的起程的第一步罷！我厭絕淚，厭絕，厭絕！

最後一句，還是：不管你我誰先死，我總希望和你愛過這一生呵！

我實在欲哭無眼淚……

維。1928, 7, 17, 午後。

三五

可憐的素：

你鼻病又發了麼，朱媽說？這怎麼辦呢？我想你如果太辛苦了，不要過於勉強作文章好了。你的交卷可以再延緩兩三天。

我下午悶得要命，出去作電車旅行，但看馬路上處處散佈丘八，因之，世界的赤化運動的紀念日的今天好像無聲無色過了的樣子。

後來到L。那邊，他說我那篇戲曲要得，題名擬爲“蚊市”，比劇中人物爲蚊子之意也。並且“蚊”字爲“文”與“虫”兩字合併而成的，更是有趣。打算一期登完了牠。

我這邊實在涼快極了，你如太覺蒸熱難堪，真的可以到我這邊來作夢哦。我不會野蠻無禮的，請安心。

下午因出去市街旅行，用了一點旅費，現在只剩二元十角，你明天要看病，先給一元把你，以後如何再設法罷。

這一次拿五十元，本很想買一點東西送你，但

結果却是這樣，真糟糕！

今晚你大概不來了罷？我在這裏送你一個“呂”字，祝你睡時做個好夢。

你的維。28, 8, 1, 夜。

三六

素：

我看你近來心神很不定的樣子，到底是爲着什麼呢？切身的病魔非先退治，徹底地，什麼都不好說，這比什麼都明瞭地排在你的眼前，你何爲不能夠安心養下病再說！？就是我，我又何嘗喜歡老死在書棹前和筆墨做不終結的苦鬥！？不過也是眼前沒有辦法罷了。素，你不必那麼燥急罷，也沒有燥急的必要，而也任燥急沒有用喲！固然時間飛得如鳥，人即刻就要老掉了的，但如果健康，就老也還跑得來，短見與着急是無用的！青春在我們已經是個曉得寶貴她而自己已失了愛惜她享受她的機會的一朵天上要散的彩雲似的了！我的青春空空地枉送在狂妄裏，你的青春就在苦鬥和孤高之上失去半面的着實的有力的光輝了。然而，素！

人生的結晶不盡在青春裏；我現在時時覺得，青春在人不過是一瞬浮華的好夢罷了，是我的錯解麼？青春！青春！好誘惑人而好聽的名兒！但人都把自己的生命，一生的花期，輕輕地，歡喜地，送給她的多迷惑的騙局了！青春只是一個騙局，然，什麼人何時會從她的騙局裏跳出來的罷；我們該是跳出來的時候了哩！素，跳出青春的迷夢底騙局來，着實地，安心地指望着前頭高遠的目標躍進！然而第一先把目前的阻障掃開罷！我們目前最大的阻障是病弱與滋養缺乏（不限定是物質），爲要補救這個，排除這個，在這經濟獨占的私有制度下的一無所有的我們，不待說是很困難的。但困難，還得努力，擇可能的，最善的方法，努力下去，審自己的性向環境如何，目前的實事如何以定。由此，我決定我們兩人在最近的將來兩三四年，還是做文章或譯書爲最上的方策。三四年過後，才是我們着實的工作時代。素，你不能夠說做文章是很無聊的事，試問你的人格你的情感你的熱烈的革新的靈魂都是從那裏來的？你的父母只生給你一塊不健全的肉而已。你以爲你的一切都從先天傳下來的

麼？又你以爲人做的文章不給你很大的影響麼？你今天說得那些鄙棄作文章的話，我實在不讚成。固然，我們不必自己太過狂妄誇想，以爲自己是了不得的一個可以指導人家的大思想家或創造者或先覺或什麼；但自己也不必太自萎縮了。好，即使自己的確是個凡庸的凡夫庸娘，但盡自己的力做下去就算本領了可愛了。我不想我是個完全不能做文章的人，也不想我是個很做得的人，我以自己的所能表現，作爲，我就對得住自己了，從義務底方面說來，也就對得住社會了。況且，我以爲你，的確我不看錯，是很有創作的天資的，你怎麼說不曉得做文章呢？如果你硬是不喜歡和L.經手的刊物有關係，你就擇自己所愛的所喜歡的地方去發表，我也不會說你不好，誰也不會說你怎樣。你何所爲要自己那麼憤慨而自暴自棄呢？又況且，作文章其實對於你我將來想要作的事，將來全國民須得做的大變革，也是個很重要的一種工作，你不要太看輕牠呀！這樣說，或者你要罵我現在所做的文章全是反革命的落伍的罷。但我自問自己，我還未曾寫過反革命或落伍的文章的，最多我寫了一些氣

人，氣那些太自誇大了的詩人們而已，這未必就會至於傷着你的心或真想要革命的人的心罷。至於你向來寫的文章，那一篇不革命，那一篇不是血在滾滾在流？最少是在前進的作品？你那一篇文章落了伍？拿你的文章來比Ch社的諸英雄好漢大老豪傑的創作，那一篇遜色了或流俗了朽舊了倒退了不革命了落伍了？你不要因為Ch社的諸英雄說一句五千年前的頭腦便自己悲觀或瞧自己不起了。你的情熱你的火流似的血儘管飛逃出來，如果Ch社諸英雄真的要革命，不偏見，不戴色眼鏡，不歪心，他們該歡迎你；否則他們無非是一羣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想盜點虛名者流而已！於是乎我要更瞧他們不起而站在他們的反對反對第三個反對的線上了！

素！你還是作文章罷！如你沒有工夫，病着寫不得，你就不要寫，一切我都相信你而且愛你的。我從不會疑心你什麼，或對你有怎樣的懷着下流污惡的心。我有些話是和你玩玩笑，有些態度只不過是我的天生成缺點或環境的造就。我本質底愛你信你尊重你！你聽我的話罷。你一定要聽我的

話。如你要常常和我發起不必要的脾氣，或自己拿出什麼推想來和我爭論或大家來相對哭，苦惱，我想，我結局非發狂以死，便會永遠跑到外國去當永不回來的永遠的流浪乞食了！

我希望你有十分的決心和安如泰山的精神對自己對我！（因為我已是和你有脫不了的關係，離不開的的交結，——並非義務感，或什麼同情純粹，肉慾只有，是一種愛，愛，深愛。——假如你老是那麼忽變忽靜，忽哀忽樂，忽喜忽悲，忽似看我很不起，忽如重視我似的那麼樣，——據你說，這些都是因你愛我，而我冷淡的緣故，我現在十二分明白了，十二分望你以後不要多心，一切以原諒原諒第三個原諒對我，我也須得細心細心第三個細心對你。）固然，你看見年青的男子會想起我的不如的罷，我瞧到血色很好的小娘會心動的罷，這是人間，真的人間！但這是問題外的問題外的問題。因為我相信決不會因這些色情而把我們的靈魂和肉體相結着了了的兩個分開，除開是你我都互相憎惡起來了的話。

素，我不曉得對你說了些什麼了！但我總覺得

句句是我從心的話，雖很亂七八糟無倫無次的。

我從頭再看一看來罷。

再看來，越覺得還說不夠，很想續說下去，但算了罷，今晚我才曉得“情長紙短”這句最討我厭惡的話的真理！

我這兩天實一字都譯不得，因為自己懶怠偷閑，也因為你給我一點影響。

素，我不再對你多說了，一切應該你會很明白我的。

你的病還是要繼續醫下去，不要間斷好。費用不必憂慮，我一定會代你先設法。你只管安心，不要以為太累苦我。因為在愛的上面無所苦，苦就是愛！

“赤戀”你若有興趣就先看看罷，我來月譯它。這箇月內無論怎樣須得把“想史”譯成功的。

祝你不要生氣！還是盡可能的作文章；否則安心醫病，文章不寫暫時無關。

維銓。28, 11, 22晚。

三七

親愛的素：

你這幾天不病麼？我覺得我真對你不起，因一時的忿氣，竟要寫那樣的信使你傷心。

今天到Y.T.那邊去，他問及你，我說這兩天不看你了，和你吵了架。他說因為菓糖爭喫不平的罷？

從別人看起來，我們兩人的關係好像很有趣似的，很好玩似的；自己反想一下，真是，雖我們常要因小事大家互相爭執，互相苦悶，但一方却因之而要越加互相理解，互相親密，互相愛惜起來。

素，我這兩天真覺不安，一個心空空洞洞，似失掉了什麼。你不覺得怎樣麼？你不會和我一樣麼？

我想我們兩人終久不會分離的，除開誰先死了以外。所以我想大家還是大量地不要各執小性子好了。

譯書Y.T.還未拿去商務印書館，真是糟糕！你到底想搬家不呢？

我自來血雖喫了只大半瓶，但覺得很好似的，那鬼病似乎好了，我以後只要有錢喫補劑，想無不全治的。

自來血你可不可以先拿一瓶給我？以後有錢再買還你好麼？

亦戀看完了未？看完了請拿來給我，我要翻譯。你那兒我實在不好意思再去了，請原諒。

願你不要太多心。

我真不想回漳州去了，因為要醫病。

你來麼？

維銓。12, 10日。

三八

親愛的素：

剛才聽到了你許多許多的傷心話，令我好不難過，好不自羞。但事情已經如此，實在無法。我十二萬分望你原諒，把過去的一切都忘記，重約將來好了。因為我實在很愛你，現在，將來也一定是。這樣不是無問題麼？問題不過就是我目今體弱而已。若你每要提起舊事來作證明，來推測，我也無從辯起，而再也不想申辯了；因為我現在的心對你有這樣的誠實，這樣熱慕，這樣愛戀着，什麼都可以聽你自己想，疑，或甚至於逃去的。我不想以淚水來

求你的同情，更不想以自己的愛來束縛你自由。我現在以極和平極誠心對你說話。我愛你愛你愛你。如斯而已。你要對我取如何行動，一切任你自主罷了。

我已決心回去，這回不會再變動了，除開譯書賣不成功以外。我終久須得回去一次，只是遲早的問題。

在漳州有什麼事做？我最多住幾個月就回來的罷。

Ch君下星期三就要到漳州去的，我希望來得及和他一道走。

Ch君的女友，在Ch君去後要搬來這裏住。

到今天Ch君才老實對我說她是你們湖南人，從前也曾在武漢政治部工作過的。或者你們認識的也未可定。假如我同Ch君一道回去，你來不來這裏住？我想你搬來這裏住也好罷？省得自己弄飯，雖稍爲貴一點。你意如何？

Ch君的女友好像現在也很多病的樣子，你若搬來了，你們倒可以同病相憐了。而且我看這位女子也不是無聊的一位，你一定和她交接得來。

你來不來？

我現在很擔心譯書賣不成功就糟糕。

素！你不要太過慮好了罷？不要太思前顧後地好罷。我不會是那麼沒有靈魂的一條野狗呀。

祝你健康！

維銓。1928, 12, 13。

三九

素：

沒有信紙用這原稿紙來寫信把你，望勿怪！

一切都是我惡我壞，請恕宥罷！不過你要信我，我並無心對你暴或凶，我全個心只在爲你着急爲你打算爲愛你！你爲什麼常要那樣誤會我呢？豈是我前兩三年欠你的重債，現在要我即刻還麼？啊！愛的債！愛的債！我深負了你的愛的債！到現在我才曉得寶貴她尊重她！然而然而，你已心偏了，性執了，這個愛的債我將無期可還麼？這是莫大的悲劇。

素！從你那邊氣忿忿心惻惻滾出來，眼淚在瞳子裏翻筋斗，若非H.ch.趕來帶我到茶店喫茶，我

或者要在途中痛哭一番！我多麼自尊心的·一個人，無謂的自尊心！我怕人家取笑，我終於偷偷地把淚汁吞下肚子裏了！

我忿恨極了！我在中途對H.ch.說：我將永遠不再睬你了！而且心中十二分決心：我永遠不再看你了！

直到今晚生炭獨自細想時，啊！素！我還是覺得我離開不得你！我怎麼能夠離開得你呢？你過去的愛有那麼強的力量在牽引我，過去那種純的熱的紅的心那麼美麗地在我心上重版三版四版無限版地翻印，我怎麼能夠離開你呢？素！假使你沒有過去的那麼一段對我的純情的愛，狂，犧牲，我現在或者可以即刻與你絕交也算不定。

你現在對我是沒有什麼憧憬了！我回上海給了你殘毀的現實和幻想；你現在所以有時還依依難捨，不過是你過往那種熱情的惰性而已。你對我已失了從前的愛慕和熱望了！這當然，必然是這樣！因為我畢竟是個極平凡極利己而且極殘酷的人！

素，一切我都不怪你！今晚非常懊惱地拿出你

的書信，讀了幾封，今昔一比，不禁淚點十斤重地
滴下來了。

現在來寫這信給你，依然要淚糊糊地……想
對你說什麼，但終於說不出什麼……我只望你庇
佑庇佑……

我雖曉得你已對我失了幾年前的愛的熱了，
但我總決心此後只愛你……不過，素，我真恐怕我
欠你的債，就有心想償還，你也已經沒有承受的熱
意了……

隨便你的心罷，我愛的素！

我實在蠢得連信都不會寫了！

我或不回去算了罷！我真苦惱萬分！你既不能
承受我的惡毒或淺薄的愛情，常要對我發牢騷脾
氣甚至於加以侮辱，就有千萬回能忍，終會有一次
不堪而爆發的。一爆發將如何？定不是好結果哦！

我再到日本去送死罷！

或者你以為要革命就不能愛的麼？

或者你以為真自覺的女子就不能近男子麼？

或者你以為你自己比我高幾萬倍的麼？

或者你怕人笑譏，那麼怕人譏笑的麼？

啊！我真不曉得你的心！

我真不解你的靈！

你是個這麼古怪神祕苦惱人而又可愛的人！

我實在耐不得許多彎曲反覆的苦悶與悲愁！

有時我真覺得你太高高高高高高了！

是不是我們男子只有愛那些只會化粧喫飯撒嬌賣淫的女子的資格？

我越來越覺得你對我很傲慢又傲慢……我這麼愛你，但你處處時時都要那麼輕視我苦我！

素！你到底如何？

我不曉得解決。

請你替我解決一下罷！替我解決，同時就是你自己的解決！

我將一切人都不會面！

我要走外國，回家或怎樣，只等你的回信如何而決定。

維銓。20夜。

這信還是寄給你看好了。

今天得你的信，Miss 黃和我立刻到你那邊想

看你的病，但你不在，空跑一趟。

當你們的娘姨開門，一看到是我的時候，立刻做出很不高興而帶鄙棄的神氣對我。我實耐不得此種氣。我百廿萬分決心不再到你的聖地了！

棉被再兩三天就好，或者我叫娘姨送上。

維銓。21，晚

四〇

(在上海)

親愛的素：

今天中午和E.P.到你那兒去想邀你喫飯，豈知你又生病了！

你那個聖地耶路撒冷又不準異端者的巡禮，一個人孤孤單單冷冷清清，病也不得個人招呼，真是使我難過！怎麼好呢？

今天E.P.說要代你催真善美的稿費，不知道要再等幾天你才有錢用，不急死了麼？

我今晚把前給你的詩稍改一下，分作四節想就此對付“奔流”的八期算了罷。雖不好，但却是我的真心真血，所以我想總有發表的價值。

現在把新添的最後一節裏抄給你看：

.....

啊，聽，我的話要你聽要天地聽！
也許我的毒爪已抓破了你的身和心，
但我是愛你的，我只愛你，你
你在壓榨機的陰影裏待放的紫堇！

啊，聽，我的話要你聽要天地聽！
也許你的心覺不到我渺小的溫情，
但我在愛你，只在愛你，你，
你綺麗的熱烈的晚熟的青春！

啊，聽，我的話要你聽要天地聽！
你不斷的淚水已將我的河流穿成，
但願肥的春水瘦的秋澗，
向後只爲你流爲你澄清！

啊，聽，我的話要你聽要天地聽！
我在此送給你最後的我的愛的心，

如你不承受呢，我將付與刀刮的北風，
使牠吹到北極的冰山的絕頂凝凍！

其餘的前三節和前送你的一樣，不過前後稍變動一下而已。你想可以罷。但可以不可以是詩的問題，我現在對你是心的問題。我這個心如你不要了，就真的要將牠以鹽醃起來，以冰箱把牠凝凍寶藏起來，將使牠永不再開花，直到你慈悲的手把牠提出之時！

素！你的病怎麼好呢？你該安心了罷！你該信我了罷！第八期的“奔流”如把我的詩發表了，那時你再一看，那真是我送給你最後的心之聲，我此後想不會再作詩了。這詩或者就是我最後對詩神的祭文囉！

據E. P.說，北京來的那位中醫，很利害，如藥喫得中，不過十幾劑工夫就可以好。我想你何不就醫看看？西醫對你的病好像沒有什麼特效似的，本月廿號的九十元稿費，我想你就拿去做給中醫治療費用好罷？

我十號拿得到錢，一定再去治療幾次，回家後

又養兩三個月，回上海時一定可以把個康健的身體獻給你，你不要悲觀！我不能獻給好的身體把我唯一愛的人，實在是我無限的傷心處，你也該曉得罷。

我計算須有150元才得回家。但你不必替我擔心罷，我可以弄得到的。

我實在很不願意離開你，但沒有法子，我依然須回去一次。再出來時將永遠跟着你的，你記着！

你近來對我很冷淡的樣子。但這難怪，假如我是你也會這樣的罷。一切望你恕宥！

你的病如果是那鬼病，我想你速去就醫如何？啊！提起來我真心痛！這可咒詛的毒！

素！我是準備着放在俎上給你宰割的。如你把我殺死，我是多麼幸福喲！如你能夠冷心去戀別個好的男子，我是多麼悲痛而又歡喜喲！

但素！我們不要自暴自棄罷！

我們拿出生的強的意志來罷！我近來屢覺生的無味生的重累，真危險！

願我和人都得平安！

願你幸福無量！

啊！做得到麼？

但是我們要努力做着呀！

人家說我無用無用，我將時以此話自勉！爲着我自己，爲着你的愛！

以前一切當死去，從一九二九年起重新做人看看。

你很覺得我可笑罷？但我已準備做一條生羊，放在你的組上任你宰割，怎樣都不會傷心的。

祝你少病！

維銓。1929, 1, 7晚。

四一

(四一至四五自漳州寄上海)

素：

我到家了，真糟糕，沒有一個地方好住，好寫信（把你），寫文章，做事。

我在找房子，還找不到。找到時，當再通知你。

在上海住慣了，漳州簡直像個荒村。什麼溫泉浴，什麼好養病，簡直是理想，是我們的理想。很想找一間有溫泉的私宅住，但據說是沒有的。從

前 miss 黃說她姐夫家有口溫泉的井，其實那有這回事。

分家另住很難實現，我再兩箇月大概可以回上海。

你這幾天好麼？病態如何？猶其是那病怎樣了？我真掛心呢？

相片洗出了快寄一張把我。

母親提起婚事，我說在上海有一位女朋友很好，一俟我身體強壯了，就想和她結婚。她不大高興似地，但這有什麼關係呢。

想寄錢把你，籌不出。你可以敷衍得過麼？很急用時間 S . F . 先支稿費可以麼？

再過幾天寄幾個水仙花頭把你。

你如果定要來漳州看一看，可預先通知我一聲，好使我準備間房子給你住。但我想是沒有什麼看場的。miss 黃到了她姐夫家，很失望的樣子。

我能夠早一日租得房子，就好安心做點文章寄上海去的。現在心緒還紊亂得很，真着急。

漳州絨沒處買得。

橘子要喫麼？

你怎麼沒有信給我？

法國那位小孩子有信給你麼？你怎麼不和她通通信？我很想和她認識認識。你能夠告訴我她的通信處麼？

這裏的氣候暖和極，大衣穿不得，寒暑表老是六十幾度。

今天下雨，颯颯淒淒，令人好不懷思遠地的人！素，你念我麼？我給你一個接不到的渴慕的Kiss！

祝你病快好！

維。1929, 1, 28號。

四二

素：

水仙花²終於找不到，無論在城裏或到鄉下，真悲觀！

今天沒有辦法，只好買一些漳州的名產送給你，恐怕你懶得去取罷？

你怎麼還不寄信給我呢？我回漳已經十天，怎麼還不接到你一字呢？莫不是你病得很利害不能寫信麼？（我已給你三封了）

我房子仍舊找不到，每天無事做，文章也做不出，怎麼辦呢？

我們合攝的相片洗好了沒有？請快一點寄來。

素！我近日真煩悶極了，我不曉得該跑那一條路……

這裏的朋友都很慫恿我當教育局長，做一番痛快的變革看看。但我自問才薄，兼之有你的關係，總未能下決心哦。

你醫費生活費支持得來麼？很困難時我可以先替你設法五十元去。快寫信寄我。

我這次回來，實自尋苦惱喫，真悔不該！

你又要是那麼屢次慫恿我回家，我所嘗的苦痛煩惱，你應得半份。

維銓。1929, 2, 4號。

四三

素：

我剛剛喫完了一貼中藥，苦極了，現在是夜十一點鐘，來寫信。

我真煩悶苦痛死了！我今晚破天荒地喫了好

幾杯酒，但酒入愁腸是化作相思淚的！

我實在很難設法替你匯點錢去。雖有兩三間屋子，母親還在無論如何不能賣掉，我自回漳只問Ch君借了一百塊，F.W.急用拿去六十塊錢。我很想快一點譯書寄到上海，從上海的書舖轉給一點錢把你用。結局最好只有此法。我從明天起就拚命地譯罷。

越想越是我們只因經濟困難，才有這樣的苦噢！我咒詛金錢！我又沒有房子住，又無錢，又有個頂使我關心的人在遠方病苦，又有個待我設法維持的家在眼前……啊！我真悔不該來漳州這個死故鄉呀！但不管罷，我努力就是，明天我譯書，在F.W.家的一個亂雜不堪的小房子裏！

祝你好！

2,6晚。

四四

愛的素：

盼望你的來信，盼到今天才接到你的一封幾天寫成的掛號，看了真難過……

想我真是個罪人，而我又不知贖罪之法，素，我此生，素！我此生將永遠愛護你，捨此不知……

你聽醫生的忠告算了罷，你不要做文章，安心靜養一下。再幾天我一定替你寄點錢去就是。

我真着急死了，我悔不該聽你的話回家來，使你一個人孤另另地在上海受苦……而我自己又添了許多煩悶悲愁！

愛的素！我真對你不住！我給你傷心給你病，不能醫你的創痕，不能給你充足的病費。縱我有七十三歲的長壽命，我將無以補我的罪孽，滿足你的愛的心！

我咒詛性的本能！一切的愛戀因是以生，一切的病毒由此暗侵！除夕之夜我們何苦來呢！我悔不該，真悔不該呀！如果那晚我再忍心一下送你回去就萬事都沒有，你的病痛沒有，我的惱愁也沒有。素！我們雖是爲着愛，但這愛未免問我們支取過大的稿費了。

根本是痛恨我不該得到那鬼病，但再根本只痛恨我不該有性的本能和愛的失心！

素！有什麼話說呢！我們努力罷！終久要死的，

死了一切干淨。想天下人比我們可憐的不知幾千幾萬，他們還是要生下去，努力生下去的。我們就不能夠和一切的惡運奮鬥以終生麼？願我們一切的牢騷悲苦永遠離我們，只知努力算了罷！

我接了你這封長信，我看了真覺得人生的苦痛徹骨，寞寂無邊，很想在夜中睡時死去莫再醒！但心愛的素！事實做不到，此苦此痛只好默飲終生，願大家好漢地承受牠！

我常常想你能夠把我殺了就好，因為你如把我殺了，我一切的對你的罪或許可以減少半份。你為什麼不能夠把我殺死呢！在你最愛我的時候，在我最愛你的瞬間，你如能給毒藥我飲，我將怎樣的感謝你啣！你怎麼不呢？

我真千不該萬不該回家來。不看了一切可以不管，一看見實難為情。我不能立刻就離開這可憐的家。

你祝我的誕生麼？我詛咒自己的出生！

你老在疑心我愛她人，我的性格實在堪使你疑惑。我想對你不再作無理的辯解了，不過你要相信我，我無時無刻不在和一切的疑惑奮鬥，無時無

刻會把你忘記的。我們的愛有這樣長，這麼深，愛的素！我真不知道用若干淚水才洗得干淨我給你的創痕！

我實在是很壞的一個男子，我無資格可以得你那麼專誠的愛！

素！我永遠不會拋棄你的，你安心罷！不過你要曉得我是很不中用的，於物的上，於力的上。

我極力想法早離漳州，願你安心醫病！

相片還未接到，真想看。

我已寄給你好幾封信了，該接到了罷？

我很怕你要從我的信中自己找出臆測的苦惱。你能不能夠信我這個靠不住的人，無論接到我什麼信都歡喜？

願你心樂病輕！

維鈞。2,7。

四五

愛的素：

這三天來苦悶達到極點，沒有寫信給你，怕的因為寫給你看了，恐你病上加憂。

天來的霹靂，昨天接到上海元(惠元?)來的電報，說“素危速來。”啊!你病危麼?你曉得，我現在是如何地寶重你，你如果一旦有差池叫我怎樣活下去呢!?你不曉得罷?我看到你危的電報，倒伏在母親身邊苦泣痛心流淚，使我的母親驚得以爲我是被人欺負被人打了或是酒醉哦!愛的素!你的病那樣利害麼?我不讓你有危險的，不讓你有危險及生命的!

着急了一晚上，和母親說了若干苦情，終於母親忍淚含痛肯讓我到上海看你了，但條件是最慢一箇月須再回家。素!什麼條件我都答應她的，我只一心一意着急看你去，我恨人類的文明還差的遠，不能任何地都可以隨時有飛機坐!啊!假若有飛機……

今天早起，或閃夜來的思痛罷，每回咳嗽每回要覺得右肺部隱隱作痛。但愛的素!我死也想趕來看你的哦!

多方奔走，多方設法，得了一百塊錢的旅費，於午前十二時從漳州出發了，一路的愁思，一路的驚心戰胆，一路的山光水色皆淚痕，一路的人聲物

影都愁悶，素呀，至下午四點半鐘才和我的侖弟到廈門來了……

馬上去問船，但失望！無船喲！要等下星期四才有船喲！今天十五號，要等到廿一號才有船開喲！啊！我咒詛中國的文化落伍，交通不便！

愛的素我的心！這五六天我要怎樣過法呢？我希望來電是騙我的，不是真的！

你是騙我的罷？不是麼？假如你不是騙我的，我怎麼辦呢？我不能即刻就到你身邊愛撫你看你喲！

我已打兩電給惠元，頭一張說“即往”第二張問實情，想我在寫這信的時候，你已接到電報了，望你速覆。

我真急死而又沒有辦法！我不能不等船，而廈門的旅館生活又花不來，不得已明天又回漳州去愁過幾天！

素！惠元的來電我只希望是騙我的就好了！

我不知要說什麼喲！我眼睛酸澁淚流不下，我今夜如睡得着，願夢魂飛到你的身邊！！！！

維。2, 15夜於廈門華南旅舍。

四六

(四六至四七在上海)

親愛的素：

我決心還是在P.S.書局替他們編輯一兩個禮拜，順便把“赤戀”譯完再回去。

其實這裏並不甚吵，昨天因為很想看看你所以又到你那邊去擾你的精神了。

文章真的非做不可，非趕快做不可，你怎麼能夠有工夫再去找房子呢？我想最好請老潘住一個房子，你在前房或後房，你住的房間不準人進去，那麼就可以馬虎一下了，雖是不十分寧靜。

你的苦衷我十分明白，但目前實在沒有辦法，除開這樣且將就下去以外。

做人實在難極了，我們只好盡自己的能力和人底自然底環境鬥爭或妥協，捨此沒有辦法，有，就是自殺。然而自殺我們願意麼？這未免笑話！

我決意這幾天，最少一個禮拜，要壓下我想你的心，不去吵你，你安心做文章罷！我這裏很舒服，你不必替我擔憂。

有什麼必要的事和我商量，就寫信或請惠元老弟跑一跑，如何？

再，你如果要錢給醫生，可以問S.F.要來，因為你還有“接江”的稿費他未算給你；而我也可以多少先問他再要。

我想，你和老潘是那麼好的朋友，有話不妨直說。你看見人影文章便做不出，多管下閑事腦筋就紛亂而文思要打斷……等等，這些話，你何防對老潘說呢？想老潘一定會原諒你的。

素，你想如何才好做文章，你就如何辦好了，只要有個辦法，我們互相盡力幹下去，想沒有辦不來的道理。

現在存在我們之間的並不是“愛不愛”的問題，而是“病”與“死”的問題。說愛，我現在實在有這樣的愛你，而且想永遠都愛你——雖難免要遇着種種的誘惑，然我總是力避牠們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怕“病”與“死”，我們何時何處都可以自由熱愛狂愛下去。但是我們一方面要愛，一方面却怕因愛而把各自的靈魂殺死，成個不中用的東西。還另外有個頑固的病在中間作鬼……

…結果，我們就常常要吵架，生氣，苦悶。

· 但我想，這也不是沒有辦法的。經濟問題解決了以後，什麼都容易辦得到，不是嗎？

廢話不必多說。現在你頂苦的就是做不得文章和病，病盡力醫就是（捨此我不知有別法），防礙你的文思的種種刺戟盡力打開就是哦。我十二萬分希望你不要悲觀，不要着急。事情總會變好的。

我何時總在做夢我們的身體變強起來，好好地幹一點實際底的事情；但在辦不來之前，只好且將就做文章。

關於這些話，我們是常常說過的，而且你要比我還明白些，可不是麼？所以，望你安心，努力，歡喜就是！

維銓。5, 10。

四七

素：

昨晚我在車中因買票的事已有點氣，所以在路上有些對你簡慢無禮的地方，請原諒。

你對我一切的一切都發自愛的動機，我很明白。我只希望你豪放一點而已，也別無什麼惡意。

流淚是不必要的，我一想到我們的前前後後，一看到你的淚水，實傷心萬分。我們的運命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必須相愛互助下去的。我對於“愛”，並不希望什麼“無邊的自由”。我只願“愛”能夠使我們比無“愛”之時更加活潑些罷了。如果在“愛”之中，大家要互相得到一些無謂的抑壓和苦惱，我們愛什麼呢？

昨晚的事請都忘記了罷！

我願你不要太神經，天氣很熱，身體要緊，千萬不要憂愁，自尋苦惱；寬心罷！我還是愛你的，而也承認你還是愛我的；如果我們已經不愛，那還說什麼，一切聽你處置就是了……

你要過來同喫飯或是叫娘姨送過去，隨你的便，對於這些，我是沒有什麼格外的意見的。

我曉得我是個很壞很不中用的男子，你的父親，你的妹妹，你的許多的好友，都說得不錯，但只有你對我特別盲目，竟要愛到我這個壞蛋來，也只好怪你自己。不過事情並不是不可以改造的，你如

真的想離開我，和我脫離愛的關係，我也無法挽留你，縱我在你面前跪拜。並且我一想及自己的病毒，縱我有對你無限愛的心，我也不敢強留你！素，我實在欲哭無眼淚……

我對你不住的地方，雖很多也未可知，但根本只有一件事我自覺得對你不過，就是那鬼病……除開這個以外，我自問良心是對你並不壞的。

至於性格上，那是無論怎樣相愛的兩個男女，也決不會完全一致的。不待說我有若干性格不能使你滿足，你也有不少的性格使我不高興，這是無可奈何的。大家如能夠忍耐相處就好；不能便也就丟手算了。

人家要說我卑怯，躲避責任，那也聽人家說去罷了，我到此也不求什麼人來理解。結局人是醜惡的，自己也難得做一位天仙佛爺，心淨如琉璃水晶，有毀謗，我甘受。

不管你我誰先死，我是決心和你愛過一生的；然，事實如斯，我既身心壞到這樣，而你神樣的人又要那麼從我處得到幾許無邊的苦惱而不能自制自己的盲目的愛情，使我實不知如何應付。

生命實在短促得很，問你我到如今得到何種快樂，做出甚事來？啊！怎麼辦好呢？我們的天地要老是這樣沉悶黑暗的麼？

你說你已沒有什麼話說了，決心要去。我也是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有，也不願再說了。然，我却並不決心離開你。最後我一句：我還是希望你愛過一生。這話，我自己保證不是因要你的同情，或因責任的推諉！縱使我真的是個卑怯者，我到最後是努力要做個非卑怯者的！

因此，一切的處決只好由你！

你常要以人家不理解你爲口實，而哭而想離，而自己傷心。我勸你不要這樣！人這個動物，的確是很難得互相理解的。試問你自己能理解人至何程度，自己的受屈也就會釋然於心了。

你決不做尼姑去的，你自己說。我也相信。你這點勇氣，也正就是我愛你的一個原因。我也不至於做和尚去的，欲做也不能，你也可以相信的罷？

啊！算了罷，一切都是嘆語，不中聽的話！愛至這個地步，也就可以了。然而我還是愛你，還是想

和你仍舊愛下去，望你也不要決然地斷絕罷？如果要決然地斷絕，我便要求你不要流眼淚，做一個笑容給自己的新生活開步走第一步的賀禮。

維。1929, 7, 17, 午後。

四八

(四八至七〇自上海寄吳澍)

素：

我總覺得你今晚不該那樣冷寂地一個人就回去了，但我也說不出爲着什麼……我只覺得人生淒涼，眼淚欲滴……莫非我的死期近了？但我又覺得我還未生活過，覺得從此才要生的樣子。……

我要痛絕的感傷像我的夜夢永不會絕滅，我是這樣，果這樣的不中用麼，如你父親如他人所言？

每念及你的病弱我的病弱，總覺前途黑暗無光：一轉，念及你的奮鬥力和我的想上進的心，又覺我們的生命有很可靠的源泉。

我的素！學校實在無味而且麻煩，你到那邊爲的原是身體，若對身體沒有好處而反要加累，你決

心絕棄它我很贊成；不過處世難於上天，猶其是你那樣孤傲得古怪，清高得到蠢的性格，我實不曉得你此後又將怎樣生！你能不能夠化俗一點？能不能夠忍氣一下？聽你說種種話，我不曉得要怎樣替你擔心起，又苦，又傷心，又憤激，對於人情，對於世態，對於無能替你造就風雨亭的我！

我的素，我直言，你的性格太“馬鹿正直”，太潔癖得令人不好過了。

照你現在的身體，只好靜養，你當把一切別的顧慮放在一邊，在可能的範圍內想法休息身心一年半載。要達這目的只要你肯隨便一點，實不難辦到。一，我從心願意努力掙錢來幫助你（我所以不能安心做事，大半是因為你不高興讓我幫助，使我覺得無味沮喪）。一，你可以回家一下（只要你不把她們的女性的狹小的嫉視心放在懷）。這兩個方法你可選擇一個，只要你歡喜願意的話。說來說去，歸結是你的個性問題。可是爲着要救自己的生命起見，不防漸把你那倔強的個性壓一下子罷。

這一嚮，爲着你的問題不能解決，我常萌自殺之念：我覺得我這樣的念頭不對，但沒有辦法，除

開你能安心歡喜地生活下去以外。這些話我怕你聽了生氣或傷心，不願意說，但終於說了。你能夠下最後的決心麼？

維。11, 3夜。

四九

素：

你真的對我太冷淡了！我今天一天老在等你來，你竟不來！你爲什麼不來呢？但你既不來，也不給我消息！你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你想我是個可恨可憎可棄的人，請你明白說罷！我曉得我不會給你什麼益處，不能使你幸福，快樂；反之，要給你種種的虧喫，給你種種的不便。讓我來自決麼？你是要以冷淡對付我，使我自決的麼？好！我自決算了。讓你自由去罷。我躲藏一兩年起來用工！

或者你是想以冷淡來試我的心的麼？若然，你就大錯特錯了。你從前曾以冷淡來試S君，畢竟演了那種再慘沒有的悲劇！你現在還不了悟麼？你以爲一個男子受得起一個他所愛的女子很長久的冷眼麼？你越冷淡，我越氣憤，越要生起反感來。素

喲！你明白了麼？縱使你有怎樣的苦衷，你既愛我以上（不愛自然無話說），當不該這樣對我冷。

商務只能給我一百七十四元的稿費，我真頭痛！不曉得怎樣支配這筆款好？但你的病費最少也要留50元給你。

到真茹去看房子，不中意；畢竟我還是到蘇州去看一趟來算了罷。

25日一封信，總想不寄給你，因為怕你生氣增病，但我終於忍不住，現在還是想寄給你看看的好。因為我實在是那樣地感到，我不能忍下去的。

我決心明天（禮拜六）和P，到蘇州去看看，若好，我就決心住在那裏；不好，我仍然在上海，但搬終是要搬的。我已和房東說過了‘在十二月八九號搬家。我這一次真的要搬了。

素，你應該清白罷？我很不容易決心，但一旦決心了，任誰也移我不動，我是頑固非常的。

我曉得你很好，很可愛，但你太使我傷心苦悶哦！不待說這也是因為我壞的原故。但我老在祈禱上帝，願我所愛的人幸福！

素！我要你真面目地對我說一聲，你不要常是

以半嘲半諷半譏笑的口氣來對我談話才好。因為“愛”不是好玩的，許多不幸的結果，都是由於不真面目的態度得來。你該曉得，你現在叫我怎樣做，我便可以怎樣做，即使你令我死，我也願意。若是你以為我這個人在你是無關甚麼重要的，那倒也容易辦，因為這樣我雖自己要傷心也可以安心離開你，讓你另找新生命去。

我現在平凡化了也未可知，我很想能夠平和地過一兩年，使體健！預備到外國跑一次來。

若因愛的問題老在鬧不清，我似乎要沒有救藥了。

我不解為何我們兩人每回見面，總是格格不入，儼如冰炭永不相容似的，苦悶，惱氣。結局我們的性格是差得那麼多的麼？結局我們終於不能夠互相融和地愛下去的麼？果然，我也願早一點分開好了。

素！愛你的人多着，保護你扶攙你的人更不少，自然少了我有什麼關係呢？少了我，你的前途，你的生活，或許，不，必然地要比現在好很多，為此，我也常常想過；到底還是讓你去自由自在發展

你的生命呢，還是割不斷我的愛讓牠永牽累及你呢？

素！我懇願你給我一個明白的命令罷！不要這樣對我淡漠，若即若離。我不願意做個無意思的“雞筋”，使人家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1929, 11, 29夜。維銓。

五〇

素：

迴思轉想，我實在對你的情，愛，太不住了。你對我熱烈的愛可以泣鬼神，但我對你却除開苦痛以外不能給你什麼快樂或安慰，雖我存心是要對你好的。此生，我不曉得要怎樣來看護你愛顧你，才能夠使你胸中積結千層的怨憤悲愁的凝塊寬鬆起來。

素，我覺得我實在罪深惡極。我未嘗想作壞，但我作出來的都是壞結果。這兩年來，我給與你肉體上的痛楚和精神上的不安，是我最痛心的事；我每每要在深夜自己暗泣，每每要悲觀，要憂鬱，未始不爲此。然，我要對你如何辦呢？我現在是這樣

的無力，不中用，有毒，如我痛愛你起來，結果一定只是增加你的苦痛而已；不愛，你的寂寞的心又有誰來撫慰？啊，素，想及此，我的眼淚又要滴下來了……

若你能夠斬釘截鐵地把我拋棄，另尋新愛，或是把精力移向愛戀以外的事物上去，你或許也可以快樂一些，最少不會有如狂的悲哀來攻擊你；可是我曉得這你是辦不到的。你的性格是那樣的高潔，不如我的糊塗混帳……

要愛我不可能，不愛我又不可能，但這不可能又都是爲着我。素，我怎麼這樣壞這樣惡呢？我曉得我壞我惡，但我對牠們又無可奈何。所以，素，我情願給你殺死。你若殺死我，我當有如何的幸福，把一切的罪的重擔從心上卸下來的幸福！素，你殺死我能！但我又曉得你決不會殺死我的，好沒有出路哦！好悲悶哦！

現在我們的關係，雖表面上似乎已經有了一個平和的解決，但內心却仍舊充滿着不安，憂傷，苦悶和如針刺的劇痛。素，你對這內外的矛盾有方法使平麼？我對你已說了好幾遍，你以爲怎樣好，

我便怎樣辦；我是完全聽你的哦。

由理性說話，你如不愛我，是最好的。愛我，便難免要苦惱。我自己也是一樣；我如不愛你，也不愛別人，再好沒有，要愛，便傷。

這是很奇怪的事實，每次你若笑笑地如朋友對我，我便從心要求對你親切；每回你若緊迫着我，作出憂愁或忿忿的臉孔來的時候，我便要跟着你也不高興，甚至於發脾氣起來。又每次你若笑笑地，不加絲毫的憂愁或悲哀的表情，只是笑氣融融地想來愛我的時候，我竟是心樂不可言，愛你的心不知增加幾倍，但這是很少經驗到的，因為你很少這樣對我。素，愛畢竟是要笑的，人畢竟是要求喜氣的麼？我們須得細細深思一下哦。但深思也不中用，你所以不能常作快樂的樣子對我，原因都在我的不好，都在我的對你不住，而我的不好我的對你不住，我又無可奈何牠。所以根本問題還是在我一個人。但我個人要怎樣改造，怎樣刷新呢？我不曉得，或者曉得而自然辦不到。素，我無時不在努力要改造我的心和身，但很絕望的樣子。這個悲劇的奮鬥使你傷心，同時使我自己也心冷。

所以我前天聽到你決心不愛我，想和我做永遠的朋友，心雖覺有說不出的酸苦，無限的悲傷，但同時也覺得這樣能使兩方面都減少煩惱很多，而讚同你的決心了。

我決不會再找什麼女子去愛她的：這我自己信得過。若有什麼女子要來找我，我一定趕快來求你的援助，想盡方法排開。如排不開，結局又是苦惱，煩悶，悲哀來擾我，我一定自殺。

啊！素，我實在是一隻很不中用的迷羊，願一切的人都不睬我最好！睬及我的人，也要跟着我迷的哦！

我現在唯一的目的，是能夠專心爲學，脫離一切的苦惱的戀愛。但對你例外，對你，我當盡我的能力來安慰你。你從我的身上及心上所得到的肉體上的苦痛和精神上的受傷，我當竭我的能力來醫療你。我將是你終生的伴侶，縱使我和你沒有戀愛的關係也是，縱使我或許還要做出什麼壞事來也是，除開你絕端討厭我，不願意！最後讓我喊一聲罷，愛的素！戀愛在我們不是頂寶貴的東西了！

維。1929, 12, 15夜。

五一

素：

你安心罷，我此生此世，除開你幸福，我是決不會從任何女子的身上得到快樂或安慰的。這一次的風波，實在令你傷心，但我一點也沒有意思使你苦的，一切都是運命的搬弄哦。

歷年來總在鬧愛情鬧得不清，有時夜靜更深細細反省起來，實覺好笑，又覺可憐。因此，你這一次對我的通電下野，雖給我以當頭一棒，令我失望十分，然，我想也好，因為愛情在我們已經是太熟識了。我們能夠至於這樣清心做點事情過下去，互相做個世上再好沒有的朋友也好。不待說，這不是我從心的願望，如你我的身體健康了以後，你還想和我過幾年稍近人生的快樂的日子，我是何時都樂意的。

你這回對我的絕情，似乎非常堅決，我這回的想清心做點事，不再去愛任何的女子，也一樣地有如泰山安定的決心。所以你不要常常替我擔憂，為自己傷愁，疑心我不久會再變的。的確我的心是很

易動，性是很流，但這回要請你看我動的心和流的性會靜如冬夜的皓月懸空了！素，你信我罷，安心好了！

你常說我和A.是天生成的一對，總有一個時期須得結合一次，我倒未覺得。如果我和A.是天生的，我便不會和她一離再離而將永不會再相見了。

選擇異性，各有各的眼鏡，然而不能夠造得一位十全美滿的，却是萬人一樣。所以無論怎樣相愛的兩男女，也要有些苦惱。

你碰着我，愛我，實在是你一生頂喫虧的事也未可知，但我不曉得這到底是我的罪不是？如果是我的罪，我不曉得應該要怎樣來贖罪才好？素，你能告訴我麼？

自從我決絕A.，你決絕我以後，我常感到一種深無底止的寂寞，同時感到廣無邊涯的空洞；然而我不很悲觀，因為我曉得這寂寞會使我精神上熱鬧一點，這空洞會使我的心窩充實一些。我將努力於工作呵！

我現在還時常要有憂鬱的臉孔給你看的，實

在只是因爲你的病痛和你的憂愁，並非什麼失掉了A不失掉了A。如果你的病痛好了，你的愁雲憂影掃開了，常是笑臉對一切，我便會跟着也歡喜起來的。

你未嘗飽試過濃厚的戀情，結婚的滋味，我也是一樣，所以我們現在雖都是年事已不少，還要這樣對於愛(男女的)熱烈，執着，不解脫，重視；結果要比別人受苦，喫虧，痛心憂悶。若我們能夠把愛情看淡起來，把一切的心情轉向他方，我們便都得救了。素，你果能夠把熱烈的情和血壓抑下去，把愛情看淡或甚至於看破麼？若能，我也替你歡喜。但我總覺得你無論如何是捨不得我的，雖我這樣破毀不中用而且壞透惡極要使你苦。素，你丟我好麼？你恨我好麼？你永遠地如憎惡冷風憎惡我好麼？你永遠如忘記前生忘記我好麼？你能麼？能夠麼？

以我現在的身體(我不說心)，我實在不敢再愛你了，因爲我老記得你一句話：“維，我不能再受你的苦了！”

以我現在的心(我不說身體)，我實在不想再

愛任何女子了，除開你以外哦！

素，你信我上兩句話麼？你信我好麼？信我？

我們互相努力找到各自的出路！然後素如萬歲！維銓萬歲！愛情萬歲！

1929, 12, 20夜10時半，送你回來之後。

五二

素：

無論怎樣說，畢竟是：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有血和肉和不甚重要的心以上，總要求誰個來承受來知解的，如此便生愛，既愛着了，便脫不開，永遠還想愛，雖苦亦然。

結局，無可奈何的出路只有一條，我想：

暫時不講戀愛！

素，你以為如何？贊成麼？如贊成，辦得到麼？

我想我一定辦得到的。

維1929, 12, 20夜11時10分鐘。

五三

素：

我實在慚愧得很！我不曉得我竟是這樣無能力的一個男子，不但不能使你得到安全的生活，而且要屢屢拖累着你。我想，我從1930年起，須得真而自地努力大努力一年，才能把我自己的難關和你的難關打半開，1931年再努力一年，才可以自由地呼吸幾口氣。

素，你安心守着你的愛罷，你的愛比天上的北極星還寶貴而且光亮。我是隻迷羊小狗，常要失途亂闖，但你閃閃的光，炯炯的眼，會把我從迷霧中引導出來的。不待說我現在不敢求你的愛，也立志一兩年不講愛，但我在眼淚流過後或心如空山靈而且靜的時候，總覺得我愛你是很深很深而與而微不可名狀的。素，我有這樣的愛你，你終於不會相信罷？因為我有這樣的壞，這樣的浮搖，輕薄，常要使你危，懼，不安，苦痛……你恨我好了！畢竟能夠恨我拋棄我最好！殺我更好！！

心由物成，但心實有時可以支配物。素，你曉

得我愛你什麼？我愛你的愛哦！因為你的愛是這樣大而且深刻。可是你愛我什麼？我不曉得，恐怕你自己也說不出罷。我物無，心惡，心善亦虧，物有亦毒。你到底愛我什麼呢？你如沒有理由說明，我便相信你愛，還在愛我，不過是一種自然界的慣性（或曰惰性）罷了。這種慣性的延長，在你有多少意味呢？但不要說罷，人這個東西，用人的語言來表現，終嫌主觀底，說不清，也不確。

我的性質很有墮落下去的可能，我的天資又極平凡；我所靠的只有一點，就是我常常想做好。但這點念頭誰沒有？我這個念頭能夠誇示他人的麼？由是你說老楊破產了，我相信，你說不能再愛老楊了，我也相信。這是不可避免的結論，除開有什麼神祕和古董底思想來粉飾。

如果奇蹟地我的體軀突然如牛壯起來，我的腦神經突然天才化了，那時不但你愛我有根，恐怕天下的女子都會想來愛我的罷。姿態的美不美，不過是極淺薄的愛的媒介的一樣式罷了。

但好，這些問題真不容易講，你現在很忙，不要費心思來想牠。你還是安心快樂地生下去，信我

是愛你的好了。願光輝的太陽永照臨在你的頭上和心中！願你常有笑臉！那麼，我就歡喜了。

1929, 12, 27夜。維。

五四

我的素姐：

你不曉得我有如何的心中難過，一個腦殼差不多要破裂了！你滿身的受傷，的病苦，十分七分是我所貢獻，我所造成，而我又老不能把我所下的這些惡的毒的痛的種子剷除干淨，無論到何時何處，雖快樂的時刻也有，但不過只是極短的瞬間，過後便是不可言狀的煩惱苦悶來對你對我攻擊，這個攻擊一開始，我心中常是自暴自棄，對你對誰都沒有好顏色，以致使你看了，你更難過，常要說我根本是不愛你的……素，我心實在愛你無邊，固然，我現在對你的愛的內容是很複雜，並非單純的戀情，但你想男女的關係能夠以單單的戀情維持一生的麼。

今晚你回去，我不送你，只使惠元送，實在心不安極了，但我無可如何的非回來不可，因為我看

你是那樣的不高興我送，不願意我跟，所以。但素姐，你該曉得我心是如何難過的離開那車站，我聽你說病痛得利害，我心焦急，但我無能為力，不能馬上使你就醫，也不能馬上叫你痛定，更不能替你受苦，怎麼好呢？送你到吳淞去，結局也只是一場鬧劇，徒使你越加不高興越加怨憤罷了，由是我終於決心回來。我回來伏在桌前墜淚，空嘯，飯無心喫，喫不覺其味……素如，我覺悟了，想了又想，我覺悟了，畢竟是物質上的問題哦！我有怎樣愛你的心，無物來做背景，終是空談，要毀滅，幻滅的。你有怎樣愛我的心，若不能捉到我的物，同時供給你的物，也終歸是要破滅的；縱使勉強維持下去，一定是個悲劇底的悲劇演不盡……我決心了，我的身體雖孱弱得很，但自信還可以努力一兩年。我今年努力一年掙錢，把我們兩人物上的缺乏填補起來，然後再說愛。這時，要愛，可愛，能愛，便愛下去；不要愛，不可愛，不能愛，就算了罷！我有這樣的決絕了！你若信我的話，你便歡歡喜喜地和我再努力一年，忍苦一年，若不信，我也無辦法，一切聽你。不待說，你現在身體上怎樣若痛，心怎樣傷，

我都明白，能夠理解。你的處境比我更難，更可憐，我也曉得。要叫你再忍一年的苦，實在困難萬分，好像做不到，但是沒有辦法，只得這樣做哦。如果馬上中了馬票或當強盜去搶一筆錢來，那問題自然是不同了。對於這一年的計劃，我無論如何是決心這樣做下去，再不改變了，就是目的只在錢。

至於目前你的病，我當盡力想法快籌點錢出來，使你繼續醫下去。若你能夠比我籌得快些，那自然更好的。譬如把你現成的稿子拿來，我替你去交涉，先支點版稅來也好。

又關於你的學校的事，只好讓你自已想好了。要不要實在兩難，難的原因無非也是錢呀！錢錢錢，素如，你討厭我說牠麼，還討厭我想牠麼！？

我用工努力，固然對於身體不大好，但如果能夠歡心喜意，快樂地幹下去，我想也不會怎樣喫虧。一個人身體的壞，實在關係於精神上安不安的地方很大。所以，如果我的精神上快樂，你也不必替我擔心身體的事。

啊！我們的苦痛終有解除的一天麼？我們的煩惱終有消滅的一日麼？我們終於會得到完滿，不，

較好的生活麼？茫茫然，渺渺然，我有點寒心，但我努力就是！

維。1930，元旦之夜，雨瀟瀟，人去後。

五五

素：

今天下午才接到你元旦寫給我的信。

看完了之後，我很感激你。

你說願和我同生共死，只怪我脾氣不好，性格靠不住。素，我以後當把我不好的脾氣改掉，把我薄弱的意志拿強，願你不要重新通電下野，永遠睡在我對你的愛的溫暖的搖籃中，而努力創作你的有力的生命下去罷！

天氣實在冷徹骨，願你善自珍重身體！

我以後誓不愛別個女子。

我和A.的戀愛，這一次算是煞尾的煞尾，真的以後縱使再和她見了面，或是她想再來捉我，我也不會動一根眉毛的了。

願你把A.的影像永遠從你的腦中趕出，莫再提起她來和我賭氣。因為我現在只愛你呵！

維。1930,1,5。

五六

素：

素如，你實在太苦了，但現在沒有辦法，只好大家再努力一下，好好地愛下去。一切無謂的苦惱讓她從你我倆的頭上心中滾出去罷！

我近來心變正了，再不會亂七八糟地鬧，你安心。我真不願意常常來對你說這種話，說多了，實在無味已極。過去如水流，現在多苦惱，未來海渺茫，這是人應負的三個無可奈何的影戲悲劇。（我這話在和你談哲學，不是有所指，有所存意，你莫誤解）戀愛真像今天我們去看 Tolstoi 的 Anna Karelina 的影片似地，未去看之前，懷着許多希望，熱烈地化費了許多工夫和生命，看完了，抱着失望的心回來。不待說，偶然碰着好片也有，但是很希罕希罕的。所以我以後決心不再看任何影片了！

維銓。1930,1,8夜12時。

五七

素：

今天下雪，怕你不來，但因有約，我終於冒着雪花紛紛，到車站接你去了，失望而歸。

你領不到錢麼？或是因冷不來呢？

“馬克斯學解說”我剛剛譯完了第一講，真不得了。我這個月非有100元的進款是轉不動身的，書鋪又窮，有稿也恐賣不掉，奈何！？但不管牠罷，譯起牠再說。

星期五來麼？不管來不來，我準於下午3·5鐘到車站去看看，這好像已成了我的一個習慣，一個歡喜似地。每回從安吉里的鐵門出去，直到車站上的這個短短的行程中，常有許多的希望和光彩（雖有時也有許多苦悶的悲哀）在我的頭上閃動啊！

來時請將“蘇俄普羅詩集”帶來，因為我要把前面那篇解說譯完牠（已經譯了一些了），好到北新拿錢去。

素，願你永不要再傷心，前途光明！我將永遠是你世上唯一最好的朋友，唯一的愛人（如果你願意的話）！

這個年頭真苦死了，但我相信再過兩三個月，

經濟上一定會充裕些。“生活是從明日開始的！”弗要失望。

維。1930,1,15夜。

五八

素：

你今天怎麼又不來，叫我到車站去空等半個鐘頭呢？

你學校到底辭得掉麼？或者是鼻病又發了？不能來？

我很想去看你，但襪襖服實在不大好進那高大堂皇的校門。

一個人實在寂寞到了極點。尤其每想及你的時候，總覺得心酸難過。素，我們為什麼是這樣的苦？

那病不要緊麼？

願我們可憐的兩條魂魄，永遠結連着雙飛，即使我們的肉和肉不能在一個酒杯裏沉醉。

素，你相信我罷，我此後如再變了心去愛別個女子，任天雷擊死在中途！

物質上的壓迫使我們這樣慘淡地生活，精神上的動搖又這樣使我們不安，素，答應我，你是否想永遠愛我呢？

說不盡的悲楚辛酸……只願和你共一個墓床永眠！

維銓。1930, 2, 27夜。

五九

素：

今天接到你的信，曉得你又被軟索縛住了，但無可奈何。

你說的話我都能夠諒解，尤其是同住的問題我也曉得結果不會完滿的。你的苦衷，你的複雜的心理和感傷，我都明白……素，我們的肉體不能夠同在一個酒杯裏沉醉着，我們的靈魂須得緊緊相連相將到同一個墓床中去！你的希望，友誼底生活下去，當然無不可；如天地慈悲一點，使我們的病癒，那時要怎樣怎樣更無不可。你不要感傷罷，你感傷，我要越加傷情……總之，快樂努力下去罷！

你把新功課辭掉，只擔任戲曲和小說，也好。

小說方面你想教授的書名開下，我找得到材料（關於批評的）便抄給你，幫你的忙之萬一，願意否？

中譯本有“屠場”，“一週間”，“山雷”“水門汀”等可用，不曉得你要不要，要我便替你找書本和批評資料。至於中國沒有譯的，因我這兒沒有書，最好你那邊選出幾篇，批評材料我也替你找。

維。2, 28號。

六〇

素：

今晚到你那邊去，好像有無限的話要對你說似的，然而一提起C.的名字來，馬上你臉就變翻，說了一些刺人的話，實在難過。因為要找Jungle的批評，內山書店沒有，別人也沒有，不得已問C.借來，這實不算什麼一回大不了的事哦。我想你未免太神經過敏了罷？老實對你說，我現在對女性，除開你以外，實不想第二個，但和你，又因病不能愉快地愛好一場，所以你我都煩悶，終日在愁城裏頭讓頭髮變白……所以，我屢想把個人的幸福(?)拋棄，把生命置諸度外亂碰去（並非因什麼得不到紅衣服的原故）！

我煩惱，我無生氣，我日見萎靡頹唐下去，未始不是因為和你的問題不能解決的緣故……又未始不是因為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突未能顯然分出勝負來的緣故……一個人的生活總要有一個背景，有一個根據，然後他才行有方，力有出處，不至於像斷線的風箏，在半空中飄搖浮蕩，覺不安，感空洞，而終於要墜落破毀的……我覺得我的生活太不合現代的潮流了，和現代的潮流好像離離不合的樣子；但我能夠安然於過去那誇狂的妄想中麼？又不能！所以我老覺得我是懸在半空中似的，生活失掉根據，無論做什麼都覺得乏味（並不是因為什麼失戀的原故）。背景管牠是紅的也好，白的也好，黑的也好，總必要的，不可無的。如我能夠把一切不管，專心只想掙錢來求個人物質上的快樂，也好；如我能夠把個人的問題都置諸度外，把生命供獻給社會革命去，也好；又如我能夠十分得到你的諒解，一生有你，一生為你的歡喜和幸福去奮鬥，也好。然而事實做不到。社會革命的鐵鎚不時在我的背脊上敲，叫我不能不把個人主義的扇子丟開；個人主義的銀針還不肯放鬆地時在我的

心中挑，使我奔赴革命綫上去的勇氣退縮；又你那對我格格不入，刺刺傷人，咄咄不休的態度，使我不能親近你，一方却又柔情繾綣，熱誠動人，純潔感我，使我不能不在你的愛圈中迷離不捨。……這樣，這樣，我的內部生活和環境情景，無一可以使我決然絕然地取一條路勇往直進的可能，你叫我怎麼不煩憂不苦惱不沉悶不日形消瘦下去呢！這樣，你叫我怎麼不時萌自殺之念呢！素！我想，我該快下一個決心，然後我有救！但我要怎樣決心呢？我目前實在不曉得。大概一個人一生中總會有這樣徬徨的一個時期的罷？如果我一旦決心跑赤的路，我斷然把一切的私情及個人底打算丟開；如果我決心走個人主義的路，我便……這條路無論如何是跑不得的樣子，不要管牠好了。……然而我頭腦很紛亂，什麼都不說好了！不過有句話可以說的，就是我不能丟開你，丟開你好像幹什麼都無興味似的，也沒有想幹什麼的心緒了。素，我大概是很愛你的，你不曉得，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然而我老了，你也老了，我們都老了，我們還要這麼癡情地來喁喁情話麼！？我又想把愛情割掉算了。

然而又不能！

啊！無意思！我剛才喝了酒，酒未醉，爲什麼頭腦會這樣紛亂，求不出一個解決來！？

總一句話，無論怎樣，你不能離開我，我也不能離開你。我們倆相抱自殺去麼，或是相扶奮鬥下去！只有這兩條路，願早日解決！

維。1930,3,7夜2時。

六一

素：

我昨晚回來，在桌上發現了你的留字，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但終於我忍不住了，我把你和我合撮的相片都撕破了……我畢竟不了解你！

今早很早起來，想馬上去問你一個明白，然而終於不願意，現在使娘姨來，望你將空箱子給她帶還給我，因爲我馬上要搬房子，東西沒地方收拾。

你的東西叫娘姨替你拿來了，我趕快要把“鐵流”譯完，譯完我或許馬上就離開上海。

我想拒絕和一切人會面，你除開有非常必要的事或是關於生命上的事以外，請不必來見我！我

真懶於應酬，疲倦於搬傀儡戲了。

雜銓。4, 20, 早。

六二

素：

我決心不要娘姨好了，因為計算起來，我每箇月買米和請娘姨的工錢，就足夠我一箇月的包飯料，而且我實在不曉得對付娘姨，不曉得管束，也不曉得……種種的麻煩！

我想衣服盡可以給洗衣鋪洗，而房間我盡可以自己掃除，只要我稍注意一點，未必就比娘姨替做的髒髒些，你相信麼？

今天我的小叔來，拿了五塊錢去，我現在只剩三元，明天給報紙兩番，只有一個袁世凱頭了，所以今晚想再到南強去支一點錢來，你如欠用，寫信給我，我就送到你那邊去。

學校事怎樣了，望有工夫給我一點消息。

“鐵流”還有十三四萬字，不曉得要譯到何時，我打算拼命一點，在下箇月十號譯完牠，完了一筆債。

望你努力，祝你快樂！一切的謠言，不如意，無聊，寂寞，你須忍耐呀，你忍耐得來麼？

維。1930, 4, 21。

六三

素：

前星期寫一封信給你，你怎麼不覆我一隻字？你現在怎樣？大概忙得連眼睛都轉不過來了罷？文藝研究會成立了，你演講過？

小鬼頭現在又在陰謀什麼想陷害你沒有？我總有點替你擔心。

現在來往的信件常要受檢查，我前星期六寄你的信，是否被沒收了？

你怎麼老不來上海？或者來了，不來看我？或者來看我了，恰好碰着我外出？

星期三P.來我這裏，我和他出去跑了一趟：因為我終日只守在房子裏寫字，又苦又無聊又寂寞，他來了，既沒有什麼話說，不若和他到外邊跑跑散散心。

素，有時寂寞的微菌蝕到我的心窩來了的時候

候，我真是想到海外去狂奔一回來。人是寂寞不得的，靜不得的，老喫室內的空氣不得，老坐在書案前不得的；我現在的生活真太空洞。若說我閑，則我却終日在忙着寫字，就是這個寫字忙不好呀！我真想老老實實地在外邊，在社會上幹一點動的工作了。爲着生活要這樣苦苦地當個打字機，一天寫幾千不願意寫的字，實在無意思，又可惱！你現在的工作雖是苦，我倒有點羨慕了。因爲有朋友談話，有活生生的現象看，不管這朋友這現象是醜是美，是紅是白，是熱是冷，總比着一個人孤另丁地關在房裏，而且要縛在書案前，而且要悶在艱澀的字句行間，像牛一般地筆耕着，要好幾倍了。

五一的勞動節紀念，我在外邊跑了一天，看不到什麼，因爲我不曉得何時在何地有什麼示威行動要發生；後來問人，才曉得南京路有了事，捉，騷亂，等等了。素，我真太瞎眼睛，太耳聾了，洪水在我的面前洶湧，我在高樓深閣裏，一點聲息都不曉得……我什麼時候才得從高樓萬丈的窗口跳下奔流中？不會久的罷！紅蘿蔔容易做，因爲只是皮紅，而中心却徹底是雪白的；我不屑！熱熔熔的鐵球，

那才真的又燙又赤，談何容易；我當勉之！

素，你的病到底怎樣了？喉嚨要割不？如要割，現在就須得預備一點錢哩。怎麼你一點都不答覆我，我已經寫信和你商量得那麼透徹？不錯，信恐怕是沒收了，你沒有接到！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海，可以來看我？我很想去看你，然而，你們的幾千的眼睛；況且又想及你的心境……，由是，我便忍住了，把心壓下了，慌的心。

我喫了卅年的米，好像還沒有看過一次春天。今年，春又將暮，我看得到的，是黑的煙，灰敗的臉孔，憂鬱的都市。

春在什麼地方？在砲台灣麼？春那麼難尋？在天上麼？不，春在心裏，春在身上。我的心快樂，我的身健康，憂鬱的城市將化作桃李園，黑的煙將是靦腆的紅霞。說這是過於唯心了麼？不，這是有物的自然的深深的關係和至理在其中的。

我的心何時才得快樂？我的身何時才得健康？我的思想紛亂了，不曉得。

又想：我個人的心和身儘管給臭虫咬給微菌

繁殖去罷！我要在羣衆之中找點熱氣，取點曖昧：
這辦得到麼？

我似乎又是個人主義起來了！我只想求自己的
慰安和快樂。

我終於是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十足麼？

我終於不能和大衆合作，和集團突進麼，把自己
的事情一點一絲毫不顧慮地？

討厭的狗吠得令人腦痛，不寫了。

維。1930,5,2夜。

六四

素：

我深深地思，想，我不曉得你到底是怎麼樣。
我實在沒有偉人的肚胸，能夠忍耐得很久，所以常常
是要爆發猛獸一般的性氣，把什麼都打爛。然，
你實在也太難了，使我不曉得溫和地對付你。

過去我喫了你許多多的生命，使你喫了許多
虧，束縛你，耽誤你，我承認。但這是過去了。不過
兩個人，兩個天地不同的異性，要結合，無論他們
怎樣的性相近，也是多少也互相拖累的：這一點你

應該覺悟。

現在是，我纔在盡我的力努我的所能，以期滿足你對於我的種種的希望……我不能夠超過我的能力，我的力有限度，誰也是一樣的。我不能夠馬上變成一個身健如牛，心柔如絲，也不能夠馬上變成一個火團，變成一個偉大的革命家，落伍和凡庸之譏我願受；不過我要表明一句，就是我自己無論是如何的身病心衰志餒，決不會希望別人也來和我同樣，尤其是對於你，更是絕沒有想把你拖下來的心腸……若你老以爲我是這樣，我真無辦法，只好痛着心割斷我們的愛。我爲什麼要喫我在這世界上最親最尊敬最痛愛的女子的生命呢？！白鶴是恥與烏鴉爲伍的，又，若你老以爲我是這樣的差得遠，冰炭不相容，我也願我們的愛早點切斷。我爲什麼要不自量，來纏繞你，使你因爲我而難過難見人呢？！不過，素，我是很有自信的，自信我不會那麼壞，因爲我始終沒有壞的心。也自信我不會落伍，因爲我始終在想前進。你實在是太高太潔太絕端了，說好一句，這是你的特長，說壞一句，這是你的致命傷。太高，太潔，太絕端，這是不能，必然

地不能夠和現實社會融合的，也不能夠和大眾共同做事。因為現實社會是這麼醜惡，大眾是這麼凡庸，你要高要潔要絕端，只好自己跑到高山僻野去幹你自己的事情，人家是不會了解你，不會睬你的。高，潔，這根本就是封建時代的一種不好的遺傳性。同樣是人，是不會差得那麼多的哦。

我擔心我們真的會要永遠分開，擔心我們的愛終於要破裂。但我是希望大家忍一忍，互相諒解，互相扶助，互相勸勉，撻着努力幹下去的，因為實在太難了，太寂寞了，我們的關係又太深了。總一句話說，我是不願你不快和不幸的。如我能斷定你沒有我便會快樂和幸福起來，我實在可以抱着痛的心馬上離開你；不過我不能夠這樣斷定，所以難呀！素，我不曉得了！

維。5,6夜。

六五

愛的素：

你爲什麼跑得那麼快？我到大信堂去問藥，說沒有；請他們打電話去問，耽擱了一些時間，和他

們約定下午去取藥，急走出藥房的門口，想把消息傳給你，但到佐佐木藥房門口，看不到你的影兒，趕到天通菴車站，也找不到人的唇兒。想你大概乘車去了罷！懷喪回來……

現在藥買了，雨霏霏，想拿到砲台灣給你，怕你忙，又怕你的許多高徒看到我這個醜男取笑。

你何時來呢？你該來罷。剛剛別開，便掛念擔心，只怕再看不到你，素，這是何心理呀？這是很明白的，愛而已。

素，我近來看你常常還要疑心見鬼地不安和苦惱，實在難過。

你寫了那本書，實在使我難堪，當然我要發些牢騷，你應該原諒，不應該因我發牢騷再和我來賭氣，說些不好聽的話給我聽。現在是沒有問題了，書已寫成，人家已知我的惡，你的憤也已洩了萬一，以後算了罷，我永不再提及你這部大著來苦你，你也不要重提舊事來對付我罷。

不要想東想西，我們倆是永遠要愛下去而且永遠要在一起的，必然地。所以雖有時偶或要大家衝突，還是願你不要短氣，我也不要短氣，忍一下。

子好了。

如我們的病好，我們還有快樂的下半生，如不好，我們也可以相扶相愛(雖缺少了肉的調劑)努力作事過了雖憂鬱而相知的一生，前途並不如你所常想的那麼黑暗而且可怕，不要抱着危懼之心罷！物慾難免，我們可以盡力想出最善的方法來約制牠和調和牠。我們也可以把情慾之念轉移到另一方面去。我近來雖特別地野，也未嘗不可以壓下。我當溫馴地聽從你，不會亂暴。

學校是不好再教下去的，不要再三心兩意，決然地努力作文章好了。我以為你的身體和才能，最好還是努力作文，將來一定會有成就。我們不必着急，只要肯努力，未必就那麼不及人，那麼落伍。不待說，我不是勸你閉門謝絕外界的見聞，而在空想中構你的傑作的。你和團體，和社會發生密切的關係，我是很喜歡的。我未嘗有過一刻鐘的心思，想把你從社會底活動的生活上拖過來，死在我狹小的愛情的牢籠裏：這點你要十二分了解我才好。又我未嘗存心蔑視你，輕薄你，望你千萬不要常說這句話：“我比娼妓都不如……”。這句話，是

很難聽而且很夠使人傷心敗意的。我每次聽到你這一類瞎說的話，真要發狂而無從，苦極了。但反想迴思，大抵是你一種變態底心理，使你憤激一時，常常也就忍過去了。

素，你不要再是那麼偏激，多心罷。我並不如你所想的那麼壞。因為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要好，要前進，也無時無刻不在掛念你，希望你快慰，努力和大衆向前開步走。

維。1930, 6, 20夜。

六六

素：

忽忽忙忙跳上火車，沒有好好地和你握別，又使你(大概)喫了驚，對不住。我曉得我跳車是頗有把握的，所以敢。但是實在危險得很，稍一失慎，便要身首在車軌下分處，你千萬不要學我，我以後非萬不得已，也不再冒此險了。

今晚在江邊坐了那些時光，真舒服極了，回來乘客又少，也涼快，說不出的好過。

到上海，回寓所，跑到露台望天，天河糊模模，

沒有江邊那麼看得清楚，可見上海空氣的混濁，人居此地，那得不烏煙障氣，死臉沈沈！

維。1930, 7, 22夜。

六七

愛的素：

接到你的信，信中說三日內要來上海，怎麼總不見得來呢？我差不多天天在盼望，擔心；盼望你來，擔心你或者發生了什麼毛病。

我從那晚跳上火車回來，隔天胃病很利害，連連兩天沒有喫飯，只喫了半塊麵包，因為胃脹喫不下。這兩天雖覺好些，但仍然不想飯喫，只在喫麵，身體疲倦，精神困頓，不能工作，實在是執筆不起。怎麼辦呢？

你這兩天好麼？願你健康！

人到病時，才曉得健康是怎樣的幸福，好像不失戀不知道戀的滋味一樣。

我的身體硬是非休息一下不可，然而從何休息起呢。你也一樣須休養休養，也做不到。第一，誰給我們飯喫呢？你無產可靠，我只有口待喫。像我

們這樣窮的人，靠的只是自己的健康，一旦失掉健康，便只好臥着待死！但是沒有辦法，活一日，拼命努力工作一日，我再休息兩三天，又來開始我的“活的打字機”的工作罷，創作暫時是沒有希望的，在這種生活窘迫，精神不安定而且苦惱萬分的當兒。

你能夠創作麼？寫得出來不？

因你說三天內要來而不來，我真想去看看你，但第一很疲倦，第二去了又恐怕你來，和你碰不着。

自接到你的信，我便買了幾粒蘋果放在桌上等你來聞香，可是你老不來，現在蘋果差不多要爛了，我又不肯喫，辜負不辜負這點小情意？！

你是不是病不能來？或者又是和什麼朋友或學生去旅行了？或者在趕作文章？總之，但願你不要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或得大病。

維銓。1930, 7, 27。

六八

素：

溫灸器替你裝好，你只把那艾草燃燒便可以

用。你明天若是想來上海可以不必叫江媽在那邊等，若是不想來，就叫她在那裏等你用完把機器拿回來。

自用了這治療器以來，我覺得精神很好，食量大進，所以我很相信牠，你若借得到錢，我還是勸你買一個繼續療下去。至生活費的問題，我想我不久可以拿到錢（因為我很可以努力譯書），能夠借給你，請不必擔心。我們現在雖然說是已經成了朋友，但我們的情誼仍舊是在普通的最親愛的知己以上，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是一個孤獨無依的可憐的女子了，要是你這樣想，我不是同樣地是一個可憐無依的男子麼？我雖忍淚吞聲割愛決心和你做朋友，但我依然不覺得我是寂寞，因為我的心是緊緊在你的心上的，我把對你的愛情包藏在心裏，祈望將來。素，愛的素，最親愛的素，讓我永遠做你的忠告者，看護人罷。我真覺得世界上除開你以外，再沒有能夠叫我去真心愛她的女子了，雖然我們現在是這麼不自然地傷心地離開。

你好好地養身體，安心努力積極地幹下去，不要胡思亂想，自傷自怨，糟塌了急須保養的身子罷。

維銓。1930,8,5日。

六九

素如：

在月下徬徨的時候我曾呼你爲綠色的森姬，
啊，你提起，你提起，這哀怨的古神祕！

現在，我將稱你爲赤色的美處女，因爲我看到了
你心中開的是盛夏的滿山紅的天地……

你是如何的愛了我我也如何地愛了你，啊，你
提起，你提起，這個慘痛的悲曲！現在是，我們不得
不別離，暫時別離……

我的心對你是如水晶的明麗，啊，你提起，你
提起，這個陳臭的唯心論的臭氣！我的身上有惡毒
的菌虫在繁殖，因此，忍痛，割離……

若是你永不再愛別人，我此後愛的也只有你！
若是你的心有了好的寄托處，我也安心去找別
的女子如豬……

最後落了酸辛的眼淚數滴，當你忍淚下樓時。
啊，我願，願這個淚約束我們將來的……

努力救身體，這是我們目前的任務唯一。幾箇

月後或年餘，當我變成勇壯如公牛，你也健康如蠻女，那時我們再來重新談起，談起愛的問題。

在這個決心養身的中間，我若愛了別人，我是狗豬，任你臭罵唾棄！此據。

還有，我的心是永吻着你的心深處！

維銓。

七〇

素：

接到了你的信，曉得你連日被客人所包圍，不能做文章，也不能醫病，真替你擔憂，然而在這樣熱的天氣，就是沒有客人來吵你，文章也是做不得。又你的病大概是慢性的，不必那麼天天醫也不至於加重。倒是每天有客來談話，對你的身體的休養上很有益處；當然太麻煩了也不好。

你既然辭職，我想還是早一點搬出校門好，況且現在風聲不好，你是個最容易得罪人的人，想在校裏這一年來已經是得罪人不少了，若是其中有些險惡的小子想陷害你，你是不難喫虧的。冤枉的受罪喫虧，既無意思，對公絲毫無補，對私又是莫

大的損失，願你三思之。

我以爲你若離開上海到別處去養身體，現在就應該打算了，若是不想離開上海，現在也應該早點來找房子。至於我的回家不，還想和你作最後的商量然後決定。

北新我只能拿到90元，因爲非還他們的債不可。這點錢當然不夠支配，但還可以向別方面極力設法，務使達到我們的目的爲止。現在這90元中可以拿50元做你目前的用度，以及搬出校門的費用，替你留着，以後的事再想法子。

G.到現代書局去商量編雜誌的事，現代書局已經答應了他每期十萬字 150 元的稿費和50元的編輯費。他去商量的時候，大概是頗借重了你的大名的，所以一定要你參加。我對他說等你來上海時大家再商量商量。你的意思如何呢？這倒是個可以供你自由發表文章的機會。至於我，如大家商量可以，也想來努力一下。我的意思（已對G.說過）是這樣：編輯由他，你，我三人負責，各人再去拉兩個人進來，拉不到呢，文章便都要自己擔當。不過這都是沒經過細思熟考的談話，當然若要辦，非再詳

細大家討論一下不可。

祝你精神越加好，身子越加胖，然而臉色不要突覺老蒼！

老頭子維。1930, 8, 21號。

七一

素：

我到現在才曉得什麼是“心痛！”但對你說有什麼用處呢？可是不對你說要對天訴？天是沒有耳朵的。

你怎麼是這樣對我呢！？你似乎太高了！

我處處遷就你，處處在為你設想。我的個性幾乎為着你完全改掉（不管這個性是好是壞），我一切自己以為不壞而想幹的事，大都為着你的好惡而不做，甚至於勉強順從你的意思來解決我的“生命差”。然而這我不怪你恨你，因為我自己歎心這樣，愛你。不過物極必反，最富有彈性的橡皮帶也有限度；超過某限度是要爆發破裂的。

昨晚自你非非走出去以後，我乾咳了差不多半點鐘（這是我向來所沒有過的現象），後來左胸

突然刺痛起來，使我幾乎呼吸不轉，一放肆呼吸便覺得痛不過。由是，我知道我是不能夠再氣的了，我努力把心平靜下來。

素，你爲什麼常要說那種無理而且無謂的話來苦我？或者你又要以爲那是你在表現愛我的證據，只怪我蠢，不會理解，反要爆發我的短氣罷！然而這種愛的表現法我根本是不相信的，我相信，也忍不住！愛的表現是要用這種使人難過的語言辭令氣色的麼？愛的表現不應該稍爲柔和一點正面一點麼？愛的表現果非用這種反面底手段不可麼？素，若你是這樣想，你就大錯特錯了！

每次和你衝突過後，我每次要想：所以衝突的原因，最大是性格不對（思想倒沒有差得那麼遠），其次是肉體底破產。性格方面你是太苛刻了，我是太中庸了：這我不曉得要怪誰的不是，然而若是雙方各肯稍爲諒解讓步一點，未必就不能夠共同生活下去。肉體方面當然是因爲我的病。此病的來由，要怪誰？此病的治不癒又要怪誰？我只怪人類社會的不合理和無能。當然我的不謹慎和放縱也當負一部份的責任。

性格不各稍將就一點，我們的共同生活是絕對不可能，可能也不會幸福。病不癒，也是一樣。每想及此，我每想不如和你斷然地離開好。你的老以為我是在喫你的生命，在阻擋你社會上的活動能力，在破壞你對人的立場這樣的想念，更是使我想離開你的決心堅牢起來。可是，直到現在還是纏綿在苦惱中，不能斷然和你離開，這爲着什麼？這爲着我心太軟了，和你的關係太深了，然而根本還是爲着我太愛你了。一想到你的病和體弱，一想到你的孤立無援，一想到你不安的實生活和精神上的寂寞，我想和你分開的決心便即刻瓦解。一想到再不會和什麼女子結這麼深的關係，這決心也要搖動；再想到一旦離開了你，我對於女子將無所爲愛不愛的這一層來，決心更是要根本底擊碎！

在這樣內心的矛盾生活中終日煩悶苦惱而不得一個解決的我，又加上你的許多邪推武斷，（譬如我的心軟被你稱爲殘酷，我的愛你你不明，反要常說我只是愛什麼妖婦精怪，我的關心你，反要使你說我是擺起丈夫架子……種種）怎麼能夠樂觀地提起勇氣來和這醜惡的社會抗爭！？由是我又決

心：終於非和你分離不可！因為：你終於要以爲我是在喫掉你的生命，終於要爲着有我而不能盡量地發揮你的生命力；終於要和我爭吵一生。而我這方面，也要以爲這樣是太苦太無謂了。

“戀愛”與“友愛”，在我現在的見解，以爲差的就只在“性慾”關係這一點。這個見解，我相信是不錯的。那麼，維持“戀愛”的這個根本底條件，在你我的中間既無可能的實在性，當然我們中間所存的不過是一種“友愛”；可是事實却不然，因為我們曾經有過“戀愛”，在我們中間的純粹的“友愛”，是常要被這個幻影（即戀愛）破壞。結局是純粹的“友愛”也辦不到的樣子：這是怎樣可悲的事實呀！然而爲甚這“幻影”會這麼力大？這我不得不大聲喊：因為我們的腦殼還洗不干淨，思想不徹底的原故！

素！我們何時能夠變成一位徹底的新人！？何時能夠解放這個共同的苦惱！？何時能夠做一個不參絲毫那“幻影”的朋友？？

1930, 8, 24。

七二

素：

對不住得很，使你久等，使你心難過，我真罪該萬死！但我並不是去什麼地方歡喜的，請不要邪推。我大概是在公園裏空想我的前途和休息我疲困的精神，自從你那晚和我吵了幾聲架跳回去以後，不但常常要晚邊在公園裏徬徨，而且每晚是要到三四點鐘才睡的：我曉得這對於我的身體很壞，我在努力使我的神經平靜，永遠平靜下來……

至於今天下午是到北新書鋪（四馬路）去拿錢的，在那邊等了一兩點鐘，才拿到25元，歸途順便在大馬路替你找生髮水，找了很久，才替你買了一瓶，又買了一些不很緊要的東西，然後到公益坊，和大家去看兩毛錢的戲，回來10點鐘，發現了你的半嘆半惱兼一絲絲傷心和很大的失望的這張留話……對不住對不住!!!

我老早勸你先搬出來，你不要，現在可就應了俗語的“禍臨頭抱佛脚”了。然，這是笑話，當然不能怪你的。

我想你最好先把行李搬來放在我此地，然後在最短的時日內找到你的住所，因為過去的經驗，

已經告訴我們找房子並不是一兩天內可以找得到的。若是你不願意把行李放在我這個臭而且不齊整的地方，或者就暫時寄存在G.的家裏想也不至於發生問題的。

現在叫江媽先帶八元給你做搬行李之用，並叫她幫你檢點東西，最好還是由火車運來。我本來應該去幫你的忙，也很想去看看你，陪陪今晚失候的罪，但一想到諸高徒的眼睛和似好奇似鄙視的臉色，我再也沒有勇氣去了，請原諒。

再者，如G.家裏你也不願意寄存行李的話，那麼我就不曉得替你想了，頂好你自己打算，隨你的意思要寄在何處就何處我是不會邪推的。不過我勸你還是暫寄在我這裏穩當些，而且省費無謂的口舌和討人家的情面些。怎樣呢？你頂好就檢行李，就搬。

生發水順便叫江媽也帶去，給你先用一用，省多落幾根毛髮。

維銓。8,30夜,10時半。

七三

[143]

(七三至七五在上海)

素：

你人好過麼？我本想去看看你，但秋雨淋淋點點滴滴，S.M. 剛才又來催我明早交稿，所以……

我願你平安無事，上帝(?) 保佑你！

在淒涼的秋雨沁人心脾的時候，我清醒過來，曉得我此生此世應該愛的人(女子)只有你，最可愛的女子也只有你。素，你不要常常多疑多心多自怨自嗟罷！讓我們攜手從天的頭走到地的尾，雖生涯乞食共甘，雖禍災降臨同受！

你不願意和我結自然的動力的那個多後患的事情，我都可以聽從你，忍受着；只要你常常能夠原諒我的燥暴和一時的盲目，我依然是愛你的。

你今晚大概又要喫苦了，我的心真覺不安哦。

維。1930, 10, 29。

七四

素：

我實在不了解你的心理。以我小人的心推測，我除開疑你是在以“和我相好”為恥以外，沒有別

的見解。最初你和我在安吉里同住，碰着人便要臉紅，你的好妹妹弟弟來了便要我搬開，這說是你的害羞心我可以首肯，然而現在呢？現在是誰都曉得你我的關係了，你的大作也將我你悲慘殘酷的內部生活爆露在大衆的面前了，我不曉得你爲什麼還要掩飾你我相好的這個事實！雖然沒有經過父母的主婚，雖然沒有經過媒人介紹，雖然沒有交換過戒指，雖然沒有請過喜酒，雖然沒有所謂的正式結婚，又雖然沒有過着快活的男女生活，雖然內幕關係是這麼悲慘，然而究竟你我這兩三年來的關係是否“戀愛關係”？是否營着“共同生活”？這，世人便名之曰“夫婦關係”。現在無聊的雜誌要無聊地把這個消息傳出去，究竟你我有什麼理由去否認牠？又究竟有什麼否認牠的必要？以爲這樣的消息傳出去，對你我的那一方面的名譽或實際生活有所損益嗎？以爲這個消息一給人家知道，你我的那一方面便不好見人做人嗎？討厭當然誰都討厭。誰喜歡頂上“夫婦”這個銜頭！？然而除開你，不，除開世間再造出一個確切好聽的名辭來代替這兩個字以外，凡兩個男女過着“有肉關係”的生

活的，便須得受這個銜頭，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再不然，就是給你一個更壞的名目：曰“辦頭”，曰“情婦情夫”，曰“……”種種。

社會全盤的內部和樣相沒有完全改革以前，對於這些瑣屑的事情和不稱意的地方，我並不介意的。然而你却這樣地重視！你為什麼這樣重視這些小事？為什麼這樣關心於區區的名目上頭的是非？我不可解！因此，當你在說H·挪揄你和我同居給我聽了以後，又想起“讀書月刊”的這個叫你叫誰都不高興的消息，而且要我來做文章改正牠的時候，我便不能不以爲你是在恥和我做“夫婦”（在沒有發明更確切的名辭以前，我還是不得已要用這兩個字來表現我的思想！）了。你的心是否這樣我沒有替你確定下來，但我的推測和憤怒是有道理的。因爲，你現在是進什麼“右”聯了，往來盡是些滿臉通紅的在紅線上跑的紅人；一方面，我是人家目爲落伍和“左”傾的劣種，朋友半個無，往來皆白丁。這樣的兩個環境，兩種精神，當然要常常發生不滿和異視的感情來，一爆發，便是衝突。左側之月當然恥與右邊的暗星爲伍，勢也不可能。山

陰的草藤當然難攀山陽的巨樹，喟嘆徒然！然而這是實話，同時是真理。如果所謂的紅人真紅，而我真的是只配給賣淫婦沾唇的白沙糖，人家恥與我做伴，我只好笑而受之，沒有憤怒和辯解的權利和可能。可是不幸哦，我雖然不是紅人，白也未見骨，站在旁邊觀看，只覺得那些所謂紅人的，不過就是“紅人”而已，“紅蘿蔔”罷了！因此，要是人家真的來藐視我，尤其是那些自以為連心都紅的紅人來藐視我，我只好向他的臉上唾口水報答他。這也是笑話，同時也是真理，不管牠算了罷；還是來談你我實際的問題。

你到底怎樣的心呢？我當然沒有疑心你不愛我，在愛別人；因為從你種種的行動和對我的表示上看起來，若是我疑心你不愛我，那我簡直可以說是個無心肝的人了。那麼為什麼怕人家說你我是“夫婦”？這世間用慣的兩隻字會使你愛我的心變或灰嗎？或是這兩隻字一加在你我的身上，對你便有什麼不利嗎？或是照你所說，因為人家都正式地結過婚，在過結婚的生活，所以理當領受這兩隻字的稱呼；而你我是不經過什麼正式的手續和過着

正式的結婚生活，便斷然要拒否而討厭這兩隻字的嗎？或是……怎麼樣？我希望你解答我！因為我真不了解你的心理。

你可以答覆我嗎？若是你不願意解答我，硬要我做那樣以無聊的文章改正無聊的文章的文章到無聊的雜誌上去發表，那我既找不出無聊的理由，而也不願意做，只好請你自己做去好了。儘管你怎樣做，怎樣申明，在什麼地方發表，我都可以恬然無關。不過我要忠告你，你除開證明你我沒有經過“夫婦”（又是夫婦！）關係生活以外，任你寫怎樣的花文去辯解，結局只會得到人家的嘲笑和侮蔑而已：我斷言。我雖沒有跑得你那麼多的路，見過你那麼多的人，但世故我比你深許多。

什麼都沒有多大的關係，只是：——

1. 若是我楊騷那麼使你難見人，給人輕視，
2. 若是你白薇那麼看我不如人，存心恥和我作伴，

我們從此再會！

這當然是假設的話。我願這個假設終於是個假設！我願你對我傾吐你一切內心的不平和憤懣

和感情思想！

維。1931,1,6。

七五

素：

你在我並不只是一個可憐者而已，這是你自己很明白的。

我看你已經連鍋子都買了，我決定你是很決心要和我分開的。這樣，我已經打算寫一個申明書到“讀書月刊”上去投稿，把你和我脫離關係的事情簡單地說明。文擬如下：——

“我因思想右傾，身體疾病，雖然前在不自覺之中和白薇過了一段短短的悲慘的共同生活，但後來發現了對白薇種種不起的地方，便和她分開了。現在雖是常常還和她來往，不過是一種友誼關係，並不是什麼“夫婦”，謹此申明。 楊騷。”

這個申明不曉得你同意不？若同意，我馬上就去投稿，那末，你和我的“夫婦”關係的不好聽的外謠世誹，便可以一洗而清了。

這幾天來我夜夜都到三四點鐘才睡覺，雖然

是因自己的神經衰弱，但未始不是爲着你的事情。我每次寫信來問你的話，請你說出衷心，無掩飾地，說出衷心對我的真情和意見來，但你一响都置諸不答，只用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閒話或旁的事來應付我，好像盡可能地要避開和我正面議論，解決的樣子。我到現在還不曉得你到底的真意何在哦。

我的胃病當然是要休養的，但現在不但連應當醫你的病資都沒有，而且是在當東西維持喫飯的狀態中，無論怎麼說也是空的。

昨夜竟是到了天亮才睡，今早起來已是十二點鐘。江媽來帶了你的信，謝謝你還關心我的胃病，給我種種的忠告。

昨天到E.P.家裏，S.T.說要在梵王渡大夏大學那邊開一間小咖啡兼文房書籍的小舖子，招我作夥伴，計算起來，本錢不要很多，而生活到很可以維持下去。我想，我若要逃出翻書的苦工，多分點工夫來寫文章（我是非寫文章不可的了。昨晚看到唵唵詩人在鄙薄我的文章，和你的好M.M.的一篇不很合理而小聰明的獨幕劇，尤其覺得

自己非奮發一下不可了!)這到是一個辦法。由是,我便答應她和她合作了。

我的計劃是這樣,快把一本無聊的書弄好,問S.F.拿點錢,就實行去幹這個小生意。(我的這種計劃又是小資產階級根性的表現,你討厭罷?)至於到杭州醫病的事(雖R.君已經答我要盡他的能力替我醫,但我想你沒有醫好以前,我醫好也是空的,而且對人家不住。),我決心暫作罷論。因為我想你比我苦一點,決心再和R.君商量,請他先醫了你,然後來醫我。(絕對不好兩人同時醫。因為第一醫費無着,第二不曉R.君肯否。)

我的病不好以前,我絕對不講男女的風情,不求什麼女性,雖難過,但想是抑制得來的。這大概是和你一樣的心罷。

以上所說的,請你答覆我一下,不要再置諸不理。若是你還有什麼話和我商量,也可以趁此盡量地剖白出來,省得以後再鬧個不清。我推想:你不願再和我繼續這種有名無實的“夫婦”關係的心,當然會有,而且必然會有的;然而最少你也還可以和我做個極好的朋友罷。現在,你是不是可以憑

你對我的友情來和我作一個最後的最徹底的剖腹之談？

維。1931, 1, 13。

午飯時才曉得你連菜刀菜砧也都買了。你竟有了這樣十全的決心，令我難免要落點酸淚。但吞下去罷，這不是流淚的時，我也再不是流淚的年紀了！

我還是以十分的熱望，請你和我作一個最後的商量。

又申。

七六

(七六至七九自杭州寄上海)

素：

兩點鐘就到北站，而竟是差一點就買不到車票，混雜可知。

晚九時才到杭州，整整地站了五六個鐘頭，而且買的是二等票。

我現在暫住在福元路華英旅館37號房（離車站兩三百步），每天房金七角二分，有兩鋪床，還清

靜。像這樣的房子在湖濱是要兩三塊錢的。而且據說湖邊的旅館大概是沒有房子好租了的。

到時我打電話給R.君,適他外出,現在已經是夜十點半鐘了,想他不會來了罷,我明天去找他,看看湖邊有無房子好租,再寫信通知你。

沿途桃花綠葉,頗有春趣,然而人倦也就懶得多看了。

今夜這裏月亮很好,但我疲倦極,一點都不想出街玩賞,只想早睡。

我想你能在兩三天內來這裏一玩也好,多花十幾廿塊有什麼要緊呢?你若來時,最好要早一點到車站買票占座位去,而且最好是不要買三等車。你今晚上想我不想我?

維。1931,4,2夜10•5時。

七七

素:

今天找到R.君,和他談論的結果,房子的問題是不好和他合租的。因為醫院的院長希望他住在醫院裏,將來他若結了婚也可以讓他的家族住

在院內的（他現在正在等他的愛人來，據說不久就可以來的。）R.君本身也願意住在院內的樣子。所以我便不和他商量合租房子的事了。

到葛嶺山去看到陳師父，他們山上雖還有房間好租，但包飯不可能，又我此次來杭目的是在醫鬼病，所以也不和他說及租房的事了。

我想，要租房子急切是辦不到的，因為又要選擇清靜一點的地方，又要接近醫院才好，而且經濟也還成問題。因此，我明天早上便搬進醫院內暫時和R.君同住一房，以後再慢慢設法。最好是你來玩兩三天（你來可以住旅館），同我去看看房子，再決定如何？

醫病的事情我大概和R.君商量明白了，計算一個月醫費約五六十元，醫三四個月可望斷根。他這醫院內有婦人科，你若要醫，可以在婦人部就醫，R.君管的是男子部，不醫女子的。但我還沒有對他說你的病和要來醫的事，因為你會三四次說不願給他醫的緣故。我想，將來我們商量好，你若願給這醫院醫的時候，我才將你我的關係對他說個明白，請他和女子部的醫生商量斟酌治療法，這

樣一來，你也不會不好意思，治療也靠得住。

我已經決心忍耐幾個月給他治療了，無論如何。現在成問題的還是經濟，但我想若能夠和書鋪再交涉翻一本書買掉，就可以馬上就醫了。我的預算是這樣：每月醫費60元，食住費暨一切的零用40元，計每月百元就夠用。若是你也來醫，再加上100元（你的醫費好多我雖然還沒有問他，但我自己估計想不過也是這樣罷了），這樣，我們每月若有200元收入便可以應付了。我想這兩百塊我們若是好好地努力一下，想也不怎樣難得到罷。

又，在治療的中間，我們最好是分開住，過去的經驗教示我們這樣。但，這些，等你來西湖玩的時候再商量罷。

討厭的話說了一大堆，現在我對你說說西湖的光景。

從斷橋殘雪那邊起直至惠中旅館止的一帶湖邊，已改成平滑寬闊的馬路，路邊新房林立，桃柳新栽，絕非昔日崎嶇山徑可比了。而且在新新旅館再過去一點的湖邊，搭起了一條長木橋（橋上還建築了三個亭子）直通孤山，頗雅致可觀。但我因為

沒有心事遊玩，所以沒有走走這條新橋看，不曉得在橋上的眺望好不好。

外湖中又建造了一座紀念塔或是什麼的一類東西，有阮公墩那麼大。

我今天走的路是葛嶺山和新造的湖邊馬路及白堤一帶而已，別的地方都沒有去看。總之，西湖的面目在我雖然有點新，可是我實沒心情閑玩，所以總引不起興趣。實在如你所說，現在不是玩的時代，也沒有玩的興致了。只有一件事，就是空氣的確好，使我決心縱使暫時不能醫鬼病，也要住下去的。

這時節，遊人實在很多，滿山滿湖都是紅的綠的，男男女女，各種各樣，西洋人也很多，這是我從前在西湖所沒有見過的。小舫也特別的多。現在桃花正在盛開，一株桃花開兩種顏色（白和紅），我到今日最初看到，真覺奇妙。一看這西湖全般的情景，使我疑心現在是太平天下了。

你到底怎樣？來不來玩一回？兩三天何妨呢？十幾廿塊又何妨呢？或許你來了，我有興致到各處去看看（因為伴着你），不然，我是絕不想遊玩了。

我老是在想譯什麼書好，和哪家書舖交涉靠得住這些事情。我好像已經變成一個實際底的人了似地，時代已經不是浪漫好玩的時代，人心當然要受着影響，我相信這不是我的衰老，而是我更進一步地知解人生和創造人生的開始。你來看看罷，看看這西湖的遊客和月光好像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臉孔罷。我想你來玩兩三天，一定也會生起和我一樣的感情的。

你來不來？要來請預先告我日子和時間，好讓我到車站接你，帶你到旅館中。

今晚再找R君談談去。

改天再談。

維銓。1931, 4, 3下午五時，於英華旅館。

七八

素

上午發了一封信把你，下午接到你一封滿紙牢騷怨憤的快信，我馬上想坐快車到你的身邊去辯明一切，但做不到，因沒有盤費，只好也寫一封快信來答覆你。

我對你未嘗背約，這次不同來西湖，你說因我沒有誠意，真是冤枉。難道你忘記了你自己的計劃嗎？你說要把劇社的事情弄清，住滿這個月才來，而且顧慮着可憐的經濟狀態。我再三勸你一道來，你再三提起上述的理由說不好，因此，我也就聽你的話了，我是不願意勉強你，是尊重你的意志的。這樣，你反說我無誠意無勇氣和你同來西湖過快樂的春天，嗚呼！

你聽說我又愛了一個王姓女？到底是誰的狗屁風？這樣憑空捏造來責備我是大不該的。

我叫你來玩兩三天，原是叫你來先玩兩三天，並不是說你來玩兩三天就永遠和我別離而不許你再來西湖和我同醫病同努力的；你怎麼腦殼糊塗到這步田地！？

你不能再等再等了，你現在是要求熱愛，專愛，溫愛，強力！可以，你這要求是很正當的。但你也應該想及對方的情狀如何才對。如我的物質上及精神上的條件有使你這種要求滿足的可能，我當然願意一切都聽你的話，然而實狀如何？單就病身這一點說起來，就夠使你的要求大失望。我現在

是，只能夠答應你一個要求，就是專愛。

看你歷來給我的信，只曉得一味怪我，未嘗肯自己反省一下。譬如說，你一方面要“愛”，一方面又怕“愛”害及你的活動力；一方面想割“愛”，一方面又可惜牠；一方面想把“愛”緊緊握住，然而怕牠窒息而死，一方面想把“愛”放鬆些，然而怕牠乘間飛逸；一方面想高飛遠躍，意氣沖天，一方面又想沉醉在愛情的酒杯中，柔情難滅；一方面怕我的毒，的惡，的貌，的陰鬱，一方面又不曉得怎樣要這麼死心只想愛我……像這種種樣樣的你自己的矛盾心理，不曉得惹起多少是非和苦悶悲憤。然而你却不想及，兩隻多情大望的眼睛只管爛爛地向我身上心中的惡點注射，噴火，而譴責我，怨恨我。固然，我是有許多該你來譴責來怨恨來熱罵冷嘲的，然而大自然和這畸形的人間社會，必然地把全部的人造成明暗的兩方面，一切的革命家，科學家哲學家就正因為要把黑暗的方面消滅，把光明的方面發展，才那樣地在破頭破腦拼命地犧牲他們的生命，精力勇幹。我想，我們凡事應該就“總”而論，不應該在“個”的身上發揮，你似乎太過執着

“小我”了。

對你說這種話，等於對耶和華念聖經，實在可笑，而且又要惹你罵我“信”的冷淡，我還是少說些好。總之，一切的悲劇半面由“他”生，半面也由“已”發。我們能把這個“他”和“已”盡量地改善，配合起來，就是說，兩人能夠自省着相磨相琢，連結起來就成一個樣子，勉強過得去。要求無缺的一對聲，色，相，和諧和的琴，是傻子的傻夢！“all, or nothing！”——“一切，或是全無”，這話誠然響亮，鏗鏘，有力，然而，理智，事實兩方面都告訴我們，“此路不通哦！”大自然的順序尚且沒有如此坦白，何況歪曲的人間事呢！一切都是要經過若干的磨折，雕刻，灣轉，修飾，才能夠達到某程度的成就或完成的。從這點說起來，所以我們七年來所演的種種悲劇，正是要磨練我們的成就的手段也未可知，我們大可以不必如是悲觀，怨艾。我們應該，若是想造就我們的堅固和深刻的愛，應該還預期着未來的不幸而準備和牠奮鬥才可。愛的素，你有這種的覺悟嗎？有這種的勇氣嗎？我是等忙麻煩的一個人。床舖生臭虫，用石油灌着一把火燒掉最是簡便

痛快，然而睡地板的難受也應該想着的。“戀愛”是人事中最麻煩的一件人事，我們若要戀愛，就不怕麻煩，怕麻煩就隨便一點（這兒沒有怕麻煩便莫戀愛的道理）。

說來說去，又是在對耶和華念聖經了！又是冷淡了！又是應得你來譴責了！然而愛的素，我要對你說什麼好呢？我說：我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一萬萬萬個愛你，你會滿足嗎？我想你應該沒有這麼幼稚。空洞洞的情話我想應該是小孩子的撒嬌，而我們的額上嘴角上已經是刻着理智的深紋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實。我想我們的愛應該更深進一層，而達到情，理，兩透的階段上才合理。你以為然否？或者，“女子是永遠的小孩”這句話是絕對的真理，因此，女子比男子可愛而同時可憫的話也是絕對的真理嗎？若然，則難怪孔老二要喟然而嘆曰：“唯婦人與小子為難養也……”但，不然罷？最少在新時代中的女子是不然的罷？最少將來的女子一定不然的罷？因為將來的女子要和男子同樣地負起為社會為人類造福的這個責任，須得和男子有同樣的智理和不小孩子氣才可

以。我真不願意相信女子始終是感情虫。固然，感情是件可貴的精神活動，感情豐富的人才有創造的熱力，我曾極端讚美感情而否認理智，但現在曉得這是不對的了。感情豐富固然好，感情過濃却常常要敗事。因爲一說到處理“事”的上頭來，是絕對需要冷靜的，而這冷靜只有理智能供給。你的情感豐富是我鍾愛的一大原因，但你的激情言動又是我討厭的一大事。譬如說，你因情感一時的怒迸，屢次要說出很傷我的話來，實在是大不妥當的。今天的你的快信裏，也說了這樣的話：“……使外人稱我們爲夫婦，引以自豪。”我現在試問你，我的居心果如是乎？你果相信我是這樣的一個無志氣的男子嗎？類似這種話你是常常說出口的。我相信你是激情所說的話，不是從心的話，冷靜的聲，所以能夠原諒你，還愛你，和你愛。若不然，縱使你是怎樣的可愛如天仙花鳥，我也要溜之干淨的。因爲你若是真心這樣看我，以爲我是爲着想借你的光來炫耀，滿足虛榮心，才來愛你的，是無異說我爲着要你的金錢或什麼才來愛你的那麼卑鄙。這樣，我還有愛你的臉孔嗎？失了自尊心等於死。我

寧願割斷一切的愛不願受愛的人這樣輕視我！所以，順便在這裏對你申明一句，你若以後再對我說出類似這種話來的時候，我便要以你爲真的是這樣想了。那時，我決絕地和你分開！

好，現在我不再對觀音念佛事了，我現在想從心對你說幾句話。

我實在沒有愛着什麼王姓女人或忘八羔子，請你不要聽人的謠言。

我實在很想，十二分想和你在西湖過一個精神上很快樂的春天，又同醫病，同努力。我前信說不好同住原是說因醫病怕難禁止肉體上的牽引力而已。現在好，我們就在西湖同住幾個月，試看我們的意志強不強罷。

我前信每回催你來玩兩三天，一方面是想你來我可以和你盡量地看一看就要謝了的桃花（現在是已經萎敗了），一方面也想你來好和你商量租房子的事情，省得我看好你看不好，將來又生枝節，說什麼我不尊重你的意見這類話。好，現在我是看定了一間房子，新建的，一前樓，一亭子間，一櫥房，樓下樓上兩層，每月租錢29·5元，離病院很

近，不熱鬧不太冷靜，可以，請你答覆我一聲，我就定下，等你來。

但還是經濟問題第一，我目前是沒有地方馬上設法一兩百元錢來的。你能夠設法弄到嗎？若能夠弄到，那是再好沒有，我們便可以馬上在一起過西湖的一個精神上最快樂的春天了。爲什麼要這麼多錢？第一，是要買床椅桌和櫥房一切的家用器具。這點，或者可以從上海搬一小部份來嗎？全都搬來固然很好，但事實上做不到罷？

愛的素，能聽我這些素質簡單而十分誠實的話嗎？你若相信我，就請你在這十二三天內極力設法弄錢，我這方面也極力想法子，那麼，廿五以前能夠弄到錢，我們便可以開始一種新生的養育根源的快樂生活了。我們只要有兩百塊錢！這兩百塊怎樣的意義大！可咒詛！

你快點回我信罷。

你若要等25號左右才來，就請先寄給我5塊或10塊錢，好做我繼續醫病吃飯用。若一切你要先來和我商量一下，在最近一兩天就到杭州，便可不必。

本來想寄快信，但現在已經夜，又怕快信要使

你麻煩，所以仍然用平信寄往。

上午發給你的信恐怕收到了罷，你看了那封信，應該會更明白些。

杭州到六七月間便有自來水，這是個福音。我看定的新房子是備有自來水管的。電燈也有。

如何？

你的維。1931, 4, 12夜。

七九

素：

此地連日下雨，我疑惑那是我對於你不斷的心中淚綿綿；山光水色迷夢，我以爲那是你我未來的象徵；而天陰雲慘，這更是表示我你此刻精神上 and 肉體上的黑暗！素，愛的素，你到底如何想，怎樣打算？我們的計劃，無論是怎樣互相磋商過的計劃，屢次是要中途改變或甚而至於廢止不幹，這種無定的意志和行動，實在要在本不十分安定的體力和精神上加添不安定，使一個人的腦殼和身體都受着很深的影響，終於會至於一事無成，半點成績沒有的。

你到底來不來這裏醫病？一切在怎樣進行着？

我此次無論如何總要忍耐醫下去，受怎樣的打擊和供如何的犧牲也是。大佛寺很不便，我決心住到滿月（五月十六號）搬，搬何處未定。我現在晚飯在寺裏喫，中午隨便在外邊（大都是在青年會），早晨便沒有喫。

我現在只譯了兩萬多字，真糟糕，但我須得努力又努力，爲着可惡的錢，有什麼辦法較好呢！？你的病狀如何？有沒有錢給上海的醫生看？或是連喫飯的錢都找不到，還要奔波在老虎灶和安吉里之間憤慨一切的不如意？你怎樣？安好？在哭？在痛？在憂愁？在想要和我永遠離開？在追憶過去的夢？在努力自己的工作不問其餘？在做文章想賣錢買醫生？在怪我的冷淡無情殘忍凶暴無力不上進頹廢？或在擔心我沒有飯喫沒有錢醫病沒有人照顧沒有地方好安身？素，我真想知道你的一切。但我曉得這是不可能。一切你都不必寫來告訴我罷，橫豎是苦的，煩悶的，憂愁的。……我只想問明你一件事，簡單地答覆我。就是，你有意思來杭州醫病嗎？又一件：你不想和我愛了嗎？

維銓。於細雨綿綿，肚子空空，念你難忘的時候——黃昏。

1931, 4, 30, 晚。

今早來醫院醫病，才接到你的寄錢信。謝謝你的十五元！你住到九號走，走何處？既然如此，我只好八號到上海去，弄清一切來罷！

5月1號午前，維，又申。

八〇

(至最後自漳州寄上海)

素：

在江海關碼頭吹風等了一點多鐘。芝巴德的小火輪船才來載客，我和人衆爭着擠着上小火輪，又爭着擠着上了大船，好不容易才搶得寬一尺許的席位，嘈雜，骯髒，窒息的空氣，朦朧的燈光，現在是，約六點鐘了罷，我開始俯伏在被窩上來寫這封信把你，你此時此刻在做什麼呢？你沒娘姨，不是自己在弄飯喫嗎？

今晚船上未知有飯喫否？我肚子有點餓，悔不帶點干糧生菓之類來。

此次回漳州，實覺淒涼萬分，萬分不願意，但是，非回來不可，有什麼辦法呢……

我已經喫了飯，一張船票給你一盤一碗，自己去拿菜拿飯，喫完自己洗了存留起來，到下次飯再拿出來用，真麻煩極。我沒有一隻杯，沒有臉盆，真不便。

飯後在甲板上吸一吸鮮冷的空氣，岸上轟轟的炮聲傳來，黃浦灘一帶的電燈光點點成列，安靜而且好看，若非親眼看到了閘北一帶破毀的民房和防線上的死屍，真不會相信在這高樓燈花的背後是正在演着修羅場的慘劇。

母親抱着小孩子，就在我的睡鋪前叫她放屁拉屎，小兒的啼哭聲，大人的喊呼聲，女人們的嘮叨聲，亂雜，亂雜，我再寫不下去，想把頭包在被中睡牠媽的算了，腦殼清楚時再寫。(24,夜)

昨夜睡了一個不安靜的五更，小孩終夜在哭，時時把我不安靜的夢衝破，今早起來臉不洗，只漱了口，因為麻煩，飯也不喫，直至午時，才在甲板上買一碗三角錢的湯麵和一杯一毛錢的咖啡喫。

船今天午前十一點才開，現在已經出吳淞口，

經過砲台灣的時候，從甲板上可以望到吳淞全鎮被大炮炸彈燒毀破碎的樣子，中公的校舍損害過半，那新築的寄宿舍也開着一洞一洞的破孔，從前你住過的那所教職員寄宿舍也毀壞了的樣子，海濱旅館及沿岸一帶的建築物完全不救了，總之滿眼破碎。至於炮台，在平時是看不見的，現在因為被炸彈轟炸和受炮火的攻擊，大約是周圍的樹木全都焚燒了罷，所以看得很清楚，炮窗圓圓地十幾個平列着，裸露着，在那兒無辦法地窺望着水面的牠的敵艦，黑色的頑固的堅牢的敵艦。美國和英國的戰艦也看到了。

當船經過海濱旅館時，有一兩個中國兵，不曉得從何處現出來，射擊兩三響的步鎗，這或許是在示威，或許是有目標而射擊的；總之，由此可以證明砲台灣還沒有被日本佔領。沿岸看不到一個人影。在未到吳淞以前，不曉得是什麼地方（或許是張華浜的附近），看到一片平原，上面布滿着日本兵營和十幾架飛機，但一個人也看不到。水上中國戰艦或商船一艘也看不到。總之，中國的土地是被侵了，中國的市鎮是燒毀了，中國的百姓是被屠殺

了，不管十九路軍打勝仗不打勝仗。

在船中碰到疑今的弟弟們，聽說語堂太太也回來了，坐二等艙，我沒有看到她。疑今和他的父母仍在上海，三義坊20號。疑今的父親今早到船上來見送他的兒子，臨別時拿十塊錢交給我，請我代他送給他的老母，聽說他的老母已經七八十歲了，他言時竟眼淚流了起來，很是感傷的樣子，一個上四五十歲的人，還會念起老母來而落淚，這回我算是初次見到。

現在大約是下午一兩點鐘光景，我的理智和感情總整理不出一個頭緒來，語無倫次，而且踉蹌着身子寫，很苦，人影老在我面前身邊閃過，嘈雜聲不停於耳，偶一停筆望望四圍，雜亂的行李，網籃堆，不熟識的臉孔，小孩子的尿帕掛在傍邊，幾十人的地鋪亂七八糟地並列着，有的人就在地鋪上用汽油爐燒東西，有的在鋪被上喫東西，有的坐在上面洗臉，有的在洗剛剛喫過的碗盤筯，在我身邊的是一個好像有肺癆病的廣東老婦，不斷的咳嗽，自下船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她起床過，正在梳頭，……這種種的光景，真使我心緒集中不來，

寫不出好話來告訴你。

據說星期六可以抵廈，我希望快點到，快點上岸，在這封信尾添上一些使你歡喜的消息然後寄發給你。

維。1932, 2, 25, 下午2時許。

有人說明天午前七點鐘可以到廈門，果然，則真是快極了。因為船大，一點都不覺得暈船，不過，好像是我坐船必然每次要患着似地，我又傷風了。鼻水流，擁塞，時時打噴嚏，不舒服。你的鼻子好點沒有？卵巢的病如何？如能夠，我回漳後便馬上設法一點錢寄給你醫病。

在上海的一切相識不久的朋友，當然要以為我此次回家是在躲避工作，怕死，無聊的竟以為我是被領導慾所驅使而回。但其實，如你所曉得，我生成是不曉得領導人的，我始終在需要人家領導我。而且，我也不相信有什麼領導這一類的人物，不過大家互相切磋磨勵商量勸勉，因而大家得到走的路，這樣的事實我承認。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在我們這些朋輩中，誰配領導誰。我此次回漳，即使有工作，也無非和一般青年共同合作而已，既

無領導人家的能力也無領導人家的慾望。至於那些以爲我怕死的，我相信他們都要比我怕死。凡我新知的一些新朋友給我的印象最不好的就是個個比我怕死和利己，雖然或許有一兩個例外也未可知。總之，我此次所以終於決心回家，第一固然是因爲自己的生活問題，第二是覺得到處是工作，第三也因爲同道們太不能使我感激，太使我看破的緣故。新近接觸到的朋友們，使我更加相信起來，就是：“智識階級終於是不行的”。無奈自己也是智識階級，只好大家捫着鼻子不出聲，努力自新罷了。

2,26, 午後6時頃。

今早七時船抵廈，十二時搭公共汽車，兩點鐘到漳州，我到怡瑞號，看到了母親和侗的小孩子，一切都使我很覺淒涼，一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圓形活現在我的面前！曉得你一定非常地在想念我，此信本想在廈門發，但因時間迫促和心緒不寧，所以帶回來漳州再寫這幾個字。

素，說不盡的話，我腦殼痛極，讓明天或再明天慢慢對你說。

維。1932, 2, 27, 下午4時。

八一

素：

在漳州已經過了三四天，這三四天，在你的意料中，是東跑西走地浪費了，但同時漳州的情況也在這個中間知曉了一個大概。

最令我着急的是不能馬上籌出一筆款匯給你，家裏之窮，本在意料中，但不曉得一窮竟到此地。在我回家之前，他們每天的小菜錢不過兩毛錢，由此可以想見一斑。但不要緊，慢點總有法子想。

迴風報搬廈門事，目前尚不能實現，因經濟尚沒把握。惠元天天爲此奔波，忙得要命。

漳州雖小小的一個市鎮，各黨各派都有，複雜非常，不過都是些猴獅豬獾者輩在幹，沒有什麼力量。

照眼前的情形，我似乎非暫時當些教職員之類的東西，每月拿些薪水來維持一下不可，因爲喫飯的問題。

那間倒塌了的房子，廢址想賣掉了牠，將來賣

得成功，除開種種應開的錢外，尚可剩一千多塊的樣子。這樣一來，家裏就可以輕鬆好多了（決定賣掉牠）。

你現在病狀如何，身體還健康？鼻子非開刀不可嗎？那鬼病還是時時在作怪嗎？可以時時在外邊走不？常常和那些朋友會面沒有？上海的情形，望你能夠時時告訴我一點。“文化前線”出版了未？

廈門漳州都很平靜無事。前天我到離漳州一點多鐘的汽車路的漳浦縣去，那邊的山裏有所謂紅軍的游擊隊在鬧，漳浦縣的警衛隊和各縣的兵隊去會剿，將來結果不曉得如何。

你到底願不願意來廈門漳州等處玩玩？如果在上海的事情覺得無味，我還是勸你來這裏看看，好像作旅行一般地。到此後，你如果願在鼓浪嶼或廈門漳州暫住，生活是不成問題的。廈門大學現在學期已經開始，位置都定了，設法困難。但我想，你似乎不必區區於此，你若在此地住，很可以安心寫點文章，同時養養身體：這兩點，不管我和你的關係是什麼，就以一個朋友的資格，也可以十全保險你做得到的。如何？請覆我信。

漳州的氣候最冷48度，現在差不多是春深了的樣子，桃花李花差不多開完了。

上海住慣，突然回來看到漳州的街道和建築物，真覺得破陋和鄉下氣得很。

我現在暫時住在母親的房裏，打算不久就要租一間房子，那時候我相信可以寫點文章。

小蔡的家裏，我還沒有到過，我不大願意到他的家裏去。他現在怎樣，時時來看你嗎？

願你做事慎重，照顧身體。

有話過幾天再說。

刻刻念你的維。1932, 3, 2早。

八二

素：

來信接到，你的苦痛和心急，我是可以想像得來的。當看護婦無論怎樣是走不通，即使是天下太平的時候；因為那種事情是非常瑣碎麻煩嘔氣的，況且你身體自己又不好，再說一句討你嫌的話，你還得人家來看護你呢。說到找別的職業，當然也是困難，所以目前只好暫用人家的錢。你似乎“所有”

的觀念太過分明，我有錢給人家用，沒錢使用人家的，這算得什麼。你聲聲句句不要我管；不要我幫忙；其實我何嘗管過你，又何嘗幫忙過你什麼？如果機會不使你認識了我，或許你要快活得很多，就因為互相認識了，才這樣苦哦。

你的病真不曉得怎樣辦好。“老張”說須得打針，若是他能夠替你打，給他打幾針如何？又白菓精是不會害胃的，我當時在上海也很想買來服用，常因沒錢作罷。我想你可以先買一瓶試試看。

你自炊那麼忙，不自炊又怕太用錢多，這種矛盾真是氣殺人。但為着要救一點工夫起來做文章，我想你還是盡可能地設法請一個小姑娘來使用的好。食客多，這又何必客氣呢，你自己沒錢，叫他們滾蛋就是了。我總覺得你做人太過老實，喫虧是空的。

你和我的關係，請你不必那麼着急去想牠和為牠煩惱，能夠相知幾時，相諒解幾日，相親愛幾許，就讓牠相知相諒解相親愛幾時幾日幾許；這種事我是最不能夠“拿點男人氣來處決的”。你叫我不對你還懷念，但我始終要在懷念你，這是出乎

自然的感情，我也無可奈何。

老W。老S。的魄力是他們天生和環境造就的，我徒然敬愛他們，但要我學他們，那我做不到，也大可以不必。因為各人有各人的才能，各人的用處，一個人能夠盡他的力致他的用，只要不向後轉，就好了。強而學人，事實上辦不到，反而要把固有的才能抹殺。“大幹一番壯年應幹的事”，你拿這來勉勵我，我非常的感謝，自己也常常在想這樣做。可是我實在是一個極平凡的男子，心有餘力不足，恐怕是什麼也幹不成功的。至多，能夠寫一兩篇比較好的小說罷了，至死為止。況且我身體這樣孱弱，肉體上的苦痛一點喫不得，那種在風霜烈日之下忍寒受飢失眠的事情，在閩北的一夜已經充分地教示我此路於我走不通了，除非我把身體弄得牛般強起來。所以，你不要對我過於希望，期待。我願你只當我為一個多思寡能，情長氣短的不中用而善良的男子看待好了。偉大的事業讓偉大的人們幹去，我只努力做一些自己能夠做的事算了。

回來漳州已過了十天，一點事情沒有做。天天在找房子想搬家，天天在等迴風報移廈的事實現。

房子不容易找一個相當的，迴風報移廈的事似乎是沒希望了的樣子，這樣，若是再找不到別的事情做，我便決心去開墾種菜了。我不能夠這樣清閒，人家在那邊那樣忙迫和恐慌的時候。開墾種植事，如願意，很有馬上實現的可能，因為倒塌了的那個房子的地皮可以馬上就賣得成功，可以拿出一部份的錢買來一大塊地。在拿鋤頭的中間我鍛鍊我的身體，在放下鋤頭的時候我寫點文章，老老實實地生下去也好。我雖無時無刻不在想幹你所謂的“一番壯年應幹的事”，然而在事實上走不通的時候，我只好走別的路，這是我做人的哲學。但你不要誤解，我雖走的路有不同，而方向却一，不會開倒車的。

素，一大篇話，你看了也會覺的厭煩，總之，我是刻刻關心你，時時希望你知解我的。

明天先向怡瑞號拿50元（羽吉叔父開的店），因惠元要到廈門，請他順便電匯給你，請你接到慷慨地收下暫用，不要多心，則感激不致！素，你最少須聽我一句話，就是不要鄙棄我寄給你的錢。固然，這錢不是我賺來的，但現在有什麼法子呢，你

只好委曲收下暫用算了罷。

現在漳州外套已經穿不着的氣候。你願意來玩玩，或是願意來這裏暫任做點文章，請馬上寄信通知我，旅費當即設法再寄上。

在黃浦江邊握別時，你眼淚幾乎滾下來，我望你跟着H. Ch. 他們回去的背影，只覺淒涼萬分，這種淒涼味，一半爲你一半爲我。啊，何時會呢？何時能夠再和你睡在一起？

祝健康！

維銓。1932, 3, 7夜，在母親熟睡的竹床邊。

八三

素：

好幾天不接來信，頗念。你近況如何？身體安否？

迴風報搬廈事，勉強可以成功的樣子，但經濟基礎非常薄弱，除非在出版後再得到相當的幫助外，恐怕只能維持兩箇月的生命。

我還是找不到職業，天天在家裏悶一悶或是到鄉間走一走。迴風報即使搬廈事實現，最快也須

再等兩禮拜。因經濟關係，副編輯月薪，暫定五十元，你看這夠用嗎，從生活方面說！

漳州這幾天突然又冷起來，今天稍好一點，不知上海的氣候現在如何？你千萬要珍重自己的身體，不要多思慮，不要擔心我的事情。前電寄五十元給你，不知你接到否，怎樣不見回信？如接到，請你千萬留下用了牠。因為我在漳州，家雖如豬窩，但可以住，雖無錢，但容易設法，而且一切都可以掛賬的。

你的意思是很想留在上海的罷？因為那麼多事那麼熱鬧那麼緊張。好，你就安心在上海好了。我不久可以再設法一點錢寄給你，生活問題你不必掛意，願你專心作文章。我在這裏也要作的，大家努力寫罷！

你如願意來看看，只要寫封信把我，旅費一切可以馬上籌給你。廈門的公園我前天才看到，廈門的街道也前天才跑了牠。有上海的風味，和前幾年差很多了。鼓浪嶼也在前天看費了。一個小小的島，據說人口有三萬多，這到是我想不到的。不過，要住，還是好住的，因為有冷清的一面山。廈門也

好住，因為公園邊有許多新建的房子，地點不太靜，也不太熱鬧，背後就是山，石山，無樹的山，這點稍不足。

有一件事請你，Iwan Olbracht的Anna那本小說請快點寄給我，因為迴風報的副刊要登一篇連續的小說，沒有相當的，想來想去最好是Anna，請快寄來罷。

望時時給我信，為什麼不寄我信呢？

維銓。1932, 3, 18夜。

八四

素：

九號及十三號的信接到了，讀完真覺難過萬分，懊悔不已。但難過與懊悔也徒然，除開我有什麼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間使你身體恢復健康以外，什麼情緒的發洩都是沒用的；所以你怨恨我也無用，每回寫信來總說要和我絕交也是空的。當身體病痛時，生活不如意，你當然可以盡量地怨恨我，甚至咒詛我也應該，我不阻止你這樣。但是絕交這一類之話請你不要常常提起。因

爲任何惡火或快刀也燒不毀斬不斷我和你的雖悲痛而深刻之交。你現在的心意，是想和我斷絕了一切關係，便可以省却一些煩惱：這我也承認。但雖煩惱，其奈我對你是“春蠶到死絲方盡”何！？最少，我也可以和你做個很親密的朋友，再最少，也可以和你做個很普通的友人。如果這種最少限度的可能，你也不允許我的話，那我也沒有辦法。不過，我想，你一定不會絕我至此的。

1923, 3, 27。

八五

素：

你20號的來信，我早已接到，遲遲未覆，實因不曉得寫什麼話來安慰你好的緣故。而且，空空地安慰你，於事實上一點也沒有補益處。你的痛苦，你的煩悶，寂寞，深病，我都很了解而且時時在爲你擔憂，時時刻刻想尋出一條路來減輕你這種生的苦累……在你的見解，以爲我離開上海回家是很快樂的，但其實，雖然回來對於住食兩問題不必怎樣多愁之外，我的苦悶和苦痛未必就比你輕減。如

果有錢，或在上海有什麼生活方法的話，我如何願意和肯忍心離開你呢！我回來，爲我自己打算，同時也卽爲你打算。那曉得你每回的大病，每回要在我離開你不久之後便要發生，這實在使我一點沒有辦法來救你。固然，你一點也不希望我來幫忙你，一點也不高興我來再管顧你，但我却自然地，本能地，總想照管你，有什麼辦法？畢竟還是無力能救你於萬一！這是我時時刻刻最煩惱的一回事，傷心事！因爲，除開你能夠快樂幸福起來之外，我是絕對沒有快樂幸福之可能的。

素，接到你20號的來信，看完之後，眼淚欲滴，以後每回於起筆想覆你的信，每回是想不出話來，而且每回還是眼淚要滾出來，就是現在，我還是這樣。我想念你之深，你是不會知道的。但你也沒有知道的必要。……

你的信要我知道三件。(1)不要我再寫快信掛號信等給你，我當從命。如果有寫那樣信的必要，我另想法子不要使你自己去拿信的麻煩。(2)你叫我不要想念你：這我是辦不到的。欲和我斷絕以免些傷心，如果你以爲和我斷絕就能夠真實地免掉

傷心，我也可以從命。因為我只要你能夠快樂就好。不過，我覺得這也是辦不到的。因為你的傷心，並不是和我斷絕就能了了，比火還明瞭。反之，你每回和我離開，每回常要病加重，憂加深，這種事實當可以使你我反省。(3)要我努力創作，我當從命努力幹。但我好像已經沒有創作的力和興味的樣子。

總之，只是能夠使你快樂的事，我什麼都準備幹下去的。素，你相信我嗎？

對你，我也有幾點奉勸。

1. 對T輩不必客氣，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和時間來招呼人家，非常利己的人家，似大可不必。放聰明些罷。2. 要量你身體和能力去幹事，自己不能跑路而要和人家用去開會或遊行是絕對要不得的。3. 要安心，不要太過神經質。其實，那種病是不會入骨髓的。你屁股旁邊的疼痛，從前不是曾問過清水，他說和那鬼病無關，你忘記了嗎？一種病，固然要醫，但是，若始終自信不能醫好，還有什麼希望。我雖不信精神一類的東西，但心理治療確有其事。信其必好，病便好過半。所以我勸你對於那鬼病，

不要太過時時刻刻懸在念中。極力就醫，安心信牠能好，則縱使不會斷根，也再不會有加深的道理。
4. 勉強還是請個小姑娘好。5. 不要時時想我是在追求女子，自尋快樂的。

素，我真不曉得說些什麼話好，總是空的。我現在仍然找不到職業。我決心到廈門暫就副刊編輯的事，不管迴風的生命長短。破房子還是賣不出去，所以還是沒有錢可以多寄給你。但多少總可以想法子。

因為你不能出去拿信，所以昨天在廈門換了卅元的上海紙幣，就放在平信裏寄給你。不曉得可接到否？若沒有什麼危險，我以後當常常用此法寄錢。因此，我此後寄給你信也要編號，前信編為第一號，此信為第二號。（你20號的來信說是第五號，但我只接到你三封信，第四封沒有接到。）

惠元不久或許會到上海去一趟，我希望你能夠和他一道來鼓廈一帶看看，中意了，便可以暫住在此地休養。至於要找事，等你來後再想法子。我現在不敢說在此找事容易，到處是一樣的難，到處是失業者很多。但你來是不成問題的。十分盼望

你能夠來。

素，不要悲觀，不要失望，不要想你是一個落
寞人。至少，有我在和你一道，永遠一道，如你不棄。

你還是在床中嗎？啊，我真想不得你是這樣的
苦！

我再過幾天就到廈門去，那時再寫信把你。望
你常常給我一點消息，不管是辛酸的，苦惱的，或
是歡喜的。

祝健康！

維。1932，4，9號下午。

八六

素：

據說紅軍離漳州十八里，馬上就要攻入。漳州的
要人紳士都跑到廈門來了。這樣的情狀，一切都
更加難想法子，尤其是籌錢的事。你在上海的窘狀
和病狀，當然我可以想像得來，但空空地在替你着
急，你不恨死我嗎？惠元在這種場合，也是束手無
策；空空地在着急而已。他和我都是心有餘力不
足，怎麼辦？

你給惠元的長信，我也看到了，你的苦衷病痛和在此大時代中想飛躍而不可能的苦惱，當然我能夠理解，惠元也能夠理解，絕對不會當你是個平常的脂粉太太或摩登小姐看待。總之使你那樣悲憤不欲生的是病，而要醫此病的是錢，沒錢，根本沒辦法，徒然着急也是沒用，悲憤更要害着身體。我如此無能力，實在對你不住，又慚愧，又惶恐，懊悔和悲愁在我心上作交響樂，神經無一時片刻的安寧，身體也是糟極，胃天天痛，日嘔清水數次。然而，我這種小病和你的大病比較起來，我直是一個健康的人，所以你大可不必替我擔心。素，爲什麼我們是這樣窮窘？一，無胆量作土匪搶錢，二，無婢顏奴膝的本能做官，三，無狡猾的本領作商人，當然是要窮的，再無祖宗遺下什麼大財產。最後留給我們的一條路，便是實際革命去。然而身體如此孱弱苦病，又從何幹起？耐不得一陣雨禁不起一把風，我唯有爲你爲我意煩心痛！可是，你絕對不會灰心的，我也絕對不灰心，你何時都在想改造你的身體和環境，我也是，一旦有使我們幹的可能，我們還是準備幹下去的。一切辛苦，一切悲愁惱恨，

有此點希望，便把我們的生機救轉回來了，是不是，我可憐的素，可敬的素，可愛的素？我們只有這樣苦着忍着希望着努力到死，捨此之外，我實在不曉得了。

維。願革命神保護你的身體。1932。4，15。

日記文學叢選

阮无名編

愛好日記文學

的青年不可不讀！

全國大中學

生不可不讀！

不讀！

本書是中國歷代日記文學的總集。所選各種，都是最典型的作品，而且有很多不易得到的秘籍。在日記文學選集的編印上，這是一部空前的創舉。至於全書內容的精粹，編選的得體，尤為難能可貴。

【文言卷內容】 騷錄（宋范成大）入蜀記（宋陸游）澗泉日記（宋韓汝）客杭日記（元郭天錫）甲行日注（明流柄木拂）甲申日記（明黃淳耀）復齋日記（明許浩）遊明聖湖日記（明浦劬君）遊廬山日記（明徐霞客）尋花日記（明歸莊）北歸志（清王士禛）乙卯日記（清陸隴其）出使日記（清薛福成）遊武林日記（清吳錫）使魯日記（清姚鼐）遊成伊壑日記（清洪亮吉）歸湘日記（清何紹基）湘綺樓日記（王壬秋）

【語體卷內容】 北戴河一週回（陳衡哲）海行日述（鍾敬文）倫敦初旅（梁啟超）吳區視察日記（郭沫若）洛陽日記（高歌）京滬五日回（巴金）苦雨齋日記（周作人）船中日記（魯彥）水明樓日記（郁達夫）日記零拾（徐志摩）日記與夜記（魯迅）讀書日記（胡適）寫歌雜記（顧頡剛）孟子解原寄札（俞平伯）

分五角八册每卷體語 ● 角八册每卷言文

新結婚教程

William I. Fielding 著

吳 嘯 仙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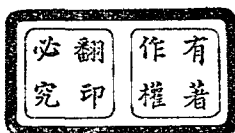
本書爲 William I. Fielding 原著 "Sea and L. wife" 的翻譯。全書分十四章，從第一章「性與人生」說起，以第十四章「雙親與兒童」終結。中間關於「戀愛生活的發展」，「結婚的準備」，「結婚生活中的性衛生」，「節育論」，「妊娠論」及「性病」等等都有詳細的論列。對於性的決定，血族結婚，性的冷感性的克服，性行爲次數，青春期，月經閉止期，節育等的問題，尤有明快的解答。並且根據學理，適切實際。譯筆也明白可誦。誠爲一本關於這方面的好書。凡未婚的青年與既婚的男女爲自己及家庭的幸福，均有一讀的必要。

— 實 價 九 角 —

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初版發行

昨夜

【實價大洋一元】



編者 白 薇
編者 楊 騷
發行者 南強書局
印刷者 南強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南強書局
公益坊卅八號

